

時代



這是一篇關於教育、社會和個人奮鬥的文章。文中提到許多人名，如 Gerad de N... 和 Ruth Talding... 以及許多關於教育、社會和個人奮鬥的論述。文章充滿了對未來的展望和對個人努力的呼籲。

在最後的文壇上，卻也是好樣的。Gerad de N... Ruth Talding... 他們在社會的各個角落，為教育事業貢獻了力量。我們應該學習他們的這種精神，為實現我們的理想而努力奮鬥。

我們需要的是那種能夠改變社會、改變命運的力量。這種力量來自於我們對知識的渴望，來自於我們對真理的堅持，來自於我們對正義的不懈追求。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

行發店書

小多麼着手

你穿着錢了

你穿着

你穿着

你穿着

你穿着

你穿着

全國圖書館學校團體 圖書社出版量

◀今代書店是各圖書館的選配編目者▶

各圖書館在選配圖書及定期刊物時，因出版處的不同，要零星分別匯款向各處購辦，非常麻煩，尤其是對於一般規模較小的圖書館，缺乏分類編目的人才，使圖書館管理上愈覺不便。這些困難現在可以請讓今代書局為各圖書館服務吧。各圖書館祇要把配書單和書款寄給今代書店一處，就可將所要的各種圖書什誌代為搜羅寄來，而且還有優待的辦法。若是需要今代書店代為分類，請將原來採用的分類法（如杜威十進法，王雲五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卡特比分類法等）註明可以在寄書時將類別分就。

◀今代書店是各雜誌社出版社的推銷人▶

學術團體創辦雜誌刊物，因平日對於出版業的隔膜，結果往往格式排得不好，印刷也模糊感劣，待到發行出去時，賬款又不易收到，訂閱寄遞瑣屑麻煩，往往會影響到雜誌的生命。現在請讓今代書店為各雜誌社出版社及團體服務吧。本書店與著名大印刷所訂有長期契約，可以利用精良機器及熟練技術，使出版物按期出版，並可代為設計。至於發行網線遍及全國，由今代書店代理發行各種書籍及雜誌，不僅銷數較有把握，且書款亦有保障，使各雜誌社出版社及團體無後顧之憂。

◀今代書店是各學校的忠實庶務員▶

各學校配購各種教科書參考書及大批文具每感覺繁瑣煩雜。有時為了印刷校刊，紀念冊，畢業名錄，又覺各事生疏，無論金錢時間均有損失，而且還得不到良好的效果。現在請讓今代書店為各學校服務部吧。今代書店創辦主旨在於發展新文化出版事業及為一般讀書界服務，凡事見委無不竭誠代辦，取費之低廉為他處所不及。

◀今代書店是各地同業的駐滬莊客▶

上海不但是全國工商業的中心，而且也是全國文化的中心，國內文化界的代表刊物以及新出圖書，都以上海為發源，內地書店同業例須每年派遣專人來滬，採辦新出版書報什誌，消耗無以數計旅費及住棧費。道遠的以及海外各地，事實上也就無法派人。現在請讓今代書店各同業服務吧。因為今代書店是國內唯一的書店，素抱為文化而犧牲之精神，蒙滬上各書店及其他出版業，有經常往來，對於各種出物的銷售狀況其為了然，所以代各同業配辦各種新出雜誌書報，價格折扣，較自己配購更為低廉。在今代書店祇要有為文化而服務的機遇，足已自慰，而在各同業亦可免派人駐滬的耗費了。

今代書店謹啓

店址：上海福州路二八八·二九〇號

電話：九五九六四

田漢散文集

田漢先生的戲曲，向來是我們所愛讀的，向來是我們所佩服的。但是很少人知道田先生除了寫作戲曲以外，他的全部散文是寫得更美麗，更動人。許多年以前，田先生將他的散文重編訂他的全部散文；曾經過他的散文者，更應購置此種讀本。田先生戲曲集者不可不讀他的散文；曾經過他的散文者，更應購置此種讀本。

全書十五萬言 平裝七角 精裝一元

上海福州路二八八·二九〇號

現代書店發行

本書目錄

第一輯

秘密戀愛與公開戀愛
朔風
白梅之園的內外
數千里路雲和月
月光

第二輯

Day Dream
女與蛇
韮子
雲兩個少年時代
到民間去
杏姑娘
咖啡店，汽車，電影戲
卡利格里博士的私室
凡派亞的世紀
鬼夢表現派
“I Stand Alone”
海賊文學電影
海賊文學之一例
「森林之人」與「羅賓漢」

第三輯

談反正前後
談湖南牛
「怒吼罷中國」
給一個茶花女的信

第四輯

站在日出前的中國
突破了死線以後
回到自己的園地
對着眼前的風雲
力的生輝
創作經驗

今代書店出版新書預告

離群集 楊邨人作 精裝 五角

楊邨人先生底小品散文素為讀者所愛好無須再多介紹了。這是楊先生底第一部小品文集，收小品散文約一百篇之多，刻已排印，不日出版。

行過的生命 路易士作 精裝 五角

新詩在中國很少良好的收穫，在少數的收穫中我們能有“行過的生命”這樣出產，已經使詩壇不太寂寞了。現在今代書店要把牠貢獻給愛好詩歌的讀者面前。書已排竣，即將發賣。

腐鼠集 羅洪女士 精裝·五角

作者在序中曾經說過：“人有多方面的生活經驗，自然也可以把多方面的題材寫下來。……收在這裏的幾篇故事，都是社會給我的一點悲哀，或是個人生活上的一點悲哀，這些悲哀在我心上慢慢擴大起來；我便把牠們寫成一篇篇所謂小說了。”我們相信讀者讀完這個短篇小說集後會驚異作者是如何的體驗人生底悲哀。

公式主義的清算

韓侍桁(二九—三四)

白鴿外三章

蘆焚(三五—三四)

濟南的一日

胡蘇(三五—四二)

蘇州河的歌外三章

番草(四三—四七)

萬里長城

許幸之(四八—五五)

重逢

鄭伯哥(五九—八五)

放生池

徐轉蓬(八六—九五)

船娘

耶草(九六—二八)

最後的電台(中篇特載)

列躬射(三九—二六四)

帶破錶的人

繆崇羣(二六五—二六八)

靈谷寺

趙景深(二六九—二七〇)

四家詩抄：

瘋婆

臧克家(二七一—二七三)

詩二首

路易士(二七二—)

三月

譚子豪(二七四—二七五)

風

柳倩(二七六—二七七)

新女性的氣質(小林多喜二作)

楊騷譯(二七八—二八八)

圖：

一 高爾基遺像

(插一)

二 暴風雨

(插二)

三 讀書

(插三)

(插四)

現代文藝

創刊特大號



民國二十五年七月二十日

今代書店出版新書報告之一

叛徒 杜衡作 精裝·五角

這是杜衡先生底第一個長篇小說，寫一個革命黨徒對信仰底追求，動搖，與幻滅。全書有十七萬言，精裝一厚冊。

未完的懺悔錄 葉靈鳳作 精裝·五角

作者是一個著名善於描寫女子心理的作家。這是一部非常動人的小說能夠握住讀者的情緒。

故鄉雜記 茅盾作 精裝·二角

茅盾先生是善於描寫時代轉變之現象，那是從他的小說中可以看出的。本書是他的散文，寫故鄉有什麼時代的轉變。

離滬之前 郭沫若作 精裝·二角

讀郭沫若先生底散文，有如嚼橄欖，愈讀愈有味。本書是郭先生在離滬去日之前的日記，對於身邊瑣事，寫之頗細，尤其是多及一班文人朋友之生活。

現代散文集 巴金等作 平裝·三角

本書收集巴金，王榮，老舍，沈從文，周作人，茅盾，郁達夫，南星，倪貽德，徐蔚南，許欽文，傅東華，廢名，穆木天等二十一家散文，分四輯，最宜充作文範本。



今代文苑

創刊特大號目次

特

高爾基逝世紀念六篇：

輯

- | | |
|--------------|-------------|
| 1 高爾基的死 | 侯楓(一——三) |
| 2 偉大的戰士高爾基 | 梅雨(四——三) |
| 3 高爾基死了 | 林林(一四——一五) |
| 4 偉大的文化教師高爾基 | 紗雨譯(二六——二七) |
| 5 布爾喬亞文化的謾罵 | 北芒譯(三三——三七) |
| 6 巴夫洛夫教授的回憶 | 膺庸譯(三六——三九) |

烟 阱 潮

獨身漢

清末翻譯小說對於新文學的影響 鄭振鐸(二——三)

- | | |
|-------------|------------|
| 金 丁(三三——三五) | 舒 羣(九——一二) |
| 杜 衡(五——七) | 張春橋(八〇——九) |

東方文藝創作專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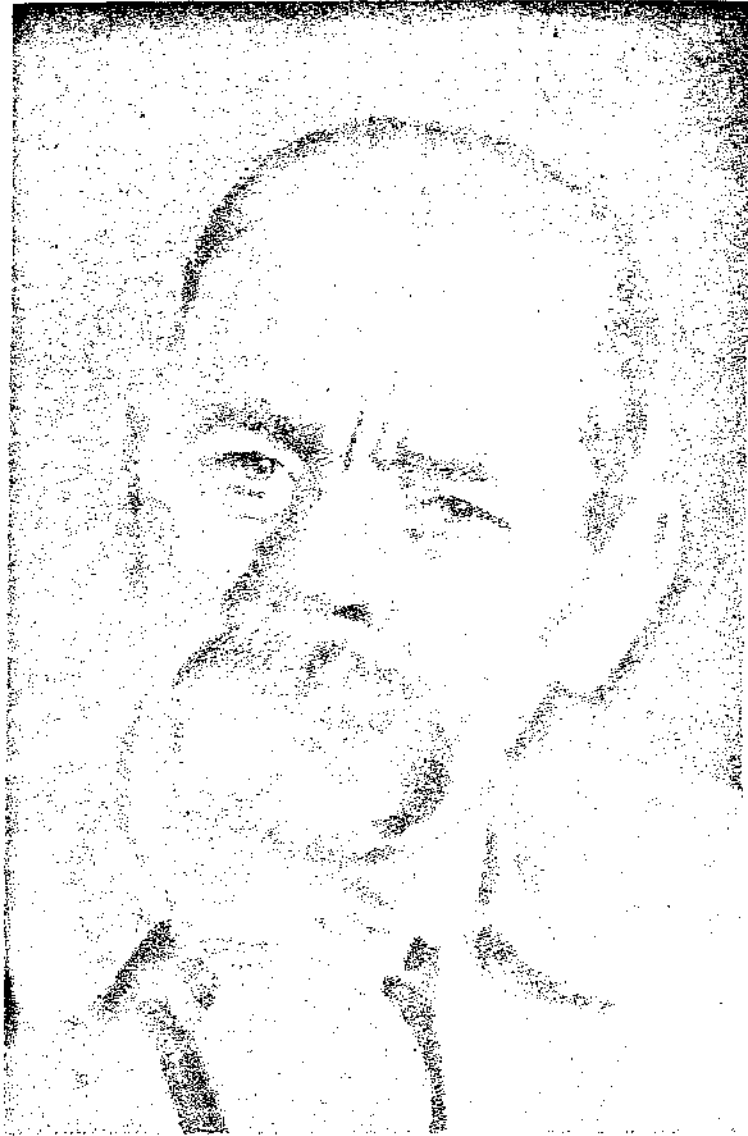
紀念馬克辛·高爾基……………	侯楓	怒吼吧祖國這該是您的時候了(詩)柳倩	
雙簧(小說)……………	郭沫若	洪流(詩)……………	周而復
三個工兵(小說)……………	楊騷	天橋的風暴(詩)……………	王亞平
女人們的故事(小說)……………	侯楓	我們的誇耀(詩)……………	任鈞
地理課(小說)……………	雷石榆	再生(詩)……………	魏晉
結局(小說)……………	洪爲濟	賣報童(詩)……………	洪適
失業(小說)……………	耶草	機生活命的弦(詩)……………	覃子豪
兄弟(小說)……………	王余杞	赤道線(詩)……………	高揚
視察時期(小說)……………	周白目	生活的現實記一點點(隨筆)……………	歐陽凡海
幼年(長篇連載)……………	托爾斯泰作 北芒譯	「域」外隨筆(隨筆)……………	柯靈
烽火(劇本)……………	杜宣	讀「大板井」……………	穆木年天
蘇聯農民文學的一個考察……………	張香山	文藝新刊集評……………	列斯關露 其介阜東 林克妹張春橋
告訴您吧異國的老太太(詩)……………	白沙		

侯楓
主編

定期每月廿五日出版

預定半年連郵二元二角
全年連郵二元二角

聯合出版社總經售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of Joseph Stalin in Cyrillic script, appearing as 'И. Сталин'.

高爾基遺像及其簽名式

602293

高爾基的死

侯 楓

高爾基的死，在這第二次世界大戰風雲瀾漫着的現在，實不僅是蘇聯的損失，而是全世界爲着和平而努力的人們的一個大損失！我們知道：自從一八九〇年代俄羅斯的勞働階級最初抬頭的時候起，經過了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及其反動時代，帝國主義戰爭時代，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國內戰爭時代，一直到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發展……這四十幾年來，高爾基總是站在社會主義鬥爭中的最前線，站在無產階級的文化革命的領導者的前哨，爲呼嚕和平，建立新的文化而努力。因此，吉爾波丁也就把高爾基的生涯，看成爲蘇聯的巨大的革命發展的鏡子，而羅曼·羅蘭也稱之爲「建設新世界的普羅列塔利亞的知識階級的導師和領袖。」

高爾基一向是被稱爲「文學家」而顯盛名的，固然，他那天賦的資質，熱烈的正義感和時代的背景，織合着，反映出來的作品，是包含着一種新的力量，那麼的感動人。但是，高爾基的偉大，原不只限於文學的領域裏，而是在其不斷地參加着的實際鬥爭中。這裏，就單說

他在蘇聯的新文化建設事業上所負擔的工作吧，高爾基不僅盡了他的文學者的使命，指導着勞働者的文化的發揚，且給予少年教育機關的發展以援助，並且留意到囚犯的再教育的問題；特別是用他大部分的力量去克服一切對於新社會建設的障礙。對於帝國主義者的戰爭，他更是帶着新的力量，帶着少年一般的热情起來反對。高爾基曾經這樣的宣言着：「假使對我在它的權力之下生活着而又工作着的這個階級開起火來的時候，那末，我將以一個小兵的資格投身行伍。我這樣做並不是因為我相信這個階級是會勝利的，而是因為蘇聯的勞働階級的偉大而正當的主義，就是我的主義，我的職責。」從這兒當可以看出他是怎樣熱情的在護衛這世界上一塊新的土地和和時代的車輪的進展取得一致的步伐。

高爾基始終是担負起蘇聯——以及全世界的為和平而努力的青年們的指導的任務的。他鼓勵，開發，指示青年們以正確的道路，有時責備而且提醒青年們，去尊重那些從他們所有意鄙視的時代裏面產生出來的文化價值。他說：「為你們自己的利益，我誠懇地希望生活可以給你們一個很好的教訓；你們可以感到我們人類的理性和意志所浸染了的那位佛大的倔強的導師的堅硬的手的重量。我希望你們理解，你們的伸訴是無意思的。當人有好福氣活在人類的最特色的時代的時候，還要發牢騷，是可恥的；這時候，舊時代正在崩潰着，而新的時代正在產生；這時候，一個熱情的民族正在建設着第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一個平等的國家，不管舊典型的人們是怎樣兇猛而野蠻地抵抗着，反對一切新的東西，歷史

是已經把這些人們宣告死刑了。如果你們青年人真要過着一種偉大而美麗的生活，創造它吧，和那些建設着需要巨大的努力的，空前的偉大的建築物的人們，并肩地工作吧！高爾基是這樣的鼓勵着沮喪的青年人們去參加行動，使他們認識時代的莊嚴。而且用強烈的語言來說明：真正的個性與真正的自由之本質。

高爾基四十幾年來不斷的努力，給予社會，文化的影響，是何等的巨大。雖然那些舊社會的統治者是千方百計地想把高爾基的聲音遮掩，埋沒；誰知他的聲音，竟是一種沙皇的檢閱官所不能夠壓住的力量，而直接或間接的傳達到全世界青年們的耳鼓裏，起了有力的反應。使那些舊社會的統治者，在高爾基的傳聲筒底下戰慄着。

現在，高爾基已經完結了他六十八年來充滿着苦難與光輝的生涯，安祥地永遠地躺在他的祖國的懷抱裏了！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風雲緊張的局勢下，我們絕不能因此而沮喪，退却；而是更應該加緊步伐，衝向前進，用事實來紀念這偉大的新文化導師高爾基之死。



偉大的戰士高爾基

梅 雨

——以我們最大的威權，以我們最大的力量，去組織對於階級敵人的最後的決定的鬥爭。這階級的敵人摧毀了人類多少世紀創造出來的文化，壓迫了勞力的同勞心的工人。

高爾基對反戰同盟演講說的告啓

距巴比塞的去世還不到一週年，我們又失去了一位最英勇的戰士同最優秀的作家——馬克星。
高爾基這是全世界文壇最大的不幸。

現在全世界勞心同勞力的工人，都懷着一顆苦痛的心來哀悼這文化巨星的殞落。「高爾基的死不僅是蘇聯一個無法補救的損失，全世界也因此喪失了一個最偉大的人物同作家！」這是德國作家思涅

士·把勒 (Eanos Poller) 在最近倫敦國際擁護文化大會第三屆會議 (本年六月二十二日) 席上所說的話。現在是一個苦難的時代；世界正在革命與戰爭的前夜，高爾基所極端憎惡的「兩足的動物」正在東方同西方放火搶劫，盡力摧殘幾千年來由手同腦所造成的文化的時代，高爾基的死實在是全世界一個最重大的損失。高爾基是世界的，當他第一次出現於白俄的文壇的時代，他的聲音已衝出了日俄的邊疆。他幾十年去心血結成的作品，也成了全世界的勞苦羣衆的精神財富，而四十四年來，他並不把自己的事業局限在文學的領域里，他是一個卓越的戰士，從未有一刻離開文化的戰場，停止過爲人類的自由與福利而作的爭鬥。所以我們聽于說高爾基不是蘇聯的，而是全世界的。自他去世之後，全世界每一個角落都發出了弔他的唁聲，我們便証以證明高爾基是一個典型的國際主義者。

對於我們中國，高爾基多年以前，便以他們雙臂，緊緊地抱住我們了。直到現在爲止，全世界還沒有一個作家能夠像高爾基一樣震撼着整個中國的文壇，正像大力茲所說的一般，他是「從俄國吹到的烈風」，烈風掃盪了中國整個的文化界。我們青年們之愛好高爾基，實在到了熱狂的程度，他在中國擁有最多數的讀者同獲得最光榮的源價。高爾基以他作品裏那獨出的形象，以他那尖銳明確的論文，使我們認識了包圍在我們周遭說現實，使我們毅然走上了歷史的光明的征途。從這一點說來，高爾基是中國的。

現在我們這位絕代的戰士解甲了，任何沉痛的言詞都表達不出我們對他的哀悼。高爾基是個戰士，

我們曉得他不會跟一些藝術台上主義者一樣喜歡我們動人的悲哀的詞句，我們要用行動來紀念他。正如羅蘭在巴以塞死後所說的話一樣：「現在還不是敘說這位偉大的作家的業績的時候！我們沒有在他的死床旁邊敘說這一切的時間！」現在擺在我們跟前的，就是如何本着他為大眾的自由與福利而鬥戰的精神，負起他與下給我們的未完的任務！

只有這樣才是真正的紀念我們偉大的戰士高爾基！

在這篇短文裏，我不想，也不能敘述高爾基那包含有無限內容的光輝的生產，正如盧那卡爾斯基所說的一般，這業績需要高爾基手裏那支生花的筆。而他的工作的概括的敘述，本來是極有意義的，然而我們雖然這麼愛好同敬佩他，但對他的認識，對他的作品理解，實在還過于貧弱。高爾基的著作正像一面巨大的豐碑，我們望不着它的頂點，捫不着它的邊緣，站在它的前面，顯得異常渺小？高爾基的著作正像一面偉大的時代的戰士的高爾基的本色。

高爾基不單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位絕好的戰士。四十四年來，他隨送在卞爾，烏里亞諾夫與約諾夫的鐵騎後面，勇猛地戰着，以他標鎗鋼砲一樣的傳給大眾殺出一條血路。至戰爭的精神像一根長長的紅線，貫串着他全部的事業同著作。不了解這一點我們就永遠不會認識高爾基。

對於高爾基文學是宣傳同擁護一定的觀念，反抗同暴露階級敵人的強有力的手段。文學對於他，只是消極地使我們理解同認識生活，而且幫我們改善同建設生活，他是一個創造了無數藝術上典型的人物，鮮明的情景，同雖使着非常優秀的與豐富的言語的作家，但這一切，在他是用來奉仕這個目的的：「我們一定要使所有舊世界的黑暗變成光明，我們一定要創造一個新的世界。」（高爾基）這是很自然的，任何一個偉大的作家，都不會把貧窮的同被壓迫的人們的鬥爭，擯在作品的外面。

在他自己最近的一篇論文「藝術本質的地是戰鬥」中，高爾基說過這樣的話：「藝術的效用是在誇示好的，使之成爲更好，誇示更好——有善於人類的——使之激起不滿與想去毀滅那給予人類卑殘與羞恥的慾望。藝術本質的地是戰鬥，擁護或反對。中庸的藝術是沒有，而且也不能有人並不是照相機，他不能絲毫不變地反映現實，而且是保護它，或變革它，毀滅它。」這是使我們理解高爾基的事業與著作的最好的說明，而高爾基全部的事業與著作便是這警句的注解。

關於這，我們可以由他文學上的歷程看出來：

高爾基文學創作的開始，在俄國革命史上是一個極重要的階級，當時俄國的大衆剛現出了獨立的力量，伊里奇也開始了他革命的工作。在這個混亂的時期中，許多日俄的作家還活着，托思托也夫斯基雖然死了，但他的影響還非常的大，他的信徒學着他的腔調，喊着「驕傲的人，謙虛些吧。」而托爾斯泰也廣

對以暴力來對抗惡行，契訂夫則以他非凡的能力，引誘人們走進也灰色的桃園裏。在這個時候，高爾基便以全新的姿態走上當時的文壇，他確定地處置了被剝削者同剝削者之間的敵對的問題，作品里充滿着對於剝削者的鄙視和仇恨。他以一些全行不爲當時的文壇所知的人物，像勇敢而粗獷的流氓無產階級（如赤爾卜修）驕傲而愛好自由的唯我主義的英雄（如且珂）以及反俗物主義者，高呼着鬥爭，渴望着解放與自由的應和海燕等，來與當時那些憂鬱的，屈服的，逃避社會鬥爭的觀念與形象相對抗。總之，當時日俄的文壇是一個「憂傷者之家」，但高爾基却是勇敢的，快活的，他鄙棄着一切流行的情調，而樹立自己的，也即是新的革命的風格與典型。

我們可以舉出他初期（大約自一八九二至一九〇一年）的許多作品來作例證：這一時期的作品裏的人物，都是一些採自傳說同神話裏的謊誕的人物，或是流氓無產階級（Lumpiprocetariat）等等，他們有絕烈的自尊心，對於日社會的法律與秩序却抱着極蔑視的態度，他們追求着理想與光明。老吉卜西瑪卜爾·丘特拉回想着兩個愛好自由的大胆的人——音樂帥羅柯·左巴爾同美女拉達的愛與死，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左巴爾之所以殺死拉達，爲的是獲得自己的獨立與自由。（見瑪卜爾，丘特拉，Makarchudra）爲着使那些迷失了路途的人，能夠走到有陽光與自由的路上去，且珂却以死作代價，從自己的胸膛里挖出了那顆燒燃着的心，把文當作火炬而高高地舉起（見伊士爾右爾，Izsgil）不願

躲在潮之的泥穴里，而渴望着光與熱，不願卑屈的死而願葬身於二疆場的老鷹（見鷹之歌 *Song of the Falcon*。）在日俄的社會里，帶着違禁物，目無法紀，終日泥醉的契爾加修是被人唾棄的，但他却是一個堅定的，強壯的，活潑的，勇敢而慷慨的，援助同伴的豪俠而豁達的人，出賣同伴，怯懦同貪婪的加烏里拉，這來自鄉間的俗物主義者跟他正是一個尖銳的比照（見寺爾卡修 *Chelkash*。）這幾個例證就可以使我們明白在高爾基初期的作品出現着的主人公。這些作品雖有一些瑕疵，卻有着極大的政治意義。「因為他高呼鬥爭，英雄的事業，對於爲共同的主義，爲被壓迫者和受難者的自己犧牲那種積極的勇敢，那種決心，沒有這些，是不會有革命的高潮的。」（吉爾波丁）

所以我們毫不猶豫地說，高爾基的出現是俄國文學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他一開始，便同當時伊里奇領導下的革命取得密切的聯繫。在他的作品裏可以找到真實的革命的精神，他有力地批評了同擁護了無產階級人道主義的理想。

從他的文學活動的初時起，高爾基一面在作品裏反映着巨大的革命的發展，一面積極參加實際的活動。他被捕了幾次，而由於實際活動的參加，他更加理解了革命的教義，他把這教義消化成爲自己的東西。溶解在他的作品裏，因此他的作品也發射出更輝煌的光芒，更有力地顯示着到康閱民和聶姆去的路。在一篇早期的論文裏，他自己曾這樣寫着：「我感到的真正的革命的精神，的確確地是在『布爾雪維

克」裏面，在伊里奇的論文里面，在參加革命的智識份子的演講和著作里面。我早在一九〇三年就和他們結在一起了。我沒有加入黨，我還祇是勞動階級的偉大的運動的一個「遊擊隊員。」我始終忠於牠，我對於牠的對放舊世界的最後的勝利是半點懷疑也沒有的。」

由此看來，伊里奇同他個人的密切的友誼，對他的作品的有力的堆崇，乃是必然的。伊里奇在一九〇九年曾這樣稱讚他：「高爾基同志的偉大作品構成了他和俄國同全世界的工人運動間的聯繫。」又說：「這是無疑的高爾基實在賦有巨大的材能，它已經替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運動盡了很大的力，而且還會繼續着盡力下去的。」（一九一七年）

在他第二期的同第三期的作品裏，也是一樣，我們可以說高爾基的每一部作品都注入了鬥爭的意味，在沙瑪·哥底耶夫（*Foma Gordeyev*）奧爾塔摩諾夫家的事業（*The Artamonov's Bussiness*）克林姆·山金生涯的（*Life of Klim Samgin*）三人（*Three*）等，高爾基始終以他創作的武器，藝術的文字來暴露，詆毀帝國主義的實質，它的殘忍同兇棄的剝削，他拆穿了他們的欺騙，揭露了他們的假面，而黑暗時常是伴着光明的，在他的作品一樣也揚溢着對新世界的信心與希望。關於這些我想任這裏是不必贅述的。

等到一九二八年他回到新生的祖國之後，高爾基就更加年青，更充滿着活力。他看見母親里的保威

爾同愛汝那那樣的人物，現在是暴在春天的陽光下，從事于祖國一切艱苦的建設工作了；蹂躪着大衆的地主制度在春陽下像雪一樣地消落了去，農民在拖曳機同耕種機的陪伴之下，已不再被自然力所克服，他們失去了對於一切集團活動的淡漠的意識和對於命運的馴服與忍受，在這時候高爾基又不斷地與國內不良的傾向與國外兇殘以敵人相搏鬥。他攻擊資本主義國家里面死之地抱住的那種虛偽的個人主義，「個人主義就是卻級社會所加在個人身上的外部壓迫的結果。」接着他又說：「個人主義就是個人防禦暴力的一種徒然的企圖；但是，自衛就是自傳，因為智力的發展過程，在人從事於自己的時候，是令受到阻礙時。這種情況對於社會和個人是一樣地有害的，國家費用了千千萬萬的用費來反對它的鄰國，向人費了大半的精力來防衛階級社會所加於他們的暴力……」這些是高爾基從無數鬥爭中所獲得的結論。生活本來就是鬥爭的，但生活必須是人對自然力的鬥爭，以征服和支配自然力爲目的，而在有階級的社會里，這衛大的鬥爭却變爲被奴役者與奴役者的鬥爭，因此高爾基就用神怪的話於來號召全世界的青年戰士了：「如果你們年青人真要過着一種偉大而美麗的生活，創造它她，和那些建設着需要巨大的努力的，空前的偉大的建築物（在這里高爾基是指一個沒有階級的，平等的國家，一個消滅如役人的制度的新社會）的人們，並看地工作吧。」

高爾基無疑的一定防衛這個地球上唯一的沒有階級的平等的國家，對那些存心傾愛這個新國

家的東西方的強盜們自然也絕不會有一點的寬恕。他像一個久經沙場的戰士，執着步鎗，防衛着自己的祖國。「我們生在世，不是爲了妥協，而是爲了跟人生的愚劣與醜惡鬥爭，並且去克服它。」他四十四年來的活動都是從這一觀點出發的。

當分割世界的大戰行將開始，當希特拉及其黨徒們與東方的另一個島國，正企圖向蘇聯進攻，全世界瀰漫着硝藥的氣味的時候，高爾基與西方「有良心」的戰士巴以塞同羅蘭等緊之地挽着手，率領着全世界的人士，爲着全世界的和平與文化的捕獲而爭鬥。在巴比斐等所召集的全世界反戰大同盟第一次大會里，高爾基是上了他的一篇演辭，在末尾的時候，他這樣說：「以我們最大的威權，以我們最大的力量，去組織對於階級敵人最後的決定的鬥爭。這階級敵人摧毀了人類多少世紀來創造出來的文化，壓迫了勞力同勞心的工人。」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高爾基以戰鬥的態度，對於兩足的猿，高爾基絕沒有一個時候會應許它的存在。

從他開始他文學活動的第一步一直到現在，高爾基就本着這戰鬥的態度，活動了四十四年。他以他的作品，以他的事業，應實地告訴我們關於寄生者同勞働者正在進行的鬥爭，並且顯示給我們，這鬥爭的結果，是要以真實的公理作根基來改造社會。他號召全世界忠實的工作者一同參加這種鬥爭，來幫助這偉大的目的的實現。羅蘭曾說過：「高爾基是藝術界的著名作家，一個拿天才和名望，現身于革命戰鬥的

鉅子的最好的榜樣。」

高爾基是一位戰士，而作為一個作家，他的作品則是變革舊世界的最有力的武器。就因為這樣，高爾基才更加偉大。全世界的勞苦大眾，許久之前，便伸出了巨大的手臂，擁抱這遠在天涯的巨大，全不是偶然的。

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在紅場上祭吊高爾基時曾說：「對於我們，對於全人類，高爾基之死是伊里奇死後一個最大的損失。」莫洛托夫這話並不誇張，高爾基確是值得這樣的評價。

對於我們，徒然的哀悼是多餘的。高爾基是一個戰士，我們應當用行動來紀念他，來報告他給我們的貢獻。現在我們的民族正對着一個空前的危機，「王道」的使徒們了只企圖殖民地化全中國，是準備着進攻高爾基的祖國。你們的工作實在太繁重了，我們只有本着高爾基昭示給我們這戰鬥的勇敢的精神，來展開我們神怪的民族革命戰爭。只有這樣我們才配來哀悼我們的高爾基革命的戰爭。就是我們戰士給高爾基最好的祭禮。

高爾基死了

林
林

高爾基死了！

偉大的「心靈的工程師」死了！

六十八年的一生，

六十八年的鬥爭，

從鞋舖，

從印刷所，

從廚房，

從水手房，

從一切下賤污鄙的地方，

從兩個世界尖銳的邊線上……

煅煉出來的

鐵的腳，

鐵的腦袋，

鐵的手……

鐵的手

握着鐵的筆，

揮寫着這樣的大字：

「舊人類歷史的終止，

新人類歷史的開始。」

呵，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日

下午三時——

高爾基死了！

偉大的「心靈的工程師」死了！

鐵的手僵了。

鐵的筆擱了，

一萬萬七千萬的羣衆

爲他哀悼，

一萬萬七千萬之外的羣衆

爲他哀悼，

在亞美利加，

在亞非利加，

在歐羅巴，

在亞細亞，

在六月十九日的日蝕底下，

爲他哀悼，

並且在遠東地球之一角，

一家舊書店的老太婆，

也爲他哀悼，

她念着一種新聞紙上的文句：

「最偉大的高爾基」

最長的高爾基

最高的高爾基」

——高爾基死了！

我們想當他臨死之前，

必定是說——

「再見吧，

親愛的同伴們，

在這「終止」和「開始」之間，

我一切的任務，

都放在年青人的肩上了！」

偉大的新文化教師

高爾基

馬克辛·高爾基，切切實實的勞瘁了六十八年，但結束了光榮燦爛的一生。

我在他的文學生活四十年被蘇維埃祝福的當兒，記得關於他曾經說過下面的話：「一個作家，在他的生前而受到社會這樣地祝福和讚美的，在藝術史究嘗試過嗎？這在馬克辛·高爾基的場合，不僅是個人的藝術家社會底成功，不僅是藝術的完成底意味。在他的場合爲他底進步，同時是他勞働着的社會底進步，他底勝利也就是他所勞働着的社會底勝利。」

其實馬克辛·高爾基，自從一八九〇年代，俄羅斯勞働者的最初抬頭開始，經過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及其反動時代帝國主義戰爭時代，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國內戰時代而至于社會主義建設時代，近代俄羅

秋田雨雀作
容萬務譯

斯社會發展底歷史他都踏過了。

我們一想起馬克辛·高爾基的生涯，就會聯想到在他青年時代給予他以強烈影響的托爾斯泰。這兩人同是俄羅斯文學的偉大尊師，他們的影響同時也是國際的。我們由今日托爾斯泰之著述無缺陷的譯翻裏，得他的藝術底遺產的教訓固然不少，但我們就不能不把托爾斯泰的場合的文學和思想分開來批判，這一課題應被感覺着重要的。然而在馬克辛·高爾基的場合，縱或他的藝術的粗壯性質，時時予人以生硬之感，但那正是現實的，而且所謂現實會使人感覺到有着充分的未來性的。托爾斯泰的藝術雖然用的方法是寫實的，然而那結論總不開觀念論，我們讀他的作品時，時時要有一種警戒心。但在高爾基的場合就沒有這種必要，因為人類最前線的部分是表示着社會軌範，一切社會的現實立即可以證明的。

托爾斯泰作為人間藝術家的所趨途徑只限于代表家長的農民思想，抽象地尋求「人間性」，但在高爾基的場合是要求着人類全體的解放，因此，便使下代文化的主宰者的普羅列塔利亞底抬頭，這一勝利在他不能不總是出發于難以動搖的信念上。

有人論評高爾基的從事于蘇維埃新文化建設，離開了身為文學者的他底使命，可是這完全說得相反。他六十餘年的作為人間的作家的活動，實在就為社會解放和新文化建設。他做了蘇維埃的勞動者的文化指導者，曾完成過俱樂部，座談會，文學通信的工作，還指導「建設SSS」和其他出版物的編輯事

宜，又給少年教育機關的發展以援助，甚至連囚人再教育的困難事業也留意到，這些在高爾基的場合都是爲了一貫的普羅列塔利亞底解放的創造而活動的。高爾基描寫于最初時代的「最下層」(Zacht)中的諸人物，就是現在呼吸于嶄新的社會體制裏活動創造的人物。像這樣偉大的創造活動，還會有嗎？

我們最初讀的高爾基作品就是短篇小說「齊耶爾卡綏」是描寫一個剛強的浮浪人底生活的，因爲那正像感着潮香的海的實感底描寫，于是意志的流浪者超人的姿態就被浮彫着在我們的面前，在那時候的我們會把這些認爲就是尼采超人的，個人主義的影響吧，許多批評家也是這樣地批評着的，而且，那已給現在蘇維埃的進步的批評者們完全否定了。就是尼采的超人思想雖係反映着的對於小布爾喬亞的支配力屈服的奴隸精神，但高爾基所描寫的強者却是表現着勞動階級的倔強的姿態。

如果依着基爾波金說「讚美無智的勇者底歌」——那就是高爾基的文學活動初期的浪漫蒂克諸短篇基本的內容，「因爲在那些作品中是充分表現着的高爾基的政治健康性的。

這爲什麼在俄羅斯的一般批評家們把高爾基的初期作品和尼采的超人思想聯在一起啊。這是重大的問題。當時布爾喬亞的智識份子爲了要在專制政體之下對破除廉恥地屈服的勞動者的無限制採取以滿足慾望，爲與拿羅特尼奇(民衆派)的思想對立而作成自己的支柱就足鼓吹對強者屈服精

17

神的尼采主義，于是把這年青的高爾基化裝做「尼采主義超人的歌手。」這就可成爲他們最有力的幫手，因此這一傳說就被造作出來了。在這裏一方面拿羅特尼奇既不理解那時代的社會活動的領導權（Hegemony）從自己一班人的手裏移到普羅列塔利亞的手裏，布爾喬亞便隨手地貼上招紙將高爾基來這樣評價了。蘇維埃進步的批評家們對於向高爾基張貼着所謂「超人的歌手」的不當底嘗試是不斷地反對着的了。

「爲着人類底命運，大衆底命運，在被壓迫被榨取着的各人底命運而痛心——這就是高爾基從那處女作間始貫徹全體創作的原動力。」（基爾波金）在「齊耶爾克綏」裏被描寫着的浮浪人底精神，單純地讚美強者，並沒有表示在畸形的社會裏屈從于強者的事實，寫着的却是對於爲「金錢」而變爲奴隸的人底生活的抗議。

從這樣的見解去看，在「最下層」所描寫的浮浪人底生活的時候，這戲曲的保持積極性的歷史底價值是會被理解了。

如果他在這戲曲裏，連單純的無政府主義的力都不讚美的話，則單純的鬥士形的勞動者也就描不出來。他們在那混沌的集團生活裏，還沒有失去人類互相扶助的精神，協力，探求正義的心。所以他們都保持着充分的立體性，形生涯就告終了。那就是三部曲「布爾伊雪夫和其他各人」的最後一篇和要他

做指導者的共同著作文學「俄羅斯工場史」「俄羅斯市民戰史」及「白海——巴爾齊克運河記」的大工作。「布爾伊雪夫和其他各人」在（日本）已經翻譯了，也在大阪劇團上演獲得相當的成果。這三部曲的第二篇「多斯厄雅夫和其他各人」雖已出版，但還沒有翻做日文。這兩個戲曲係描寫從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所俄羅斯布爾喬亞社會和家庭所表現的，社會家庭的激動，分裂的情形，和他在蘇蘭屯完成的大作「亞爾塔莫諾夫的事件」和「克里姆·沙姆基思的生涯」有着深切的關係。

像「亞爾塔莫諾夫的事件」和「克里姆·沙姆基思的生涯」一樣的革命前的俄羅斯的社會及家庭，用寫實主義的方法真摯描寫的文學形式，在那時簡直都是蘇維埃文學裏的稀有的東西。就是對於機械的，公式的文學方法，高爾基提供把巴爾札克的方法。不能不說是由于高爾基的文學的實踐，推進了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理論。

簡直都是蘇維埃文學裏的稀有的東西。就是對於機械的，公式的文學方法，高爾基提供巴爾札克的方法。不能不說是田高爾基文學的實踐，推進了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理論。

這兩個作品決不是素描普羅列塔利亞的鬥爭方面的，「亞爾塔莫諾夫的事件」把在俄羅斯的產業資本主義的成長及其沒落底歷史，由亞爾塔莫諾夫一家人用充分的文學形式具體表現出來，至「克里姆·沙姆基思的生涯」那為俄羅斯智識階級的歷史，將那社會的經驗，苦惱，分裂及其沒落以堅忍強

力的筆調描寫出來。

依于高爾基這些的作物，並沒有寫過像在從來的文學作品裏流行着的人類的「一個人的心理描寫」因為他在人類歷史的進展底過程裏，是想把某「時代」來下筆的，高爾基採取描寫的「時代」底事物，是通過一切時期，在忍耐一切困難中鬥爭着的「前進民衆」底生活的記錄，如果這可以說得是「生活記錄」的文學，那就不是和布爾喬亞的「生活記錄」文學，清楚地區別出來不可的。

最後我們由高爾基的六十八年的生活及他的事業裏究竟學到些什麼呢？我們在第一學不到的就是他由幼年期經驗的貧困和若澁中甚得了對於人類的進步的深彻底信念，通過生涯而把牠在生活與文學上面實踐出來。我想起日本文壇的懷疑的，退縮的絕望的傾向，便不能不感到高爾基的生涯更加一層高貴。

再，高爾基還將「文學遺產攝取」的問題提供于進步的文學者們，是有過實踐出來的證據的，又在文學的著作方法論上面推翻了保持着血和肉的「生活自體」的事實也非記下來不可的，還有，終結了那明示人類的最初文學形式的共同著作（「俄羅斯工場史」「市民戰史」「白海——巴爾齊克運河記」等）的可能底一生是應該充分地被記錄起來，我以為世界的文學，把高爾基所剩下的文學的事業，應該依照所到達的各水準而去學習，繼承，完成牠的（寫于高爾基國葬之日——作者）

高爾基：

布爾喬亞文化的謾罵

北芒譯

那崩潰的布爾喬亞文化之產物的法西斯蒂，是濃瘡毒瘤的腫瘍。法西斯蒂的理論家與代辯者是布爾喬亞階級由其本階級裏選出的投機家。在意大利與德意志布爾喬亞已經把政權與軍事權交給了法西斯蒂，幾乎像中世紀意大利各城市的布爾喬亞統治看傭兵隊的隊長們似的用着同樣機謀的技術來統治他們。

布爾喬亞不只是滿意地在鼓舞着這惡名的法西斯蒂去毀滅普羅列塔利亞，而且還允許法西斯蒂從他們的祖國中去迫害與放逐文學的以及科學的工作者，而這些人就是在過去的不久以前爲他們那般自誇的智力的代表者。

藉一次新的世界大戰，而滿足帝國主義君主們的新的「世界之分配」的抱負，德意志的法西斯蒂提出了德意志的種族有統治世界及一切民族的權利的那種右派的學說。精神異常的尼采所提出的而久已被人忘記的那種「金髮獸」的優越性的思想，又在印第安人，波萊尼亞西亞人，米蘭尼亞西亞人，印度支那人，以及黑種人被全髮種族的奴隸化之中復活了。這種思想是在德意志的布爾喬亞戰敗了奧大利及法蘭西的布爾喬亞，而想要和英吉利荷蘭及法蘭西的布爾喬亞共享那殖民地的搶掠時候流行起來的。這種白種人有「帝制統治權」的學說，不只是使每一國的布爾喬亞把有色民族視為野蠻人，就把他們鄰近的白種歐羅巴民族也視為野蠻人，而給以奴隸化或是加以破壞。這種學說已經被意大利及日本的布爾喬亞踐行着，而成了對於「文化」的現代的解釋的內容。

歐羅巴的布爾喬亞的有名的人物們高唱知識階級的生產過剩，限制教育的必要，防止文化的發展，防止技術的過剩，回到復手工業等等的呼聲，是越來越高了。在柏龍芽斯的一個學校舉行開學典禮的時候，一個約克州的大主教說：「我很願意看到那所有的發明品的末路。如果我的權力能及的話，我將燬掉那內燃的機械。」同時他同職業者坎特柏利州的大主教，却顯然地是承認了技術的需要，因為他在提倡着一個反對蘇維埃聯邦的「十字軍」，而這種新的戰爭，若用專門家的話語來說，便是「機械戰。」如果那在宣教限制文化成長的世上的基督的英國與羅馬的代表者，以及其他布爾喬亞的代表者，即那些對

普羅列塔利亞怒狂的或是對那這不可避免的社會的「破滅」恐怖着的人們——如果他們的演講，例如，是在十九世紀的八十年代時發表的話，他們將被布爾喬亞看爲是愚鈍的表現，是一種復還到野蠻狀態的呼聲吧。

於是我們來看歐羅巴布爾的文化，是果如布爾的歷史家所想像的是一個堅固的整體麼？它的「生命力」已經被分成了兩部分——一是那把其餘的人們都視爲卑賤的及有利可圖的商品，而無論如何也要保持他們自己的安逸的地位與社會的享樂的，銀行家及商店老板另一種是爲了擁護將來文化發展的權利而反抗法西斯蒂的人們，法西斯蒂或者也是人性的，但是由於幾多年來他們對於啤酒的狂飲的結果，他們是變成野蠻的了，他們需要禁鋼，或甚至需要那遏止他們的卑賤的與殘忍的罪孽的其更強有力的方法。

那幾乎從來也沒有提過法西斯對布爾文化的危險的，巴黎主要新聞的記者，却提出的現代的主要的問題了。Vendemiaz 新聞在問道：

在法國的文化擁護會議的創立者是五個革命的作家：巴比塞，瓊·李卜爾·布洛克，紀德，馬爾勞。當我們看到了一些像這樣的名字時，我們就有權力來問：他們要我們去擁護的是什麼文化呢！

像這樣的問話是回得很好的。五六個與此相同的新聞紙，甚致更尖銳地提出了這個時現代的問題。

他們問道：「共產主義是否能做那基於希臘羅馬的文化的產業之上的，西歐文化的繼承者呢？」

某一位叫做 Maurice Bourdet 的，他認為有「規定與限制文化的範圍」的必要而且也有可能，即文化的主要的創造力是來自兩個源泉：勞働——肉體的源泉，工藝學——精神的源泉。以我自己來說，我是認為每一種觀念形態，在其本質上，在其廣意的意義上，是一種勞働與理論形式的結合的工藝學，由這種結合人類爲了漸次地改變世界而擴展人類對於世界的智識。我們看現代的布爾喬亞對於他們現在的境況是完全地滿足了，真實而成功地限「制着文化的普通的成長」，創造了百萬的失業羣，而宣傳着技術的限制及縮小高等教育機關與博物館等之基金。大家都曉得只有一種工業，是在不間斷地而且總在繼續擴張着，那便是軍事工業，這種工業是要在將來的戰場上燬業了百萬的勞工與農民的，西歐的布爾喬亞在那戰場上將來一次國際戰，以取決何者的國家將支配其他的國家。那以其奴隸化的鄰居的血液而獲取利益的，布爾喬亞所組織成的將來戰爭的首領們，冷靜而大聲地確認這次的戰爭將比那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有着更大的毀壞與損失，立刻我們可以想起前次大戰的幾個事實，由戰爭所造成的損失與燬壞，已經是被普羅與農民的勞動者重新建設起來了，這也便是說，是被那忍受了布爾的瘋狂的最多的痛苦的階級重新建設起來了。

這裡有幾個事實，一九一五年德意志就早已經感到機械油的缺乏。事情甚至鬧到這種程度，德意志

曾有一次在盤哈報化了一千八百馬克買一桶機械油。而那桶機械油在當時最多不過值二百個馬克，在柏林的美國大使於當年十二月曾報告給他的政府，「這機械油的缺乏將使德意志很快地敗北。」而就在同時英國的貨船運了許多桶的機械油到柯盤哈根去。這可由外國貿易部的統計來證明的。在一九一五年最初的幾個月。若不是英國往由斯堪那地維亞諸國供給了德意志許多煤，它早會感到缺乏的了。這樣，例如在一九一四年的九月間，瑞典收到了三萬三千噸的煤，而這些煤都全部的供給了歐戰中間的主要國家了。

只是因為英吉利的這種奇怪的寬洪大量才能使法國盧頓多爾夫將軍於一九一七年六月拒絕了送五萬個兵士到路爾煤礦中去工作。

到瑞典的煤的出口，每月立刻就達到了十五萬噸的巨數，那便是說，這數目等於世界大戰前那些國家的消煤量兩倍以上。在柯盤哈報的英國大使，Sir Wode Parrot 報告說，這些煤將要用於「屠殺英國的軍士，」但是這種報告並沒有發生効力。

至於法蘭西的商人在大戰期間中，供給他們敵人（德意志的商人）的鎳和鉛，以及英吉利的炮工廠與德國交換一些破壞的發明品（殺人的武器）的事，已是有藉可考的了。還有更多的同樣卑鄙而犯罪的，事有被確證，即是尙沒有其諸於世界而已，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戰爭與交易是不相衝突的，那不過

僅是一場累及了百萬的普羅流血的不幸與慘殺的「情人的吵架」而已。不幸，普羅階級並不曉得爲什麼要無理由地去燬滅與傷害他們同階級的弟兄們，並且當戰爭終了時，他們還爲了一點可憐的薪金，而不得不重新建設這一切的殘餘，替商人們彌補損失。

純潔的，單純的與真正的人類的正義在告訴我們說，勞働之產物是要屬於其產生者，而不是屬於那些定戶，武器——一切的武器是勞働者的工作的產物。

我們已經有幾分明白了所謂西歐人的「那基於希臘羅馬的產業之上」的布爾文化的概觀的實際意義了，現在關於「國際道德」方面，關於那爲最近的英國布爾所踐行的一些事情，再來說幾句話。這個島國的布爾喬亞早就應得「叛逆」的頭銜了，那就是無恥，偽善及陰險。如我們所知道的，他們曾對法蘭西的布爾定完了確切的嚴重的條約，這條約是約定在他們戰爭的期間中，英國決定擁護法蘭西的商人而反對德意志的商人。他們甚致這樣的說：「英國的邊界是在萊茵河之上，」也便是在法德兩國邊界之上。這種邊界的辭語，由英國的布爾同德意志的妥協而破壞的他們的條約的事實來看，好像是意義雙關的了。也許英國的世界將是在萊茵河上，但那決不是防禦法蘭西，而是在英德聯軍戰敗了法蘭西之後的。那沒廉恥與良心的國家，是什麼事都可以做得出的。



巴夫洛夫教授的回憶

高爾基作
屠庸譯

一九一九年，那時我是一「伊汶·派特洛維奇·巴夫洛夫教授後援會」三委員中的一個；爲了這位有名的學者的要求，「去拜訪實驗醫學研究所。」

——必要的是狗，是狗啦！——他熱心地而且嚴肅地說，——要親自在街上跑來跑去，一種非捉到狗不行的堅決狀態。

在他那敏銳的眼中，彷彿閃躍着快活的微笑。

——我的同事們，好像必須做這樣的事，就是親自去捉一個狗！

——乾草也要，要很多哩！——他繼續着說！——還要燕麥呢！再弄三匹馬，祇要三匹跛的也吧，負傷的也吧，都不要緊！祇要是馬，就行了。

「馬呢，因為要從牠的血裏製造血清，所以必要。」他趕緊解釋着。房間裏和外邊一樣寒冷。伊汶·派特洛維奇穿着一件很厚的外套和一雙暖便鞋，戴着帽子。

——在這裏，柴炭也似乎沒有啦？

——是的，是的！柴炭沒有了。他說着些不關緊要的話。

——食品是從「學者之家」領來的，定額兩倍吧？不，不全都是一樣，決沒有多餘的。

他尋求對他學術工作上的助力，但是，對他本身的幫助，却斷然拒絕了。

——食品必得很大的費用。謠傳有個蠢笨的傢伙潛入彼得堡，是那兒呀？布爾塞維克使一切的人憤怒了，這……

當時，對於食品深深注意如這樣態度的，是極稀少。而在其他事實方面的注意，倒是很多的。在「學者之家」開會的時候，某一個有名的教授，時常在人們面前顯出他的姿態。他帶來一個包袱，在那裏包着些乾黍糕。他一方面把那大包袱裏小小的黍糕，送進他矜驕的嘴裏，歎着長氣，然後再把那少思慮的頭

斜垂着，一方面讓他的同事們看，布爾塞維克使學者們陷入這麼一種狀態了。他什麼也不說；爲同事們的食物，在什麼地方怎樣得到手的這種辛苦，他沒有任何表示。他指着黍糕，只這樣的說：

——窮困。

學者們這樣地把布爾塞維克的苛刻殘酷，作了一個盛大的示威。人們因食物的不足，的確是很困頓。但是爲了中傷布爾塞維克，做作這些無聊的勾當，這是不必要的吧，可是學者先生們却那樣做了。

我覺得巴夫洛夫和蘇維埃政權所發生的鬭爭，是由於誤解。這種誤解，是因他沒有充分的時間來考慮蘇維埃政權工作的意義；而且，在他周圍的蘇維埃敵人，經常地向他灌輸着些虛偽和誹謗。

大約在六年以前，他對着有深深印象的我說過：

——我是相信有神的，但是，不消說，我希望知道他。信仰也是應該研究的一種東西。信仰是從抽象的概念，即頭腦的運動而發達的。我們研究頭腦的運動，但依然不知道頭腦在怎樣運動。而且——假定是知道，或者怎樣，那還是一個問題。現在我和你討論討論，我們的頭腦是相同的物質，得到某種印象，對這印象的反應却是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反應。我呢，把它的原因，搜求於生物學的……有機化學中，而你却在所謂社會化學的這種學說當中來搜求。在我是完全不同意的……

伊汶·派特洛維奇·巴夫洛夫是把有機的生命之謎的研究，作爲不斷的機能，有力而且緻密地工

作了的，世界上稀有的一個人物。他從自然界，依着只為知道自己這樣的工作，而創造了一種可驚的完全存在物。人類最高的自覺的形態，不外是靠着實驗室和附屬醫院的實驗所得到的自然智識，和社會的實驗，征服自然力的關爭。

各種人們生活的目的必須成為有理性的，為了自由有效果的發展這種工作，對於知識完全平等的權利是必要的。例如在最近發生的現代法西斯主義——布爾喬亞兇血腥憂鬱狂暴的——這種中世紀式的野蠻，在已經成了一種無意義瘋狂的權力存在的階級社會裏，那末，這種平等是不可能的。

伊汶·派特洛維奇·巴夫洛夫是死了，然而他灌注於工作中的精神，却是永遠地活着！

世界文藝叢刊

世界文化之大觀

文藝作品之寶庫

第一集 現已付印出版在即

每集三十萬言

精裝祇售五角

今代書店出版

世界文藝之結晶 · 文藝作品之寶庫

世界文藝叢刊

文藝的作品，原是世界文化的結晶，無分中外新舊，都是我們精神上的糧食。許多年來，出版界中雖有許多的貢獻，但是總是無計劃的，而且是每每都以高貴的價格讓讀者去負擔。現在今代書店為打破這種缺陷，特聘專人編輯一種叢刊，專以介紹世界文藝為目的，取單行本之內容，採雜誌之形式，發行「世界文藝叢刊」一種。每集約三十萬言，一律用新五號字排印，精裝附圖，醒目美觀，而定價則以每集不超過六角為限。各集所載文字均為世界著名作品，且各集文字首尾完全，絕無連載之弊。各篇譯文均為一時知名之士，而收集本書之中均將譯者之名刪除，以免讀者重譯者之名有輕原著之貴。

第一集 要錄

託爾斯泰夫人：自傳

高爾基：伉儷

高斯華綏：迷途的狗

哈代：三個陌陞人

克烈斯白：生命之代價

莫幹：舞男與舞女

莎士比亞：靠近墳墓與你

納蘭容納：淥水亭詩集

白朗林：一個女人之「是」

梅特林克：室內

今代書店發行

上海福州路二八八·二九〇



暴風雨

波思拉作

烟

金
丁

李老材睜開了眼睛，把那靠在樹幹上的脊背略微的向前挺了一下，脊背上濕碌碌的好像是被水洗過的樣子。於是又望了一望那無際的綠的田野：有毒暴的陽光在那裏閃動着，熱風吹過來，怪悶人的，打了一個呵欠，他還是想睡。然而遠遠的，黑點兒似的一堆人，是像七手八腳的正忙着什麼事吧！聲音龐雜的也漸漸傳過來了，他想着：果然是來了麼？

在昨天晚上，風一樣的從這一家到那一家裏跑着的一個消息，不是讓許多人都感到有些慌張嗎？縣裏間的勸察委員明天就要到，據說是因為登記的時候，有什麼人是以多報少，就因此陶瘋子那傢伙，昨天晚上在跑到前街上老五的酒鋪子的時候，又大聲喊過：

「你們都說我是瘋子，可是你們看，日本鬼子雖說一時打不到這裏來，年頭兒也還是太平不了。推背

圖上畫得很對：哪一個人的心分成了兩半兒，一個天上有兩個太陽，可不是麼，明明白白的是十畝田報官的時候就剩得三畝四畝了。好，你是想取巧嗎？法律可是有眼睛的，驚動了官家，這個事兒絕不會有個完的；等着瞧吧，算是今天的話我陶瘋子沒有說。」

現在想起了陶瘋子的這片話，李老材覺得那些不老成的人，照理也應該得到一點報應，一點懲罰；可是另一方面呢，他自己倒的確可以安心下去，老老實實的有多少報多少，一分一厘也不差，官家法律的嚴厲，又怎能管來到他自己的身上？

計算着：「一畝八十，十畝八百，三十五畝呢，就是……」他想到那個吃驚的數目，心跳了。然而無論如何又並不是他自己做夢吧！千真萬確的是去年黃大常就因為不種麥，不種穀，發了大財；誰管它鴉片煙是不是害人，你自己不去害人，旁人還不是一個樣的為非做歹，何況七十八塊錢的年利，一古腦兒的連本錢都可以償清，省得那閻王張四再來逼命。就是老五酒鋪裏，將來也不一定會拒絕他兩杯酒吃，天知道：一畝地出產八十兩煙土，倘使煙土的市價是兩塊錢一兩呢，那他的希望就該放大到如何程度？

一切前所未有的想望，目下他都想到了。然而過去的災難：兵匪水旱，也在他的眼前又浮現了不少的縮影；只是過去的總該是過去了，幸福的日子是終於要來的。

他聽着，是那龐雜的聲音漸漸的近了。幾個警察，拿着繩子木槓走在前面；那是村長周仲三，那拿着眼

簿子的幾個大概就是勘查委員吧，還有好多本村的人他看着，大家無休止的說着什麼，朝向他李老材的地界上走了過來。

李老材坐在那裏仍然沒有動，他反覆的想着：三十五畝呢，就是兩千八。兩千八……

兩個警察把繩子鋪在地上：一五，一十，十五，二十；量着，楊老四一眼看到半依在樹幹上坐着的李老材，他便喊起來了。

「喂，李大叔，你過來，你過來。」

「你看，現在一測量，你的地是四十一畝七分，這究竟怎麼回事？」周仲三向幾個勘查委員瞅了瞅，滿面無情的又這麼說着，回答了李老材的和氣的笑。

「村長，那麼您說我還是在這小的地方取巧？生財有大道，您是知道的，我李老材只有三十五畝地，再多一分一厘都沒有。」

「哈哈，那是他們量錯了，大叔你是明白人，最好還是不要玩這一套。公事公辦，給你！」

楊老四把那從勘查委員手裏接過來的一張紙條子，遞給了李老材，又說：

「好，咱們晚上見，晚上見。」

幾個勘查委員又慎重的在李老材渾身上下打量了幾眼，「真是，李老材，你給全村的人都丟臉，我還

沒有看見一個人是像你這麼做的。」周仲三斜着眼睛這麼說了，就從人羣裏擠了出去。人們，咧着嘴，帶着懷疑女人是不是會生孩子的心情，彼此的望着。

「媽的，那繩子哪裏夠五丈長一條？」有人這麼罵。

地界上，有木橛子是剛才勘察委員親手插下去的，明目的幾個字是：

「周村李老材，共種煙地四十一畝七分。」

李老材楞磕磕的站在那裏，人們都散了，他望着那毒暴的大太陽；想着：看日本打到這裏的時候，你周仲三和楊老四也這樣的威風！

他用勁的把那張紙條子團在手心裏，揉了又揉。

二

追着幾盞閃爍着的紙竹籠，犬吠聲踏過了沉黑的夜色，漸漸的又遠了。

周老娘哭喪着臉孔，嘴唇抖着，不住的說：

「完了！完了！」

李老材也站在那裏，聽到身旁的幾個人，都紛紛的議論不斷，他便插進了一句：

「都是孫三小夥子年青氣盛，這年頭兒有什麼理由可講！你吃了虧呢，不忍嗎，那他就會給你一個厲

害吃的。」

可是有人馬上反駁着：

「忍媽的綿羊到死的時候，也還是叫喚幾聲呢！」

「我們不能納這種捐。」

罵着，人們反覆的想：事情的豈有此理，是使誰都要切齒的憤恨起來的。勘察費每畝是三元，測量的繩子費每畝要兩元，筆墨費兩元。橛子費也兩元，就是這樣，他當真害了怕，他三十五畝，依照官判的四十一畝七分，是要三百七十元，白犧牲了。

三百七十元，他昨天把楊老四遞給他的那張紙條子看了又看，倘若這錢用做買牛呢，可以有五隻；豬是十二隻；或者修蓋兩間土房，也都儘夠有剩餘。而現在是……

因此在昨天晚上，他找過楊老四，談過的——

「可是，大叔，你想，咱們都是自己人，一點也不過虛的，你少報了六畝七分地，照理是一罰十，不是周村長再三同他們講，那恐怕你拿出兩個三百七十元來也要吃官司。真是，大叔，我這次算是跟你受了不少冤枉，他們說是因為我同你交情好，朦蔽虛報，你想，這事情錯在我呢，還是在你？」

李老材翻了翻眼睛，什麼話都沒有說，就又低下頭去。想，可是想不出個頭緒來。一盞半明不滅的火油

燈光，在桌上的一角上跳，他楞磕磕的望了一會兒，他那顆心是彷徨着，是漸漸的陰黯起來。

「那麼你的意思究竟……？」林老四威逼的眼光又釘着了李老材。

「唉，老四，你讓我怎麼說好呢，不要說是三百七，三十七塊錢我也拿不出來。我欠閻王張四的那筆賬你是知道的。老四，這事兒全靠你了。我也知道你中間替我爲難。可是我決不辜負你。咱們彼此都是知道的，兩百，兩百，我明天賣老婆典地也一定有兩百塊錢交，決不會耽擱了你的公事！真的，老四，就算你看得起大，你幫我這一個忙。」

像想盡了一切順耳的懇切的字眼兒，李老材說着，是覺得有眼淚嚙到了心裏。

「可是其餘的還有一百七？」

「怎麼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哪，老四，我是真人說真話，這個錢說真了我簡直的不願意拿。一百七，給委員老爺娶小老婆，倒不如拿來交你這麼一個朋友。」

「大叔，不是這樣講，白紙落了黑，一筆一筆都有賬，三百七十，他委員是一個錢邊兒也拿不去，現在的官事，比不得往日那麼不認真了。」

楊老四說着，他看着李老材的怒容，他心裏笑，嘴裏也笑。不管怎麼樣，你也要替我分心，好，明天見吧。」李老材說着，勉強的展開了縐着的眉頭，扯開房門，走了出去。

外面，天是黑黑的。又聽到是照例的財主家裏每晚要做爲嚇盜示警的槍聲從四處騰起，而世界也就該是這麼樣吧，是要他走過了終生的黑路，過去，許多的災難，兵匪水旱，可是明天呢，二百元的出路在哪裏。

「在哪裏呀？」走回家的一路上，他這樣盤算着，可是又毫無着落，

.....

第二天，天還沒有亮，李老材從牀上爬起身來。他揉着眼睛，摸起了擺在枕頭下面的火柴，低聲喊着：

「禿兒的娘，咱們那張地契你放到那裏去了！」

做老婆的翻了個身，不樂意的嘟囔着：

「什麼，你說？」

「那地契」李老材的聲音更低了一點。

「地契，地契不是你押在閻王張四的手裏嗎？」

押在閻王張四的手裏，李老材倒的確忘記了，爲什麼忘記，他可不知道。只覺得自己有三十五畝地，就該有三十五畝的地契存在手邊，我昨天晚上想了一整夜，兩百元還終於不外在這法寶上找出路，現在呢，可是一切都完了吧？他眼前一陣昏，覺得天地倒轉了一個方向。

坐在床沿上，聽着自己的老婆鼾聲又起，呼呼的睡着了。沒心沒肺的東西，可是，窗紙上慢慢的有陽光

爬出來隔壁黃大常磨豆子的聲音已然停止了。想來想去的，辦法嗎？那就只有同閻王張四商量一下，把自己所有的煙也都典給他。

李老材不敢預料旁人肯要他的煙地的時候，自己應當怎樣怎樣。寬心的想着，一定可以借到。那麼一到了秋天，兩千八，兩千八。是那個吃驚的數目。而這算是前後一共纔有的債，有四百幾十吧，容易還的。何況，事實往往是前，快要到了，忍一下吧！

但是走近了閻王張四的門口，李老材猛可的縮住了脚步。是什麼事呀，一圈子人，而張四是指手劃腳的在那裏罵：

「你們抱着什麼心思呀，不還賬，嚇，我倒看看哪一個不還！縣裏面徵收你們的稅，同我有什麼相干！還賬，我不要你們那些沒有用的地契房契。錢，他媽的，誰欠了我的錢，今天還不了，我們就到衙門裏講講。」

人們，誰都沉着臉，聽着；誰的心裏都懷着無限制的憤怒。不是嗎，想是拿了地契房契的同他借點錢，并非爲吃，并非爲穿，因爲徵納正當的國家的捐稅，然而情形却是：「新賬不借，舊賬要還。」

閻王張四罵完了一陣子，便又進去了。於是嘈雜的聲音又衝破了適纔的窒息。人們三三兩兩的走回去，在李老材的肩膀上拍了一下的是孫三。

「大叔是不是您也是來想借一點錢？」

李老材來不及回答，他正想着那悲慘的命運，活的道路會是這麼窄，可是不堤防旁邊送了來非常刺耳的一句話：

「都是你們給惹起來的是非，你們要是不向他借呢！」

李老材回頭看是楊老五，這年青人應當比他哥哥老四還厲害點。可是孫三終於壓不住氣的說：

「那麼，我們不去借，你敢保證他就不向我們要錢？他媽的，不給他，他又該怎樣？」

「噢，你有理，你有理，你到了縣衙門也是有理的！」楊老五說着，就跑了。可是追過去的一個聲音是：

「縣衙門又怎麼樣？縣衙門又怎麼樣？」

李老材抓着孫三的一隻胳膊，他發急的說：

「你不能忍一下嗎？他的哥哥是……唉！」

.....

就是這天晚上，李老材坐在家裏發愁。他一點辦法也想不出來了，是的，確的，同孫三分手後，他又找過楊老四，他情願把那一定收獲到的，那個吃驚的數目，分給楊老四三分之一。地，就算是爲旁人種了的。可是，楊老四還要說：「明天再商量。」

「你以為我替你拿三百七，你將來給我九百多，是太吃虧了。可是你更吃虧的是我不想要你這九百多！」楊老四還這麼說過。

一想起來，他覺得滿身都生起了嘴吧，也還是罵不完楊老四對於窮人們的這種苛待。他又發愁，他望着那盞半明不滅的火油燈光，仍是昨天一樣的在桌的一角上跳。昨天這時候他是怎樣的？而明天呢？

這時候可是忽然對面有雜亂的人聲，喊打的是隨着放肆的叫罵又沉寂下去了。李老材慌忙的跑出去，他望到人們紛紛趕上去，却又擠了下來。是幾個警察拖着孫三在亂打。

「把他那隻牛也給拖走！」楊老四命令說。

一個警察大聲嚷着：

「爲什麼那兩隻小雞還給他留着？」

李老材擠了上去，問爲什麼孫三那麼滿臉是血，是犯了什麼了不起的罪？但旁人回答過來的話，是說：「他的媽，不能拿捐，搶斃了也他媽的不能拿。」

圍攏在警察前後走着的人，一來三去的散完。周老娘站在那裏，聽着旁人任性的罵，聽孫三的老婆是站在房檐底下哭。

牛被牽走了，雞被拿了去，而楊老四是一面走一面仍是對孫三那麼說：

「我也不願意這樣，不是嗎？咱們都是老朋友啦，可是這是官事，傍人家誰要爲像你一樣，也是一樣的
懲辦他」

……

追着幾盞閃爍着的紙竹籠，犬吠聲踏過了沉黑的夜色，漸漸的又遠了。

只剩下了李老材仍照站在那裏。他想到一切，他也明白一切了。

「可不是，吃虧的常在能忍的自安。爭什麼有理沒理呀！」

三

又過了幾天。

傳說日本兵已然打到了離北平不遠；然而爲什麼打不到周村？李老材就盼着日本兵能夠快一點來。
旁的人也都是說：

「照這樣下去，真不如做亡國奴的好。」

然而亡國奴是做不成的。

在昨天下午，太陽剛剛落到了山後，等着夜風的流汗喘氣的人們，却忽然聽到村裏面是有鑼聲響，驚心的跑出去了。籬笆牆望了望，是孫三被十多個警察押回來了。押回來做什麼，凡是認識字的，就看到插在

孫三脊背上的那塊「招子」上，是有着什麼說明。

孫三，人們都看到他，臉是被打得腫脹的有點嚇人，那一滴淚也流不出的眼睛，望着每一個他自己的朋友故舊，像是想要說什麼吧，而嘴吧却緊閉着一動也不動。

大家默默的瞅着，用眼光送着那輛囚車。想着，是不是自己也會遭到這樣的不幸，自己也是沒有錢納捐的。

夜裏，人們在不安定中回想起白天的事，掛念着明天又該怎麼辦的，却又終於看了看黑糊糊的房樑和淡黃的站紙，隨着常嘆的幾口氣：「隨它去吧！」就又睡了。

李老材特別起來很早，他坐在門口的那塊石階上，望着陰陰的沒有太陽的天。遠處，綠綠的那被晨風吹動着的烟的葉，嗦嗦的在響。他正納罕爲什麼還沒有人走過來。却料不到楊老四跑着又喊着的前街的轉角處出現了。

楊老四滿臉緊張的神氣，他一張口就這麼問：

「大叔，你怎麼不知道，不知道嗎？」

李老材聽着，一點兒也摸不清頭腦。

「你說的可是什麼事？」

「什麼，你真的不知道。」他喘了一口氣又接下去！「可是這個消息你還是不要走露出去，聽說縣裏面又派了第二批的勸查委員。明天他們下來查。他媽的這簡直的同我們小百姓做對頭！又不是沒有查過，又不是查的不可靠。來一次他媽的就是這個費那個費的要你一畝地出個七八塊錢。大叔，可是你猜猜這裏有什麼鬼據說都是周仲三那鬼頭幹的。他買通了縣衙門的人，共同分肥，縣長是不知道有這回事的，縣長……」

「什麼，又要查？」李老材等不及楊老四把話說完，他就非常吃驚的喊起來了。他想着第一次的那個「三百七」，「三百七」使他怎樣的走過了一些難過的日子，他是不會忘記的。然而現在要再來個「三百七」，他怎麼活啊！而這正是周仲三幹的。

李老材氣得混身有些發抖。

「你說的可是當真！」他又認真的向楊老四這麼問了一句。

楊老四把手舉起來，搖了搖，他說：

「信不信隨你！」

於是再也沒有旁的話，就揚長的走了。

吃中飯的時候，已然沒有一個人不是說着明天勘查委員又要來的事。人們罵着周仲三這魚肉鄉里的陰謀，人們可是都不知道這消息是從哪裏來的。

一直到晚上，誰都是沒有完的在討論着這件事。在前街的茶館裏面，許多人中也有楊老四在內。議論是紛紜的，周老娘的大兒子周玉，捏緊了拳頭大聲的說：

「左右是個死，如其明天當真來查哪，我是想要跟他拚一場的。他媽的無論花多少錢，跟他在縣衙門裏分個高低也是值得。」

「對，跟他幹！」

「跟他幹！」

是異口同聲忿忿的說着。可是楊老四轉過頭來，苦笑着走近了周玉的時候，他就說。

「老大，我告訴你，不是我想嚇你，周仲三這傢伙也不是好惹的。我們要是沒有計劃結果還應是吃虧當……」他說到這裏，聲音放低了。用手比着，眼睛向四方探望，彷彿要偵查有沒有漢奸一樣的人在這裏。

大家往常都是恨着楊老四，但也許是因爲這小子像今朝「良心發現」了，誰都聽着他，誰都覺得對，一切是在楊老四的指示下準備好了。

臨走的時候，周玉和李老材拍着楊老四的肩膀又握着楊老四的手。

「訴訟費明天晚上一定給你拿過去，我們絕不能讓你爲難，你這麼爲大家做事，也真夠我們感激不盡的。」李老材說。

「沒關係，沒關係，這不是應當的嗎？大家的事就是我的事！」這麼說着，他就走了出去。

第二天，勸查委員果然又來了。是照例的用繩子任性的量着地，但沒有什麼人再是熱心的跑來圍着觀望，來計較什麼尺度的大小。李老材說：

「左右沒辦法，你也是十畝，他說二十你又該怎麼樣？」

「一句話，他媽的捐不能拿。」有人又這麼說。

人們，好像是萬衆一顆心，在看看接到了手裏的那張紙條子，又什麼復查費每畝三元，委員招待費五元等等，大家便都想起了唯一的仇人：「他媽的周仲三！」

有幾個年青人，在周仲三送勸查委員走出村口時，他們不能自制的就罵了起來：

「要想喝小百姓的血嗎，他媽的可是要當心小百姓的拳頭！」

晚上，有人去找過楊老四，問問是不是縣裏面已然准許了上訴。大家想着，能罰去周仲三一筆大款子，也就痛快了。

四

楊老四手摸着下巴，想了想，他說：

「辦法嗎？只有抓先把他十幾個關在牢裏，其餘的一定不敢再生什麼是非。」

他說完了，揪了揪站在那裏的周仲三：「而且我知道，只有把哪幾個人抓走，就可以什麼事都會完結的。」

「你說是哪幾個人？」

「不是這麼說，我意思是……」楊老四說到這裏猶疑了一下，却不想再說下去了。周仲三呢，苦思不解的在屋裏來回走着；爲什麼事情會這麼不測，村裏的人聯名在縣裏控告他，他是預先連一點影子都不知道。現在呢，兩千元的罰款，毫無聲響的就打到自己身上。想着：倒的確是要抓的，先關他幾個人再說。

「那麼，老四，你的意思是？」周仲三略微的沉吟了一下，他看着楊老四還不願意回答，於是會意的笑了笑，走過去扯起了楊老四的手，他又說：

「老四，這個事都托靠你了。這裏是我的一點小意思，你無論如何要拿去，我以後還要重重的謝你。」一面說着，他就把一個裹着一捲鈔票的紙色兒遞了過去。

這同時，閻王張四站在了周老娘的門口，他揪着周玉的脖領，大聲嚷着：

「不行，我們一定到衙門裏說去，他媽的說好了是浮借，昨天就到期講，面子今天才同你要，不要臉嗎？」許多人圍攏着，許多張嘴調解着，沒有結局。

李老材站在一旁，也雙手捶着胸口，非常痛心的想着：要不是周玉一定主張控告周仲三呢，怎麼會惹得閻王張四的這種威風。

苦的日子像一條繩子似的，漸漸把周村的農民箍得更緊了。是在一天夜裏，家家的燈火都早已熄了，可是挨門挨戶的，十多個警察，還有鏡上的保衛團，把每一個人都喊醒。不分清白的問着：

「你幾時加入的××黨？」

人們莫明其妙的答不出話，什麼黨啊派啊，都是誰也不知道的事。想了想，也許就因為抗不納捐得罪了上邊的狗官，他媽的來抓人。

老的人抖擻着混身，越是捱打越什麼也不說的，躺在地下。

「是不是你告訴旁人，不要納捐？」

「據說你負責村北，組織什麼貧農自衛團，說——」

「……………」

這空前的恐怖，在周村盤桓了一夜，有二十幾個人都被抓走了。是說因為加入了什麼黨，為什麼要抗租。女人們流着眼淚，年老的罵着：

「我這條老命人活夠了，媽的，拚啦！」

但是有人看到了李老材，很慌張的跳到隔壁的黃大常的房裏。

是說，他告訴黃大常：「為什麼你還不走，他媽的，他們明天還要來抓人，明天！」

在日出以前，李老材站在自己的地界上，他望着遠遠的綠綠的那自己的財產，想到兩千八，想不走了，然而摸了摸肩上扛着的小包袱，終是還是提起了笨重的脚步，走吧，不是大家都已然到旁的地方找活路了嗎？……………

五

周村的男子，不被抓走的都逃走了。

不容情的佈告貼到了鎮上，是說煙要收割了，而煙的正稅和附加捐，限定了在幾天內就要繳齊。

縣裏面還派來幾個警察，又是挨門挨戶的送口信，說哪一家到期繳不上，就怨不得官人是不講理。

這口信很迅速的展佈了開去，有耽心着兒子哭着丈夫的女人，她們都相顧的三三兩兩的集議着！有

什麼辦法呀！

辦法。孫三的老婆咬緊了牙根，她每天好像都是一輛囚車，從她的眼前走過去，每天都是一張被打得腫了的孫三的面孔，但，那可是爲着什麼？

周老娘嘴唇抖着，她說：「他們把周玉押起來，有什麼理由？」

多天的的憂憤，大家都回想起來。大家像麻雀一樣的你一句我一句。規定好了，是如此如此，新的變動是准備在收稅收捐的日子才可以出現的。

等着，一天，兩天，人們不發愁了，只是去不掉心中不斷的憂憤。「爲什麼要納捐呢？」這也是衆人到現在纔想到的。

三天，四天……日子終於到了。在收捐的前晚，警察也還來過，是怕繳不上。但大家是答應的「一定繳！」清早，沒有一個女人是不去的。綠綠的田野，無數隻手動起來，烟，憔悴的狼籍的在一小時後是躺到了大太陽下。

楊老四帶着這可怕的消息去報告周仲三的時候，村裏面多處的房屋都起了火，屋子綿延的燒着，這多年來被壓伏的一羣，却已然長蛇一樣的，帶着鐵一樣的聲音，向縣城的那一邊撲過去了。

阱

杜 衡

胡麗珍小姐那一天回家的時候還不到四點鐘，她一走進自己底臥房，祇把披肩胡亂向榻上一丟，連高跟鞋都沒有脫，就在牀上倒下了；不一會，用塗着淺紅色寇丹的手指在左頰上撫摸一下，竟嚶嚶地哭泣了起來。

媽從前房這樣問：

「還沒到鐘點呢，怎麼回來得這樣早？」

「……」沒回答。

「今天不是禮拜六吧？」

「……」也沒回答。

媽走進女兒房裏，女兒卻故意轉過背去，不把掛滿淚珠的臉讓媽看見。

「你想，這樣簇新的一件絲絨旗袍，就在牀上躺，躺繃了還穿得出去！快換掉了吧。」媽正要從衣廚裏替女兒拿出家常穿的衣服來，卻突然發現情形很平常有點不同，便走近牀邊，把聲音壓低了，「怎

麼，你不舒服……你，你什麼事呀？」

麗珍小姐經媽這樣一問，便索性放大聲音哭著，一邊哭，一邊沙着嗓子嚷：

「我不幹了，這一回我怎麼都不幹了！」

「好端端怎麼又不幹？」

「……」

「怎麼，你臉上給抓傷了！什麼事呀，你告訴……」

「媽，你別問吧！」

「你知道媽多疼你，不讓你吃虧的……」

女兒翻過一個身把兩條腿向空中亂踢起來。「這種事誰讓你管呢！你走開，我請你走開吧！」媽底慰問反把她激怒了，叫她使起性子嚷，媽在眼前她簡直像一分鐘也耐不下去，她現在需要的祇是孤獨。

她這一份倔強的性子媽是知道的，沒奈何，祇好訕訕地走開，可是沒有離開那個房，祇過去收拾了女兒底披肩，在那張榻上坐下去。她記得女兒這樣使性子，鬧着不幹，以前也曾經過好多次的經驗。原因大都不明白，祇有一兩次女兒是說了。有一次，那是因為一個男同事邀她上跳舞場，她不去，聽了不好聽的話，就生了氣；另一次，她回家比較遲了，沒僱車，一個人在歸來的路上得得地走，後面卻有個完全不認識的人

追過來這樣對她說：『你住在那兒？我送你回去吧。我底汽車就在對面，我叫他開過來好不好？』可是每一次說不幹，祇要媽向她提起了一家底開銷，小弟底學費，第二天一清早，她就照樣會畫上眉毛，塗上口脂，在媽還沒有起身的時候就帶上房門出去。

『這一回我是不幹定了！』當媽隔了一陣，又用那些說慣了的理由來勸告她的時候，她卻祇這樣回答：『那些人，那些人，他們那兒還算得人哪……』

她彷彿想把受的委屈對媽說一遍，可是又停住。

哭是沒有停過的，讓眼淚洗過的臉上的脂粉零落了，使她顯得像比平常老了三五歲。她今年大致是二十二，不過是否確實卻還需經過考證，因為她在五年以前已經是商科大學一年生。

能夠在五年以前看見過她的人是幸福的；沒看見過的人，卻也可以找一些舊書報來彌補了這個遺憾。她很會說話，很活動，雖然並不是自己要，卻時常會製造一些材料讓人把她底名字排成鉛字在少男少女所愛讀的刊物登載出來，而那些刊物，僅僅因她底名字，彷彿就可以增加不少魅力了。可是她，實際上卻從來沒有給過任何癡癡癩癩的男性一些看得見的恩典。少女時代的夢想是太遼遠了：跟一個固定的男子逛公園，看電影，說着許許多多不必說的話，於是，把親戚朋友邀攏來喝一杯酒，隔一年，生下一個兒子，把一個廣大的前途換成一張兒子底尿布，而讓尿布之外的世界專讓男子去隨意播弄：這一類情形她想起

都害怕。她那一件不如男子呢，卻要把這樣遼遠一個未來讓他們佔了先着！她不但從中學到大學每一次考試都能把名字擱在許多男同學前面，就連限定十七秒鐘的時間跑百米，她也辦得到。

不幸就在五年前那時候，中年的父親因急性腸炎突然死去而把一個也許是負數的經濟結算留給了她們母女倆，和一個祇有十二三歲的，叫做祥禎的小兄弟。小弟看見薄得像一張紙似的屍骸舖在牀上，祇知道叫着「爸」一邊哇哇地哭，一點也沒有想到怎樣一個未來在等待他。許許多多表面上來幫忙料理後事，實際上是來跟死人算賬的親朋友女子們都來到了。媽焦急着，成天地對女兒嚷：

「阿珍啊，我們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媽，你放心。」麗珍小姐卻從來沒有這樣嚴肅地勸慰着，「我也受過教育，又不是孩子了，總可以想法子。」

「你究竟是女孩子，怎麼撐得起這份人家！」

「媽，現在時勢兩樣了。」

她確實這樣想：撐一份人家，男子做得到，她爲什麼做不到呢！在料理後事的那一個月之內，她剛巧應用了她底會計學的知識，把關於她亡父的一肢一節都仔細核算過。知識真是值得贊美的，它幫助她發現了意外的奇跡，她就興抖抖地去報告媽知道——

「媽，你放心吧，還有三四千可以多呢！」

「三四千，」可是媽對這數目，卻無需乎新知識底幫助就早已知道了的，「三四千也用不了一輩子，何況還得辦喪事！」

「真是，祇要教到我畢了業，還怕沒辦法！」

她用一種長兄式的獨裁精神處理了許多事情，憑着一份剛健的氣質什麼都拒絕了媽底過問，把現金集中起來，把一些性質不十分明瞭的股單和契據抵償了債務。誰不詫異她底能幹呢！不到三個月之內，她已經把什麼都料理得乾乾淨淨——這是一個不到二十歲的女孩子呢。雖然結果是跟預算案稍稍相左，一家人十足祇在銀行裏剩餘了二千元，可是，日漸得了事實上的明證的自信使她把什麼事都看得更輕易了。她第二次再一計算，也許二千元是維持不了三年之久的家用和學費的，便去買了幾份報紙來一翻就翻見徵求欄裏的

「聘請家庭教師。」

化十分鐘時間寫了一封信，又化三十分鐘把這封信譯成英語，封在一起，寄了去。不到三天就有了回信：每天擔任兩點鐘英算夜課，月薪二十元。她拿了信去找媽——

「你看哪，連郵票都化不了半塊錢本錢，小弟一年學費到手了。」

那幾年，像對於知識和技能發生了一種瘋狂似的信仰和要求。除了照常就學之外，在假期中她還學了打字，學了速記，還揀了幾門學校裏所不完全的功課到一個函授學校去補習。可是在這時候，在少男女所愛讀的刊物上出現的她底名字，卻已經逐漸褪去了當時那種絢爛的顏色。她沒有顧到這些：她想再等待兩年，她在畫報上登載出來的照片，將不是『永久的波浪』的頭髮，胸前戴一朵花，扭轉着臉笑，而要變成一根根垂直的頭髮，從方帽子裏邊披下來，而且說不定還會加上一面眼鏡呢，至於那青春的笑，便當然會成爲跟自己身份不能適合的東西，不能再讓人看到了。她對於這些像沒有一點惋惜，真的，如果到兩年之後，竟還有人會在她底照片旁邊題着

可愛的小鳥兒呀，

你爲什麼不飛到我籠子裏來呢？

這樣熱烈的詩句，那還成什麼樣子！

卻不料兩年放不到，當她跟方帽子的距離還差二十多個學分的時候，她們那個銀行存摺卻不肯等她一等把自己宣告作廢了。一家人吃的不能少，穿的不能少，屋子雖然換上一個小的，每月的房租卻同樣不能少。小弟祥禎進高中不到四個月，停不下，媽便又開始苦着一張臉——

『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要找一個人來幫忙她們開銷了吃的，穿的，和住的，同時還再幫忙她撈到那頂方帽子，她知道，也不是多麼困難的事；可是這會附帶着什麼條件，那就難說了。

「這些臭男子，就偏會利用機會呀！」

她心裏這樣咒罵着，她偏不要。

在可能找到的各種各式幫助之中，她祇接受了一封介紹信。華商××水火保險公司。這保險公司她是時常經過的，屋子很高，至少也有六七層吧。這樣高的屋子似乎給予了她底想像以相當威脅，她有點怕；也許不是怕，祇是一種沒有把握似的感覺。至少，這是沒有像應徵家庭教師那麼輕易了。那幾天，她特別把保險學來溫習，又準備好對答的話。她打算把自己說成會計學專家，而對於其它一切保險事業所需要的技能又都完全熟悉。於是，到了她認為已經準備充足了的一天，把自己混身上下打扮得乾乾淨淨，出門去，介紹信放在手提囊裏，僱一輛洋車，一口氣就來到那六七層的高房子門口。她記得介紹的人說的話，直接找俞經理好了；一進門，四邊望一下，便找到一個人問：

「經理室在那裏呀？」

「什麼經理室，這裏公司有十來家呢。」

稍稍怔了一下，「××保險公司。」

「在四樓。」

從電梯上去，剛跨出電梯來，一擡起頭就看見了那家保險公司底牌號；再推進門，是一個廣大的寫字間，她在門口站了一陣，使走到近邊一張桌上的人跟前又這樣問：

「經理室在那裏呀？」

那個人對她看了一眼，好一會，用大姆指向後面指指，「在裏邊。」

這樣上來誰也沒有阻攔她，她彷彿壯了不少膽，便在犬牙交錯的許多寫字檯堆裏往裏邊走去，鞋跟在地板下閣閣地響。經她這樣橫衝直撞走過，那地方像是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所有的眼光都向她掃射過來，她也開始意識到，把脚步放輕一點，走上一條穿廊，留心着每一個小房間底毛玻璃上的字，直走到底，她纔算把經理室找到了。她也照樣把門推進去；正這麼做她陡然想起應該先在外邊門上敲一下的，可是來不及，她已經到了裏邊。

那房間裏空氣是比較凝重一點，至少，在她像有這樣的感覺，總共不過三四個人，誰都坐在桌邊幹着各人底事；祇是在窗邊站着一個人，嘴裏啣一枝煙，像閒着沒事做似的。那個人聽見響動，轉過臉來看見了她，便走近一步問：

「找誰？」

「我找俞經理，」

「找他有什麼事？」

「有，有事情要跟他面談的。」

那個人像笑了笑，把大半枝烟向痰盂裏一丟——

「裏邊談吧！」

跟着走進一間由半截門欄着的套房；那兒祇有一張寫字檯，一張舒舒服服的圈椅，可是沒有人。

「怎麼，俞經理今天沒來嗎？」

卻不料那個人取着一種旋轉似的姿態，忽地在那一張舒舒服服的圈椅上坐了下來，一邊說，「我就是姓俞，隨便坐。」指着寫字檯邊的一個客位。

麗珍小姐這纔有點吃驚了；她一邊不自然地坐下，一邊對俞經理看了一回：年紀那麼輕，不過三十開外的樣子，頭髮又是梳得那麼亮晶晶的，一點也沒有她想像中的偉大企業家底莊嚴哪！可是她打發開了瞬間的感覺，翻開手提囊，把那封介紹信檢出來，交給俞經理，自己板起了一張想造貞節牌坊似的臉，等着俞經理彷彿祇把信看了一兩行，便又擡起頭來對她望一望，「呵，蜜斯胡，」微笑着說，「我在許多地方看見過你底名字呢！」

信很快地給看完，那種敏捷倒是着實叫人驚奇的，信給套在原來的封套裏，攔在一邊，又另外開始抽起一枝煙來。

「這事情張先生已經有信來提過了。」

「不知俞先生肯不肯幫忙。」

「好說，好說，——蜜斯胡，你打算在那一方面——」

「我打算在會計方面找一點職務，在學校學的是會計，統計，保險方面也多少知道，還有……」

麗珍小姐正打算把她所有的知識和技能一口氣照她所準備的報告一遍，俞經理卻沒有注意地聽，「會計方面末……」吟沉似地說，忽然又轉了口氣，「你在學校裏還祇差一年了吧？」

「是的，不過因家庭關係，恐怕暫時不能繼續。」

「蜜斯胡沒有結婚吧？」

她怔了一下，「沒有，」這樣答。

「尊大人現在——」

「已經故了快三年了。」

「可惜可惜。」隨後，又問她一些瑣瑣碎碎的關於個人的問題，頻頻拿眼光向她瞅着。臨了，跟她要了

地址，加上說，『那麼，我過幾天寫信來通知你好了。』

麗珍小姐在告辭出去的時候，心裏這樣詫異着：她學的是會計學，卻並不是家政學，那個人倒問了她許多家庭底情形幹什麼！回到家，她倒替這懷疑想出個新的解釋：大致關於她的能力，介紹信上已經寫得很詳細了，而家庭環境倒是對服務底精神方面很關重大的。她不知道自己底種種能不能叫人滿意；那幾天她心裏多少有點惶惶然，雖說還照例上學校去，可是對什麼都像怪沒勁似的。一回家，第一句對媽說的話就是——

『今天有信沒有呀？』

第四天，信是來到了。簡直有點像頭一次收到情書似的心境呢！拆信的時候，手指有點顫動；看了幾行，手指顫動得更厲害。狂悅使她忘記了自己，她像小孩子般擎着那封信跑到媽跟前，興奮地嚷：

『媽，那事情已經成功了！』

『有多少錢？』

『我慢慢說給你聽呢！』她拿着那封信，一句句解釋着；『他說他們公司正缺少專門人才，我去是再適當也沒有。他們把我派在審計課——媽，審計你懂不懂？』

『什麼審計？』

「審計就是拿人家底賬來對一遍，看它錯不錯。」

「你會對人家底賬？」

「讀了這許多年書還不會嗎？下星期就正式辦公了。」

「究竟多少錢呢？」

「你就是記得錢！——現在是六十塊，年年會加的，年底還有紅利分。」

麗珍小姐覺得世界真是值得贊美的。她甚至以為還差一年的學程讀不讀都沒有什麼必要了；她底能力自信已經超出在那些戴方帽子的人之上，而且這一層社會是會承認她的。她上學校去聲明了停學，上那家擔任教師的家庭去聲明了「另有高就」；她又買了些關於保險事實的書，以便使她底工作有着學理的依據。那一天，她跑了許多地方，忙了一個下半年回來，卻發現又有同樣的一個信封在等着她。

怎麼又有信來呢？她有點詫異；可會不會變了卦呢？拿這第二封信拆開卻意想不到地發現了一張俞經理簽名的，印得堂堂皇皇的請帖。這多少也奇怪：一開始就要到這些交際場上去混嗎？可是她知道這無論如何總得去。時間是在她上工前一天底晚上，她多少也該把衣穿等等像對保險事業的知識同樣準備一下的。

赴宴那一晚她把自己相當修飾了，那張想造貞節牌坊似的臉上也加上了輕倩的笑意，而且很自然

地接受着俞經理這樣的介紹：

「胡麗珍小姐，××大學底皇后。」

她發現自己一下子就成爲注意底中心；在這一類事情上的能力她本來不是平常的，這樣的結果也就不足爲怪了。

餐後打算馬上走，可是他們卻安排好跳舞的節目，而且她能夠懂得，誰都是希望她多停留一下的，她留着；誰都像願意跟她談幾句話，她談着。俞經理稍稍喝了一點酒，像蒼蠅似地黏在她身邊，夾七夾八跟她說起來——

「蜜斯胡常跳舞嗎？」

「現在不常跳。」

「喜歡嗎？」

「也覺得沒什麼意思了。」

「是的，時常跳舞也不是好的習慣哪。——喜歡看電影嗎？喜歡游水嗎？不錯，我還看見過你一張游水照片呢。」

「那恐怕已經是三年前的吧。」

「蜜斯胡還是一位運動家。——這個音樂倒不錯啊。」

「是的。」

「高興跳一回嗎？」

她像不怎麼關心似地站起來。她發現自己脚步都生硬了，快兩年沒有練習的原故。她意識到不要使自己底姿式顯得太難看，讓人笑話了去。可是在練習了幾次之後，她過往的能力就已經回來，自己底與級也像給稍稍引起了一點。

漸漸地忘記了時刻。到第一個客人開始告辭的時候，她看一看錶，想不到已經一點半。她急乎要走，可是俞經理卻說：

「慢慢等客人散完我送你回去吧。」

「何必這樣客氣。」

「很方便的，時候也太遲了。」

又等上了一些時候，等客人紛紛走散，俞經理纔陪着她一起走出舞廳，把她扶上一輛一九三六年流線形的汽車，隨後便自己也跟了進去。汽車在靜夜底街道上像彗星似地飛馳。在汽車裏，麗珍小姐端端正正坐着，不多說話，祇在必要的時候纔回答一兩聲。到了街口，說一聲「謝謝」，下車來，自個兒走回家去。上

了樓，發現媽還沒睡好，卻坐在被窩裏吸水煙；她去說了幾句話，叫媽好好睡，纔打着呵欠回自己底臥房。她還對住昏黃的電燈坐了一會兒，像沉思着什麼似的，然後，把一個鬧鐘拿過來校好時刻，纔慢慢脫了衣服，熄了燈。

鬧鐘在第二天八點光景就響了，把她鬧醒；雖然把眼皮張大像要費不少氣力，她卻仍然不敢遲延，急忙地梳洗着，穿上了一身比較素樸的衣服，踮起腳跟走過媽底房，一個人第一次開始上公事房去。到那邊的時候剛巧是九點正，她一分鐘也沒有耽誤呢。

她沿着照舊的路線，上了三樓，穿過辦公廳，穿過行廊，人們注意她，她沒顧到，祇自己推進經理室底半截門去——裏面一個人也沒有呀。

一個聽差模樣的人跟着她進來，不放心似地對她看。

「俞先生沒來嗎？」她趁先問。

「沒來，——有什麼事？」

遲疑似的，「我等一下好了，」後來這樣說。

「那麼請外邊坐罷。」

她無可奈何地走到外邊那個套間，揀了會客用似的角落坐下來。她有點懊悔來得這樣準時刻，她覺

得瞌睡還沒有十分醒的樣子；可是她提着神。那個公事房開始熱鬧起來，時常有人進進出出，而且進出的人們又誰都不會忘記對她望一眼的。起先還不覺得，後來時間一久，她卻開始顯得有點窘迫起來。她不時不刻看着錶，一直等上了一個半鐘頭光景，纔看見俞經理嘴裏咬着煙，像沒有看見她似地從外面走進來；她彷彿得救了，站起身喊：

「俞先生，俞先生！」

「啊，蜜斯胡已經來了，怎麼不裏邊坐！」

這一回纔覺得安心了，她跟着又走進經理室。

「你倒起得早，昨天不累？」

「還好。」

「來好久了罷？」

「正九點就到的。」

「啊，對不起，那真對不起了。」

俞經理脫了大衣，在寫字桌邊坐下來，看見桌上已經堆了不少文件。他皺着眉頭，把那些文件忽忽看了一遍，從身邊摸出一枝粗大的派克，簽了些字。這時候那聽差正送上茶；等聽差走開，他便把一堆雜亂的

紙片向寫字檯角上一推，回過似笑非笑的臉來對她上下打量着——

「蜜斯胡，昨天誰都說你舞跳得好。」

麗珍小姐不自然地笑一笑，接着問：「審計課在那裏呀？」

「這兒房間少，你暫時就在這兒吧。——怎麼，我叫他們準備的櫃子……」說着，他轉過臉去叫着
人鈴，「他們真是糊塗！」

聽差跟着鈴聲進來。

「怎麼，我叫找的寫字檯呢！我不是交待過了？」

「俞先生沒交待。」

「好好，現在快去搬一張來，就擱在這兒窗口好了，朝這邊，寫字不反光。」

「現在沒有空的櫃子。」

「叫庶務課去備吧，」說着，他隨手扯過一張紙片，寫了幾個字，交給聽差，「下午天一定要的。」

等聽差走了出去，也許俞經理正打算跟她說起審計課底事務吧，卻繼續不斷地進來了一些職員，跟他接洽着許多事，麗珍小姐怪沒意思地坐在客位上，呆沉沉地望着俞經理底臉。等到這些瑣碎的事務安排完畢，看看錶已經是正午散公事房的時候，俞經理又點起一枝煙，站起身，穿大衣——

「咱們吃飯去吧。」

麗珍小姐有點驚奇，難道又要請她吃飯不成！她裝做不十分懂得似地說，「下午是兩點鐘吧？我下午再來。」

「怎麼，一齊去呢！」

「那，那太……我回去還儘來得及。」

「何必客氣，今天還祇第一天。」

彷彿不由她自主，就像護送似地把她擁了出去，下了電梯，把她擁上汽車。

「俞先生，」在車上她說，「你不能時常這樣客氣的。」

「那自然，那自然。」

在一家高等的西菜館裏，麗珍小姐真覺得這情景有點使她不舒服；她感到不調和，就連自己底衣裳都跟這地方不能調和的。她老把頭低着，不說話。本來，早點心沒有吃，她應該有一個好的胃口，可是他祇能裝做不十分吃得下的樣子，甯可讓肚子餓着。天天這樣是攪不下去的，她心裏這樣想；也許這不過是第一，天往後就不會了。

那餐飯吃了相當長的時間，還是一起回公司來；她發現那寫字間裏已經安置好了自己底櫃子，她稍

稍定了心。她又問起了審計課底事務來。俞經理像是一下子說不出所以然來似的，停一會，纔說：

「現在，現在剛過月底呀，事情少。」

整個下午坐在寫字檯邊閒着沒事做，祇看人家忙忙碌碌，她着實感到有點無聊。她祇好把俞經理桌上的沒有翻過的報紙借了來，用從來沒有過的仔細把它一個字一個字看，總算把寂寞的時間對付過去。

那一天回家後她有點茫茫然，不知究竟是怎麼回事。媽問起，她沒有詳細說，祇這樣輕描淡寫地——

「事情很容易對付呀。」

兩天過去，三天過去，一星期過去了。俞經理確是沒有天天邀她吃中飯，她總回家吃了飯再去；不過星期六那一天卻又把她邀去赴了別人底會集。此外，她對於工作還是一點頭緒也沒有。每天，俞經理祇「託」她做些登錄信稿這類事情，「託」底態度彷彿表示這些原不是她底本分，而她底本分卻像永遠規定不下來的樣子。她對於這樣的日子幾乎有點非現實底感覺，似乎並沒有這麼回事，成天地祇在茫茫然之中經過。

祇有工作，切切實實的工作，那纔能使她對這前程底開始感到真實。可是還祇每天看看報，跟俞經理談些不關痛癢的話，這怎麼對付得過去呢！後來她甚至帶了自己底書上公事房，卻還是一點勁也沒有。她需要工作。就連跟她才能不相稱的工作，一交在她手裏，也像有一種難熬的飢餓般一下了就做完了，恨不能

再要添的，加添的工作永遠是缺乏着，她還是開下來翻報，翻書，自己去找不必要的事來做，還是不能把時間對付過去，她永遠需要更多的工作，而且是更切實的工作呀！

直到經過半個月，她纔開始有點明白了。公司本來是並沒有審計課這個部門的，現在有了，職員就祇有她一個。這爲她特定的部門卻沒有爲她特定的工作，一架整然的機器像是不需要這麼個多餘的輪子吧。可是她卻努力想使它成爲必要，她需要在這必要中表現她底能力。她要俞經理替她把歷年的舊賬翻尋了出來，她開始做了各種各樣的統計圖表，精緻地畫起來，還着上顏色，畫好，她總不忘記在角上用圖案字寫着：『審計課製』，以便使這單屬於她個人的『審計課』三個字獲得更真實的存在。她拿這些統計圖表給俞經理看，俞經理看了一會，笑着說：

『這些角上的圖案花真弄得不錯，想不到你還是個藝術家呢！』
便叫配上些框子，在會客室裏張掛起來。

像這樣勉強支持到月底，她一方面是確切地支了薪金，一方面俞經理又果然弄了些賬目來叫他核對了賬目是殘缺的，她希望俞經理能替她把全部賬簿都吊來。可是這怎麼辦得到！那些簿子都隨時需要應用的，殘缺的也罷，她多少能在那上面看出些道理來。她認認真真工作了兩天，卻給她發現了許多賬法跟最新的會計原理不能相合；她把成問題的地方都詳細記下，拿這些賬目交還俞經理。

「沒有什麼錯吧？」

「大錯誤是沒有，不過——」

她便把記下的紙拿出來，一條條仔細講着，她幾乎像在做畢業論文，把她底理論所依據的原書都列舉出來。最後，便鄭重地下着這樣的結論：

「這種賬法無論如何不對的。」

「不過這裏向來就這樣弄。」

「賬法不對就容易有流弊，使人無從查考。」

「你這話也不錯。」

「俞先生，我說這必需要改革的。」

「該怎麼改呢？」

她把那張寫得端端正正的紙交出。「這裏全有了，我把這個留在這兒吧。」

「好。」

麗珍小姐回到了自己坐位上。她到這裏已經快一個月，到今天纔算做了一件稱心的事。她轉過臉去，果然看見俞經理沉思似地翻着那些賬目；停一會，又見他在看着她那張紙，然後放到衣袋裏去。她感到安

慫了。經理先生畢竟不是那麼糊塗，隨時在試驗她呢。又隔了好多時候，她三次望着他；這一次卻發現他在翻閱着戲報，隨後擡起臉來說：

「今天大光明片子倒不錯呢！克勞黛考爾白，喜歡嗎？」

她今天倒彷彿很願意去看一場電影的樣子。

還沒有到散公事房的時刻就離開公事房，到了大光明門口，卻發現那一天映的片子是叫做：「She

Married Her Boss。」

「叫我來看這麼一個片子呀！」

「不好嗎？」

這樣說，終於走了進去，在兩個叫人注目的座位上坐了。

那一天從電影院出來，他們又走進了百樂門；談話中，俞經理頗稱贊了一些她底能幹。這種稱贊簡直使她陶醉了。她想到自己不久之後，一定會掉到一個更負責的職位；她甚至想到這一回的事也許會使會計主任生了氣，辭職，於是，俞經理也許就把她掉了過去。對前途的夢又美麗了。得意的事情總忍不住要對人講；回到家，自然是對媽說。媽卻這樣冷冷回答：

「你剛出去做事情，不要同事之間傷了和氣。」

經理這樣提起，她倒覺得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她不能太露鋒銜，遭人忌，以後事情難辦。

那幾天她特另注意了會計部幾位同事底態度，同時還意識地找機會敷衍着。幾天她像看不出一點兒不同的樣子，來她放下一條心。她開始想到在職方面讓步，固然是不應該，但到底不能做得太燥急吧。出了月，工作又從新變得鬆弛，她還是免不了要看報，要看自己底書。送到她手頭的工作，她已經懂得需要一種最遲緩的動作來做，那纔可能把時間敷衍過去。她甚至開始遲到；特別是如果上一天俞經理看到她回家遲，那更彷彿是名正言順的事實上，就沒有什麼理由，他也不會對她有那麼苛求。她祇焦急地等待看月底，月底邊那纔是她自己底日子。

可是第二個月底卻不能給予她同樣的滿足。那些賬法一點也沒有照她底指摘改；更使她不舒服的是，薪給單上並沒有她底名字，可是錢，她卻確確實實拿到的。

這一回的眼目祇核對了半天，就交還俞經理。

「沒有什麼錯吧？」

「沒有什麼。」

她回到自己座位上，默默想着，那一定是俞經理根本沒有把她底建議而他們提起；她這樣鄭重，而他，卻祇當是鬧着玩。公司根本並不需要審計課，不需要她。她究竟不是這麼傻，有些情形以前也隱約猜到了，

可是不忍就這樣相信現在，事實逼迫她祇能這樣相信着。俞經理要她來，不是過因為辦公室裏陽氣太盛，叫她來調和調和空氣的；而她底職務，既不是核賬，也不是造統計表，而祇是要他在他底交際場上扮演一個莫名其妙的腳角罷了。她回想起以往的種種情形，像發現讓人開了一個玩笑。她真有點不願意再幹下去。

自此之後，她便時常這樣對媽嚷：

『我不想幹了。』

可是現在，一家人底生活已經成了她底責任；媽無可奈何地祇好叫她遷就些。

幾個月之後她還加了薪；年底，俞經理卻又比賠償保戶底損失更爽快得多地派給了她一筆酬勞。現在，她是再也不去留心她底收入是否是公司正式的支出了，祇要拿到的錢是真實的，交給媽，可以付房租，可以賣米賣菜，那就什麼都不成問題了。人本來是適應環境的動物，如果環境祇需要她在臉上多搽上一些胭脂，她就多搽上一些胭脂吧。有時候在鏡子裏看見自己，她會想起自己縱然不能做成一個爲社會所驕傲的事業家，至少還來得做一個爲丈夫所驕傲的妻。這種女性感底起來，使她意味到另一個龍然活跳的生命是慢慢在死去了。

一意味到自己是女性，就誰也會把她女性般對待。在一些奇奇怪怪的報紙和刊物上又開始發現了

她底名字。她討厭着，可是機會卻會很自然地使她看見，特別是在她和俞經理底名字可以同時發現的時候。對這些，俞經理剛和她相反，卻像會感到特殊的興趣和滿足；他還時常過意跟她似是而非地談起，她卻祇好當面笑笑，背地裏自己心裏罵：

「這種人，這種人！」

有時候，這種謠言會是太近乎真實的，時間和地點也不弄錯，祇在緊要關頭加上幾句渲染，意味就顯得重大了。她想到這一定是公司內部的人攪的把戲，他想到平常自己太不敷衍人。可是她越想卻越煩燥起來，什麼人都要敷衍她那兒還過得下去呀！這問題始終無從追究起。明知道追究也沒意思了，她卻總是不舒服。她甚至會進一步猜疑到散佈這些謠言的就是俞經理自己；每當有這些材料供人交頭接耳的時候，俞經理，像反要證實這些謠言似的，愈是當着人家底面便愈是對她殷勤起來。那一副居之不疑的樣子簡直使她恨不能劈上一個耳光去；可是他沒有這樣做，她祇是加緊地提防。

「我不想幹了，我真不想幹了！」

她自然也想到，到有一天，俞經理對她也像她對俞經理似地失望了的時候，這種爲難的關係也會自出地結束。她一方面等着這日子，一方面卻有點怕。同時她却缺乏勇氣進行旁的職業；也許找一個固定的男子，管家，管小孩，那倒是更適當吧。她不知道眼前這局面會拖延到幾時去。

不過像那一天似的解決法她是倒沒有想到的。

那一天午後，俞經理吃了午飯還沒有上公司；那一間經理室裏是祇有麗珍小姐一個人，正茫茫然沒事做，對住窗外望，辦公室裏忽然闖進一位身體肥胖的中年婦人來。麗珍小姐回過頭去，那婦人一進辦公室，便像找尋什麼似地向四面看了一眼，於是走近來，臉上那副說不出來的神情已經暗示着什麼意外的事了——

「你是不是姓胡？」

「是的。」

「你在這兒幹什麼呀？」

麗珍小姐楞了一陣。「怎麼，我認也不認識你！」

「我正要叫你認識認識我姓俞，我是俞先生家裏人。」

「是俞太太吧，俞先生沒有來。」

「我不是找他，我是特意找你來的，」說着，那臉上的樣子更變得奇突了，又忽然從身邊抽出了一張小報，「你看看這個。」

麗珍小姐接了過來，看着，自然又是那些似是而非的消息；而在這一回的消息裏，她還發現了一些最

叫人難堪的字句，她開始變色，胸膛起伏地喘着氣。好久，她纔用一種略帶顫抖的聲音說：「俞太太，這種謠言你那兒能相信的！」

「謠言嗎？」俞太太聲音卻突然響了，「你外邊去聽聽，誰不知道得清清楚楚，還賴得掉！」

「你不能，不能這樣隨便侮辱人的，你要證據。」

「這不是證據，還嘴強，你這不要臉的！」

「你，你……」

想不到俞太太提起手就打了她一個嘴巴。

兩個女人底吵架竟引起了外邊辦公室那些人底注意；他們都把手頭的事放下，圍聚了攏來，把她們拆勸。俞太太開始指手劃腳地講。麗珍小姐簡直氣憤得連對方說些什麼話都沒有聽清楚。她祇希望這麼許多圍聚起來看熱鬧的人之中也許有人會替她說句公平話，替她解釋。她自己，就連解釋都解釋不清楚了。

可是他們祇這樣勸着：

「俞太太，平平氣吧，這種事一下子也攪不清的。」

麗珍小姐眼睛裏含着兩包淚水，她卻不願意當着這許多人底面哭出來，勉強把淚水嚥住；她祇帶着

哭音嚷：

「你們這班東西，你們……」

像有天大的理由都說不出來的樣子，她停了一會，忽然轉過身，拿起自己底披肩，就走。沒有人阻礙她，也沒有人追上去跟她說一句慰藉的話。她一路走出去，吸着鼻子，咬着嘴唇，拿出手帕來遮在臉上。一上街，價錢也不講地跳上一輛洋車，回家來。

回到家，她是禁不住放聲哭了。

「這班人，這班……」

媽始終沒有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可是也覺察到，這無論如何跟往常使孩子氣的性子有點不同了。她坐着，候着，撲撲地吸着水煙。等上好久，看她筆稍稍了哭，纔又過去嚙嚙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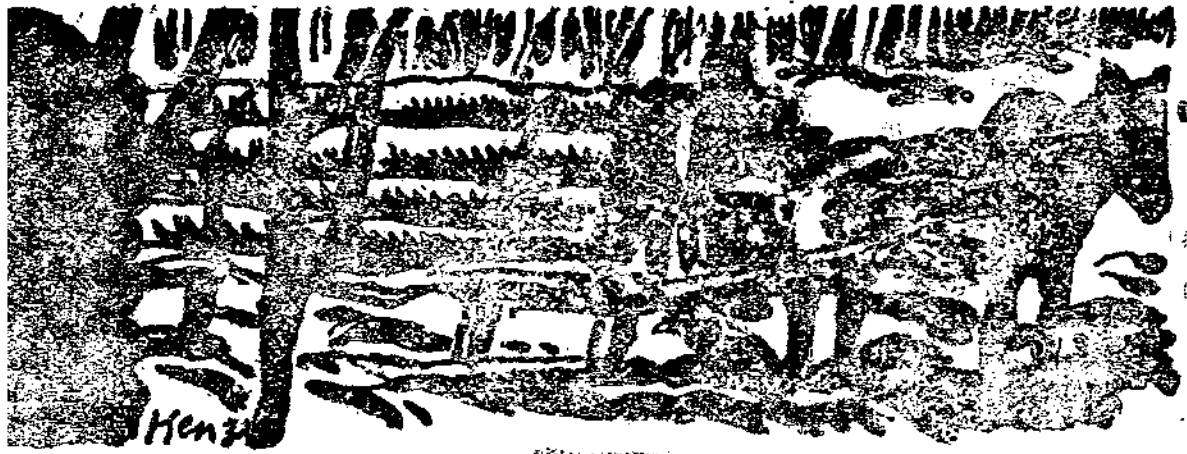
「你總得想想一家人……總得敖到小弟畢了業……」

「……」

「究竟什麼事值得嘔這樣大的氣！」

卻不料女兒在牀上翻過身——

「媽，你這樣逼着我，倒不如乾脆把我賣到妓院裏去吧——這一回我是不幹，不幹，不幹定了！」說着，便又哭了起來。



潮

張春橋

許華回到家裏的時候，已經九點鐘的樣子了。

躺在床，心腔里還好像給什麼熱東西塞滿著，血管澎漲得要裂開。

她住厭了的房子，今天好像格外寬大，灰敗的牆壁變得興奮了，剛剛想閉上眼睛，那一位異國人底強大的呼聲就把她推醒了：

「烏——拉——烏——拉……起來！起來……」

接着是一條長城樣堅強的行列在他眼前走過，步伐是沙沙地，那樣整齊，那樣有力，歌聲調整著步伐，步伐強大了歌聲……一陣掌

聲……波浪似的手臂汹涌著……

街上的汽車沙沙地飛過的聲音，隔壁的琴音，把她移到會場上了。

她從來沒有看見過這麼多的人排着隊，冒着險……

睜着眼睛，怎麼也睡不着覺。

「還是不幹了吧，這痛苦的職業……」

望著興奮的電燈泡，他又把這念頭點燃了幾次，她這樣想，却總沒有勇氣來做。今天，她看到那許許多多的在她看來是自由的人們，不許她們是搽著粉，塗著口紅，或瘦黃著臉，却全手臂挽著手臂，四個人一排，四個人一排地高唱著歌曲，高呼著口號；她就討厭自己底職業。

「我完全是一個騙子！」她有一次跟余在田說：「我每天把自己都不承認的話教給人家……」
余在田並沒有辦法來解決她底煩惱：

「你暫且在這里，不然生活也成問題。我看有沒有新的夜校成立……」

今天余在田告訴他說，幾處新文字班需要人去教，許華是可以去的。但是詳細的情形還必須待兩天才知道。不過，在一個人厭倦了一種生活的時候，第二種生活雖然不見得比第一種好，他總是去就第二種的。許華很自然地答應了，並且跟他約下：

「一定了吧……我看我那個地方也不好，他們也不見得能叫我做下去，主任來了一位親戚……」想到這里，許華安了一下心，聽聽四周，只有遠處的汽車輪響起的聲音了，弄堂里死沉下來。她數着背頭，把眼睛閉上。

人的海……臂的浪……汽車的輪聲，全變成掌聲和口號了……



許華底「痛苦的職業」是學校教員。

當她從××來到上海的時候，她找她過去的朋友一位也找不到，恰巧有一個××學校裏徵求教員，而她底應徵又得到了「勝利」。可是，痛苦也隨著這「勝利」來到了。

第一天，她把那些書籍看了一遍的時候，心裏就有些氣憤。

「騙子！」

但是，她却沒有勇氣從這個職業上走下來。在過去，生活給她的鐵青色的臉子使她底心沒有一會兒安甯，她害怕飢寒，害怕沒有方法來維持生活的時候跟著來的痛苦。

「唉，我到朋友的時候再說吧！」

她看完第一冊的讀本時候這樣說。同時用手拿過一打印就的通知書往上填寫：

×××君：

我們查得你是一個失學民衆，依照□□□□的命令，你應該補受識字教育。

現在我們在××小學內辦了一個識字學校，你應該從陽歷×月×日起，每天在×午×點鐘，親到該校本讀書一點鐘，三個月畢業。學費不收，書籍奉送。你若到了那天，不去讀書，那我們就請公安局傳你去罰款或拘役。

讀書究竟是好事。×月×日×午×點鐘，請你一定要去！不可忘記！

通知書底效力不能說不大，在開課的那天大半都到了。

許華站在講台上不想多講什麼話。她知道這些大大小小的男女全是在生活里磨煉著的人；那個叫做蔣玉珍的女孩子看上去不到十六七歲，在生活里受的苦難却是許華所比不上的。那一位已經二十歲的左右的跟蔣玉珍一起來的馮阿金更使她不敢多說話。

「騙子，我在騙人呵！」

她把別人叫她說，自己也想說的話攔在一邊，把課本掀開：

「第一課，題目叫做『做工』。她停了一停，「大家看書本……」

底下的頭全都低下去。不過許華看出來他們並沒有注意書上的畫，更不會注意那些字。她只好裝著咳嗽了一聲。全部視線全集中在她這裏。許華很敏感地看出來，那些視線都是帶著怨意的。她不能多管這些，於是聲音問道：

「第一行誰認得……大家都看一看。那一位認得舉手……」

一隻發黑的小手舉起來了。那一張小臉她是識得的，是蔣玉珍。

「那麼，你讀一讀。」

全教室裏安靜靜地聽著蔣玉珍底強壯的聲音。

門口進來一位穿制服的高個子，帶著近視眼鏡。大家底眼就都從蔣玉珍轉到那人身上了。那人却一聲不響地走到教室的後端，頑強地站立著。大家底注意就又轉回來。

許華把蔣玉珍念的幾個字寫在黑板上。

回轉過身體來的時候站立在後端的人正向她看著。那眼光黑色含著一種叫人討厭的諂媚。許華沒有理他，開始教這一羣人念。目爲第一二兩句都是識數字，大家也多半認得，就開始念下面的兩句：「人人要做工，天天有工做……」

但是，當她剛剛念了一遍的時候，蔣玉珍那孩子就站起來了：

「先生！我姐姐就沒工做！」

「是的，先生……我哥哥……」

「是的，先生！」

教室裏亂起來了。

立在後邊的高個子用粗喉嚨吆喝似地喊道：

「不許叫！不許叫！」

許華真有點著慌了，但又不敢表示出來。裝得很鎮靜地樣子對大家說：

「不要吵，不要吵，講下去……」

看一看那位高個子正板著臉用發怒的神氣注視著蔣玉珍、馮阿金、陳根弟好幾個人底眼光又都落在他身上。許華知道這是不好的現象，就用手向空按了按，像要把這裏的不安按下去似地，先叫幾個人把精神注意到書本上，然後對高個子說：

「陸主任，請你先回去，這裏我們就要下班了。」

「這成什麼體統，教室秩序……你記下那幾個人名字來！」

說完，又發怒的看了一眼，走出去了。

蔣玉珍不服氣地把拳頭向前擡了擡。嘴巴一撇，低低地說了聲：「服氣你！」

大家幾乎都要笑出來。

許華鎮靜而嚴肅地用手拍一拍桌面：

「大家安靜一點……現在，我們」

「Ding~~~~Lin,……Ding~~~~Lin,……」

一點鐘完結了。

許華只好說了聲「明天見，」散課了。

那一羣人好像得到了解放似的，衝出教室。

「你回去不晚嗎？——快走吧！」

「我還要到姐姐家去哩。」

許華看着他們走了。他們好像並不關心所學的。

晚上，她一個人在屋里把一天的生活回顧一下的時候，搖搖

「我是一個騙子！」她想：「可是，這些人沒有一個人受我底騙，像蔣玉珍那樣年青，也懂得我嘴裏念

出來的是假的……不幹下去吧！

有人敲她底門。

「進來！」

高個子。臉上堆滿了笑容。進門以後，用手拉一拉自己底制服，微微地鞠了躬。當許華請他坐的時候，他就沒有一點客氣地坐在椅圈裏了。坐下以後，他從懷裏拿出煙捲來，點燃了，吸著。

「陸主任有事情嗎？晚上來做什麼？」

許華看著他底動作，感著眉。待他坐定了才問他。依照她想，也許是來詢問蔣玉珍底名字的。她看著他，他把身子向後仰了一仰：

「沒有什麼事。——你一天太辛苦了！」

「唔。——沒有什麼。」

「許女士太用功了，——將來還預備升學呀！」

「嗯。」

「不要客氣，我們同事如同兄弟妹妹，大家可以互相來往的。——你們那班……」

「陸先生，我今天有點頭痛，請你早一點——」

有人敲門。進來的是蔣玉珍跟別一位女孩子。

「這就長許先生，」她指指許華，又瞞了高個子一眼，「這是我姐姐。」

許華請他們坐在床沿上，可是她們不坐，說是一定要就走的。

「許先生，我和我妹妹預備到天津去……」

「到天津去！」陸主任重述著，「故意逃避……」

「陸先生請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好吧！」她開了門，等陸主任遲遲疑疑地走出去以後，才請她們坐了。

「你們不在這裏了嗎……天津……」

「天津東洋人開了幾家廠，我們去那裏……」

「唔……他們來這裏找人嗎？」

「是的。」

「都去呵……唉，蔣玉珍很聰明的，我很喜現她在這裏，我還想加些力量單來教她呢！」她停了停，看蔣玉珍底姐姐不說話，就又說：「你們不是很願意識字嗎？」

「許先生，我們那能不願意呢。可是，我們還得找飯吃……再說，中國字那麼難，學上幾年中什麼用呢。……好吧，許先生，我們來就是來說一聲，免得有什麼不好……我們要走了……」

許華跟蔣玉珍見過才幾次，可是她非常喜歡她。她是那樣地聰明伶俐。如果生在「好」的家庭里，現在正是做學生的時候，她看第她那一對眼睛，就伸過手去拉著她：

「你也去天津呵……你還念書嗎？」

「不能念了……我姐姐教我認字。」

「嗚，還有這麼位好姐姐……你們去吧，我可以替你們說一下的……」

一直等到她們底背影消逝在黑暗裏，她才走回來。她真喜歡這孩子。而這孩子又有這麼好的一位姐姐。現在，她跟著她姐姐走到一條路上去了，那麼，在將來，也一定會更強健起來的……

她把燈熄滅以後，還回味等那幾句話。

「我們願意讀書識字，但是，我們還得找飯吃……中國字……」

這幾句話不但是蔣玉珍底姐姐這樣說，在她們學校的對過牆壁上也這樣寫著：

「我們要識字，也要吃飯！」

而在另外一天的黃昏，她散步在一塊草地上的時候，她看見了她底學生陳根弟。她想過去問問她爲什麼今天沒來上課。可是他一看到許華底影子就跑了。

第二天，陳根弟被警察強迫著送到學校裏來，陸主任把他吵罵威嚇了一頓後，交給許華了。

林根弟底年紀只是十歲的樣子。他從進來就沉默着不發一言，等到許華把他領到許華底屋裏，讓他坐在椅子上的時候，他却像一個破裂的輕汽球似地哭了。

「你怎麼哭了呢？——不要哭……」

陳根弟老是哭。許華就勸他。

「我，我，我不能念書……」他抽抽着說：「我媽病啦，我爸成天喝酒……回來就打人，要錢化……我，我去拾破爛換錢……我不念書，我念書就不能拾……爸成天罵……書是富人念的？聽他吹牛！狀元還有窮人中的……給飯吃，給酒喝，咱就去念……」

說着說着聲音大了些，像他爸那麼高的喊，喊過了，不由他地亂抽抽。

「好啦，你不要哭，」許華用手巾替他揩着臉，「你不認字多不好，還是來上班吧。」

「爸打我——還打媽，說媽發瘋叫我識字……」

「這是官家叫你來的，不能顧你媽，也不顧你……」

「我要走，」他從許華身邊移開脚步想走，「我去拾……」

「不要慌，等等看，」許華拖住他，「你看你底臉弄髒了。我替你擦……」

但是，他拗拗不過陳根弟，他掙扎跑開了。

許華咬著嘴唇。她真不知道怎應好。她明白陳根弟爲什麼不來，也明白蔣玉珍爲什麼要走，她都沒有方法使這事情不發生在她底四周。聽陸主任說，幾乎每個學校都是如此，——

「要不是公事，誰管這個！」

按照章程來辦理也不成。陳根弟底母親病着，父親不在家。陳根弟不在家，罰金或拘役都沒法子執行。到後來，人漸漸地少起來了。

就是那幾個人每一次上課還得不到安甯。

許華感覺華很痛苦。

「我是個騙子，這些人又都是內行……」



許華底苦惱一直延續了快要兩個月了。就在那時他碰到了余在田。

余在田是她在××時候的同學。不，加道不麼時候來的上海。

當「十二·九」底北風刮來了北平學生們在水龍頭和大刀片底威脅下爭鬥的消息的時候，許華簡直辦了一樣。雖然陸主任守著她常常地罵那些學生，或者帶一點敬告意味的表示誰讚成北平學生是不允許的。她時常跑到街上去，她希望能夠遇到長的行列，而在那行列裏又有她底朋友。她是知道的，上海

有她很多同學。

可是她沒有想到碰到那個好。當她看見余在田拿著一捲傳單領着叫喊的時候，心裏跳起來了。及至從嘴裏聽到很多同學在在這裏的時候她，高興得很幾乎要流淚了。

余在田現在並沒有讀書。他在一處夜校里教國文。

「我們那裏的學生真好……他們，勇敢，沈着，富學習精神，現在他們都學新文字了。」

「我呢，」許華對他說：「我是一個騙子，可是我底本領又不成，現在是痛苦死了！」

「現在你還可以教下去，過幾天有機會你可以去教一點書，——最好你先學新文字。」

「教下去，——真是痛苦得很……」

從每天吵着「痛苦得很。」

翻着書，走着路，說着話，全像給什麼網綁着似的。

只有她讀著余在田拿給牠底書的時候，那繩索才解開了。不過，一種新的楚痛來佔領了她底心。她從那些書裏看出自己底生活是多麼可憐多麼矛盾。

「三八節」回來的第二天她底心神因為過度的興奮而顯示出不安。

早晨的太陽從窗櫺里射進來，落在桌子上，溫柔地拂着明天落上的塵埃。

她起來的時候外邊已經有幾個學生早早地跑來了。他們在院子里吵嚷着。很雜亂。不過在雜亂中却有一個中心。他們在談它昨天的事情。

「這些事他們倒熱心。」

許華一邊洗着臉，一邊翻着當天的日報。關於昨天的紀載都很長。她索性把手巾放在臉盆裏專來看報紙。上面詳細她記載着昨天的情形，她又好像回到昨天去了。

一個學生推門進來，什麼也沒說，就朝他大聲吵起來：

「許先生，昨天我看到你，你……」

「呵……你來得早呵，」她故意地說到別的地方去。「你們就要畢業了呵，可是你學會了幾個字……會寫信了吧？」

那個學生呆呆地不知道怎麼回答她好。

「你昨天去玩去來嗎？——禮拜天……」

「是呵，許先生，」他又恢復成進來時的樣子。「我還看見你來哩。」

「呵……走出去玩吧！」她領着她出來。「不要說這些吧……」

「嗯？」學生懷疑地問她。「先生還去來哩，陸先生也去來！」

她剛一走到院子里，一羣學生都圍過來，吵讓着。

「許先生，教我們唱義勇軍遊行曲呀。」

「我們會唱大路歌，許先生領我們唱吧！」

有一個還跑到她跟前說：

「陸先生真壞，看見我們就瞪眼，還用一個小本子記人名哩。」

許華底耳朵簡直應接不過來，東一聲「許先生」，西一聲「許先生」，有些從來不跟她說過一句話的人，今天不知道怎麼那樣親熱熱過來跟她談。她站在學生羣裏，好像又年青了幾歲似的。她剛跟這個談了一句，那個又來了，幾個得不著跟她說話的人，就大聲地唱著義勇家進行曲，年青的喉音顯得嘹亮而中聽；她正跟別人說着話，嘴不自覺地跟著哼……

「我們要萬眾一心，同着敵人底炮火前進，

冒着敵人底炮火前進，前進，前進……！」

高個子閃進他們興奮的眼裏了。他底近視眼發怒而又胆怯地藏在鏡片後頭。

大家不唱了。

「唉，怎麼忘記了呢。」

許華分外地不舒服她知道陸主任是多麼生氣她跟學生們在一處唱歌今天又是唱的他頂討厭的進行曲她看著沉默的學生仇恨地注視著陸主任底高個子高個子就可正在生氣。

一直到上課的時候，學生們才對她說了：

「高個子該打倒！」

「他不叫唱進行曲，漢奸！」

「唉！」她鄭重地說：「不要這樣說，他要把你們拘起來。」

「我爸爸有斧頭，他不敢！」

「好，不要多說話，看書到個第……」

「先生，我們要學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先生，我們……」

「不要吵，聽我說——講完書才教！」

「不，我們不念書！」

「不，我們唱歌！」

許華一點辦法也沒有。她知道這時候學生們底血是多麼熱，喉里多應癢，他們需要唱歌；她自己也需要

「我自己不該再騙人了！」她低下頭看著那冊課本，「教他們唱吧？」然而，「不能，那是很危險的！」

「許先生，快些教我們呵！」

「我們要唱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好我們唱」許華不知道怎麼說出來了：「一，二，三，……」

整個的小教室里被歌聲充滿了。院子裏，天空上，都飄揚著他們底歌。

許華真喜歡那一張張的嘴，不管他是蒼白或紅潤全都會唱。

一陣皮鞋急燥地響過來，停在教室門口了。

大家底眼睛一致地射過去：高個子，陸主任。

他臉氣得有些發白，用牙齒咬著下唇。

大家沒有注意他似的唱著，調子像加強了一點。

「蜜絲許請到我這里來」

「下課再去」

「不上課了，就來」

許華把書本往桌子上一擲，跑下講台來；跟著高個子往辦公室裏走。後邊的學生們預想著一件恐怖的事情發生似的尾隨過來。可是陸主任把門一關，外邊的人是看不到了。

許華坐下以後，陸主任不言不語地從衣袋里拿出一封信來，是用新文字寫的，可是每一行下邊，都像譯電報似的給繙出來了。那是余在田寫給他的，並不長，只是說他他今晚上去一次，事情是沒問題。許華看完信以後，把信折好放進自己衣袋裏，裝做不知道怎麼回事似的，問道：

「你說有什麼事情嗎？」

「我早說過，不能叫那生去和那些搗亂份子在一起，你却去參加遊行示威；今天又教學生唱歌，這樣，你預備把學生教成什麼？你忘啦你來學校的時做告訴你的話，辦這種學校，老實不客氣地說，就是想把他們拉住！」

「你說這些有什麼意思呢？你要怎麼辦？」

許華把臉向著另一方向說。她不願看見陸主任底難看的臉子。而余在田底信又給她了許多勇氣，或者說是鼓勵與保障。

「現在，這學校要結束，請你自己準備一下吧！」

「這是很容易辦的！」

陸主任也不答覆她，從抽斗里拿出一本小簿子來，上面記滿了人名字。——

「這麼多的人都是我們學校裏的人……教他們識字做什麼，不識字什麼也看不懂……」

「滾吧，她想罵：他們看不懂還有嘴讓哩……你們又教會人家幾個字？」她沒有罵出來，就起身走開了。

「出門，一羣學生正候著她，看到她出來了，

「叫唱了嗎？」

「不叫唱打死他！」

「你們唱吧，」她說，「誰也不敢怎麼你們的！」

她從人羣裏跑出來，走進自己底屋裏，俯在桌上給余在田寫信：

「……我告訴你的，是這裏即可結來了。以後的日子我不會再騙人。這裏的也不會再受騙……現在

他們正唱著歌，聲調是那樣壯美。這歌聲像發怒的潮水一樣，將把一切障礙都沖碎，洗淨。

「……我忘不了三月八日，它給我了勇敢……三月八日是潮水汹涌到各地的開始，你看，它是多麼

壯美，在它底力是下，一切阻碍都變成平沙了……」

「你聽，他們在大聲地唱……」

放下筆，聽著外邊的歌聲。

獨身漢

舒羣

一個很好看的美國姑娘，她的頭髮和她的眼睛一樣，都是金黃色，睫毛長得會使人疑心那是假貼的，臉上常常塗着一層年青的油彩，赤着腿肚，穿着一件薄薄的紗衫，薄得已經遮不住她白色乳兜上的白色花紋。她每處全像一個年青的女伶，絲毫看不出她仍是被寄養在母親的手裏。

給我補習外國語的先生，就是這個姑娘。我剛剛學了兩個月，我們已經很熟識了。不過我學的外國語却沒有什麼成績，當每天我到她家的時候，也祇能說這一句話：

「古達茂寧，維兒斯！」

於是她立刻又還給我一句：

「古達茂寧，古達茂寧。」

然後，我們便談起中國話來；我們總是這樣，在沒開始讀書之前，我們要閑談幾句，所以她的中國話，也一天比一天地熟練起來。

這次第一句話她就說：

「今天太熱了，讓我到松花江邊去教你吧！」

她說完了，就打了一個嚏，把兩手緊握，在頭上撐開，起勁地曲向背後去，讓前胸凸高起來，讓乳頭幾乎擦裂她的衣服。

「昨夜，你沒睡覺嗎？」我問。

「失眠了。」

「哼！」

「怎麼？」

「哼，不是失眠啊。」

「睡不着，怎麼不是失眠呢？」

「我知道，你是想——」

「想什麼？」

「你想個男人！」

她的臉紅了；最是她那兩頰，每個毛孔都好像浸透着斑斑的血滴。她拍着我的肩說：

「你小孩子，懂得什麼。」

「當然懂得年青的姑娘，總是想男人。」

「那麼男人呢？」

「男人也是一樣。」

她默默的神色，從她家一直到江邊；爲了尋覓我們的坐處，她才說話了：

「坐在那裏？」

石塊築成的江壩下，已經被人家佔滿了：洗衣服，釣魚，乘涼……固然還有許多空閑的位置，可以容下我們。不過那裏似乎不能容我們安心讀書。於是，我們走到水上俱樂部旁，在一株老樹下的大石頭上坐下了。

我的眼睛向身外繞了一圈，前面是流走的江水，一條波流擁擠着一條波流；身後是那座壯觀的水上俱樂部，一個不太窮的人，總是在吃過一杯茶或是一杯酒的。她就在背着那房角的某一處給我，可是處處都貼滿了廣告，我終於沒有望她所指給我的是什麼。然後她說：

「我叫你看那張廣告！」

那張廣告一半是英文，一半是本部重金聘請名琴師貝特遠道來哈……

我不明白她的用意；她自己却興奮地說着：

「貝特很有名，也很年青呢。兩年前，我跟媽媽在紐約聽過他，我的手都拍腫了。幾天前聽說他要來了，真沒想到，真沒想到在這裏還能遇見他。後天我一定到車站去歡迎他！」

我更加不明白他的意思，最後她不自然地對我說：

「我要領你來聽！」

她又說了貝特的歌曲是怎樣好聽。於是無形中引起我們唱了伏爾加船夫曲。

我讀過書走回去的時候貝特來哈的海報已經貼遍了每條街頭。

並且在貝特來的那天，報紙的本埠版上載了一段三號字標題的消息。

第二天我到維兒斯家去，沒有遇見她。她預先也沒有告訴我：她有什麼事情。她的母親比例着對我說了許多話；可是我不懂。

我走開之後，順便沿着江邊逛着。

淡青的天空中，有幾塊白雲飛散着，垂落到天邊，遠處的江面上，這天的晨風却夾着幾絲清冷，吹打過

來，使我的肩抖索幾下。意外地在我坐過的大石頭上發見了維兒斯。她一個人坐着，一手托住下額，手肘撐在膝蓋上，眼睛呆直地停留在遠天的某一點上。

「你怎麼到這裏來了呢？」我跳過去問。

「天氣太熱！」

「不，今天不熱！」

「是啊，我病了。」

她是像一個病人，兩頰比平日瘦削些；且失去了那年青的姑娘所特有的色采，不過當我注視她的時候，又淡淡地紅起來。然後，她走了，說是到醫院去。剩下我一人，在大石頭上，望着眼前的渡船和遠處的布帆，嘴是無意地唱起伏兒加船夫曲，當我唱到——

……世界誰聽吾歌聲，祈禱上蒼，誰能救我們，我在呼喚自由與平等。

——便有…… 1 4 3 4 3 2 | 1 6 2 6 . 0 | 1 . 1 1 7 6 5 | 4 1 6 . 0 | 1 . 1 1 7 6 5 | 4 1 6 . 0 |

隨伴我的歌聲，在水上俱樂部窗里漸漸地加高起無，又漸漸地近了我的身邊，斷掉之後，我立刻聽見這種聲音：

「古達茂寧！」

這個人健壯的體質，正是在中年，所有留在衣外的皮膚，全是一樣的漆黑色，厚厚的唇邊祇留着窄窄的細縫，讓牙齒露出一條潔白的線條來。雖然他是極陌生的；但是我們不能不回答：

「古達茂寧！」

他再說起話來，我祇是搖動着手掌回答他。於是他把頭向我身邊垂低些，用俄語問：

「你可以說俄國話嗎？」

「可以說一點兒。」

「你是住在哈爾濱的人，一定說得很好啊！」

「你說的這麼好，你也是住在哈爾濱的嗎？」

「不！不！」

「那你是住在那里的？」

「世界上！」

「你是那國人？」

「世界人！」

他的話在我聽來是極新鮮的。所以我願意再多知道一些：便又問：

「你是新到哈爾濱的嗎？」

「是的，還是兩天前來的。」

「從那里來？」

「舊金山，兩月後再回紐約。」

「來哈爾濱做什麼？」

「做什麼？」

「啊哈，多遠的路程，是來逛逛嗎？」

「不，這就是我的生活。」

「你的名子？」

「貝特。」

於是我們的手，像被讚在一隻手銬上了。

但是我告訴維兒斯的時候，她却說：

「你不要騙我！」

「你才騙我呢？」

「爲什麼？」

「你說還要領我去聽貝特，怎麼不領我去呢？」

「我自己才去這兩次。」

「哼，一次都沒有領我去。」

「我總領你去一次就得了。」

我已經和貝特做了很好的朋友，自然可以隨便去聽。並且我常常到他的住處去，每次他都誠意地留

我吃午飯，讓我靠近他坐在蒙着純白桌布的桌邊，讓我指出我所願意吃的東西，所以我每次都要說：

「你我太待好了。」

同時他也說：

「你待我也太好了。」

我奇怪他的話。於是他又說：

「在我有了你這個小朋友，誰能說不是我的幸福呢？」

「那麼，你孤獨嗎？」

「一個人，多少年了！」

他喝盡了一杯酒，他的臉沒有紅，反而加重了原有的黑色，盡量地讓眼睛合攏起來，使眼角眼成幾條皺紋在抖動着——他彷彿沉入疲倦的困睡之前了。

「那你沒有女人嗎？」我問。

「女人有過。」

「現在呢？」

「沒有了，永遠沒有了。」

我推動着他的肩膀問到幾次，他終於也沒有說給我畢竟是因爲什麼。不過，他却在自語着：

「……一個人走遍了多少地方啦……」

「你去過什麼地方？」

「紐約，莫斯科，東京……」

「那麼這許多地方就沒有你的一個女人嗎？」

「我才告訴你了；有過，日本的，俄國的，美國的，可是現在沒有了！」

「因爲什麼？」

「你還年青，懂得的太少了。」

他一口氣力讓一隻酒瓶空空地倒在地上了，暴烈地叫起來：

「我不要什麼女人！」

然後，他就從伏爾加船夫曲的中間唱起來了：

「——世界誰聽吾戲聲，祈禱上蒼，誰能救我們，我在呼喚自由與平等。」

這時候，我看他的臉。他的手，他的腳，沒有一處不是在憤抖的突變中。我便告訴我可以給他介紹一個女朋友。他說：

「我不要，我謝謝你的好意。」

我以為他是不好意思，才在淡笑中拒絕了我。

不過，我再講給維兒斯的時候，她輕快地笑了，雖然她還在說：

「你不要騙我！」

但是他已經換好了一件淡青色的衣服，我從認識她，沒看見她穿過一次。而且在衣領上結了一個大的蝴蝶花，重新染了嘴唇。她的母親看見她驚奇了。

最驚奇的還是貝特。他從床上跳起來便呆住了；祇有眸子在他的臉上格外鮮明地轉動着，望盡他小間房裏所有的東西：衣廚，寫字台，鋼琴，散堆着的琴譜……最後落在我的身上。他始終沒有看一看他身邊

維兒斯伸出的一隻手；後來，還是我扯動他的手給維兒斯握起來。他們的視線互觸了一下，又各自他移開去。讓從窗邊透進的陽光，悄悄地爬行着，由一邊爬到另一邊去。結果，他們同時說了一聲：

「古達栢！」

貝特把我留在他的房間里暴怒着：

「你這小伙子，怎麼這樣荒唐？你怎麼把一位高貴的姑娘領來？」

「高貴」兩個字是在他的牙齒間流出來的。

「爲了你，」我勇敢地說。

「爲了我？」

「不是爲了你，還是爲了我自己嗎？」

「是爲我，那也是傷害了我！」

我聽了他的話，幾天來都不暢快，甚至避免與他們會面——不管是貝特，或是維兒斯。所以我損掉了幾頁課程沒有學習。

那天我爲了探詢些消息，又跑到貝特那裏去，我看他歡快地整理着幾封信件。我問：

「什麼地方來的？」

「那是紐約，那是維兒斯。」

「紐約的是什麼事情？」

「有一個戲院約我幾天內就回去。」

「維兒斯的呢？」

「情書！」他又繼續地問：「你怎麼幾天都沒有來，生我的氣了麼？」

「哼。」

「我要誠意地謝謝你。維兒斯待我太熱情了，我不能丟掉這樣的姑娘不愛啊。我歡跳起來了。他找出幾頁信紙來。我問：

「給誰寫？」

「維兒斯。」

「寫什麼？」

「我約她同去紐約。」

「幾時？」

「三天後的早車。」

三天以後，我到車站去爲他們一對戀人送行。在候車室裏我看見了貝特，他一個人坐在一條長椅上。我第一句話門的就是：

「維兒斯呢？」

他搖搖頭，像喪失了母親的孤兒。

「因爲什麼？」

於是他把維兒斯最後的一封信譯成幾句俄語，意思是維兒斯被她的母親看管起來了。

「因爲什麼？」

我強逼他說了許多話；主要的還是他最後的一句：

「因爲我是那一萬二千五百萬中的一個。」（註）

（註）黑人的總數，約計非美二洲及非洲的雜種，共有一萬二千五百萬。

清末翻譯小說對新文學的影響

鄭振鐸

中國的翻譯工作是盡了牠不小的任務的，不僅是啓迪和介紹，並且是改變了中國向來的寫作的技巧，使中國的文學，或可以說是學術界，起了很大的變化。在小說方面的翻譯工作，清末這個階段是不能忽略的，本文所要說到的便是這一部份。

在未講到問題之先，應該說明兩點，這是先要知道。

(一) 我們先要了解，人類的歷史見進步的，是向前發展的，並不是兜圈子那麼循環着的，現在的東西比以前一定是進步，就像現在的翻譯小說要比以前的翻譯小說好一般的沒有二義。這是第一點應該知道的。

(二)要說明中國進化發展的路線，我們可以把牠分爲三個時期：

(1)第一時期——這時期是西洋文化接觸的時期（一六〇〇——一八九四）是吸引機械工程以及其他應用科學的文明。介紹了西洋律算，天文，以及聲，光，電……等的知識與應用。在明末徐光啓所著的農政全書也就運用了這些學問，王徵也寫了一部奇器圖說，這是一部中國很古的物理書（內中是專門講物理學與機械圖式。）又有一部書叫名理探，是關於論理學的介绍……這些名著都是值得我們驚異的。在介绍的初期（甲午戰爭以前）只會介绍而却是不知充分運用的。所以像奇器圖說諸書以後便連圖式都弄錯了。當介绍的時候，覺得中國有了文章道德比別人好，缺乏的就是應用的東西，譬如當時所感到的堅甲利兵委實是不如人，於是那時便有了一中學爲體兩學爲用的口號。但是，當中日戰爭時，這口號便粉碎了。

(2)第二時期——這時期是在甲午戰役以後（一八九四——一九一七）這時候，大家都漸漸地知道中國不僅只是「應用」科學的缺乏，政治與教育也一樣的覺得不行，於是在這一個時期當中的介绍工作，便注重於社會科學，特別是關政治和法律一類的書一方面，所以這時可以說是政治教育改革時期。

(3) 第三時期——這時期是倫理與文學的改革時期(一九一八——現在)在政治與教育的改革的時期以後，大家又覺得不僅只是政治的改革可以弄得好的，根本的問題是在於倫理觀，於是到了五四時期，便發生了一切關於社會家庭的改革，一切人與人的關係，應該是從新變格了，這時期的翻譯工作，便多半是從這方面的介紹，由此發展的路線中，我們便可以觀察到中國近代的大傾向不是閉關的，而是願意跟別的幾個國家一致過正當的「人的生活」的。

由以上所提到應注意的兩點，我們便可以看到本題發展的路線了。牠是怎麼的跟着時代而演變，跟着時代而發展。

在清末(一八九八)戊戌政變以後，在文化界的人大家都知道翻譯小說的重要了。因為當時的社會很多事物都不合法，爲要想改變社會的關係，文學的工作是很重要的。並且教訓人是很不容易，而勸導人却並不很難，所以在一九〇五年的時候，梁啟超在日本橫濱便出版了新小說這種刊物，他和他的朋友都曾經在當時翻譯了外國小說發表在上面，但全然是把牠當做政治的工具。他還寫了很多文章說明小說的重要，第一篇文章便是小說與羣治的關係，這些時，他在翻譯中便常常的把西洋的生活介紹通中國來，這不論如何，總之很有利於社會的，這時期的翻譯工作很可驚人，十年工夫(一九〇四——一九一二)

便有了很大的發展了。

當着小說雜誌風行以後，新小說的主編人爲吳沃堯和周樹奎（吳負創作責，周負翻譯責。）但後來不知因爲什麼緣故，新小說却停刊了。出了兩年的時間，也不算太短。其後，吳周兩人又辦了一個刊物叫月月小說，組織了一譯書交通公會。這個組織的意思，是爲着避免大家在讀書的時候，買到同一著作兩種譯本的弊。而使譯者先將所譯的書名交該會刊載，免得第二個人再以那本原作翻譯。這種避免重複翻譯的組織倒是很特別的。這種工作，在先是很起勁的，但後來譯者都有很多並不通知他們，於是就工作也沒有什麼效力，不久便停止了。但是月月小說却盡了很大一番力量的，介紹不少的西洋名著到中國來。

在月月小說發行以後，有人又辦一種刊物叫小說林。（時在一九〇七年）商務印書館又出版綉像小說（後改譯爲小說月報）當時各報紙副刊都有翻變小說的登載，並且有時還出版專行本。

一九〇七年小說林中有一人叫東海覺林，他有一個很有趣味的統計，那便是指出當時的出版界的狀況。譬如他說當時：

- 1, 出版公司共有十家。
- 2, 翻譯小說共有一百二十二本。
- 3, 比較其性質來說，偵探小說最多，艷情小說次之，社會小說甚少。

4, 很好的小說三個月一版, 每版三千本。在一九〇七年以後, 降到五個月一版, 每版一千五百部, 以後便很難繼續了。

在翻譯小說中有很多有價值的東西, 且從事翻譯的人。有幾個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現在舉幾個出來:
周樹奎——字桂笙, 號知心室主人, 他是很能翻譯的人, 他知道如何去翻譯, 但他自己譯的却每每是一些不相干的瑣碎的作品, 就是譯長篇也不過是偵探小說之類。

林紓——字琴南, 自己是不懂外國文的, 但是因為他的兩個朋友懂得外國文由口講述出來, 林氏自己記錄出來。當時這樣翻譯下來的東西很多, 他被稱為「翻譯之王」, 從茶花女起, 一共翻了一百六十五種小說。他有很大的毛病為人所批評的, 那便是不顧原作的內容及形式。他譯得比較好些的是 Scott 和 Dickens 的作品, 但也譯了些不相干的東西。

伍光建——他自己說他的翻譯是有目的的。他曾經譯些拿破崙傳, 法國大革命史……可是他時常大胆的刪節原作的一部份。這是不對的, 他以「君朔」的名字譯的大仲馬的俠隱記等却是很好的。在清末的翻譯界總算是一個重要的人, 特別因為他是用白話文譯的。

英禱——是很光緒末年人, 他懂得很深的日文, 他是最早翻譯契訶夫的東西的人。(契訶夫的名字當時譯作溪崖震夫) 他譯的是黑衣僧這本書。

周卓（即周作人）——他翻譯了一部書叫紅星迭史。

包天笑——翻譯馨思就學記。

以上的這六位是在清末翻譯界中比較是有名望的。當然其他也還不少，不過隨便舉幾個談談而已。當時翻譯的對象可分三方面：一部份是英文方面的，是由上海西書店可以找到的英文書中譯出來一些流行的小說；從新聞紙中間譯出一些瑣碎的文學；第二部份是日文方面，翻譯過來的相當有些名著，但是節本很多。第三部份最少，是從法文方面譯來的。

這些小說在翻譯的氣魄上說，現代的翻譯的人也趕不上他們的。但是他們的大部份是失敗了。失敗的原因，在於態度上的一些錯誤。這錯誤有以下幾點：

- 1, 妥協——在翻譯的工作中，無論如何要顧及中國的讀者的口味及倫理觀，要不相違背的才翻譯。甚至於將原作修改，來和中國舊勢力妥協。這是內容方面在形式方面也是不能忠實地依照原作。一邊把他譯成文言，一邊改造成中國的章回體，不肯超脫舊的圈套，與舊勢力妥協。
- 2, 利用——清末的翻譯每每是作利用外國小說著作想來做改革政治的工具。
- 3, 消遣——一般的讀者把翻譯小說當作茶餘飯後的消遣，故翻譯者又要迎合讀者起見，故無聊之偵探言情小說甚多。

4, 無正確文學常識——從事翻譯者多半是當時一些政客及洋行買辦, 他們根本不懂得什麼文學, 所以翻譯出來的東西, 僅僅只是些瑣碎的市面流行的小說, 實在的名著倒翻譯得很少。

5, 不忠實——一般的翻譯者似然抱着小說不過是「街談巷語」的東西, 根本不十分重要, 就馬馬虎虎一點也沒有多大關係。故在翻譯的時候, 名稱的錯誤, 事實的不合, 却一概置之不問。很多地方信意更改。

這五點都是當時翻譯小說不好的現象, 不過因為有這樣的一些翻譯小說, 他影響的力量很大, 最顯著的兩方面是(一)影響於後來的創作, 大都受林紓翻譯小說的影響, 如當時的綠波傳碎琴樓都學得林琴南的那一種筆法。蘇曼殊的斷鴻零雁記……也都受了翻譯小說的大影響。(二)因為有翻譯小說, 而大家都明瞭西洋的社會情況及生活, 這是很重要的。牠使中國人對西洋的了解較深並且可以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

總結一句, 我們可以知道清末的翻譯小說, 很多何以做我們前車之鑑的。這樣一來, 我們便很容易的懂得了有意識的介紹(近代翻譯)與無意識的介紹(清末翻譯), 是很有分別的, 又使我們知道翻譯作品不能與社會妥協, 也可以知道新的東西是新的, 舊的東西是舊的, 二者不容相混, 澈底地把一切舊時的翻譯的錯誤, 克服過來。

公式主義的清算

待
析

不久以前，在蘇聯文壇上，起了一次關於「公式主義」清算的運動。對於蘇聯近幾年文壇上的發展不能有親切的、直接的理解，我們對所謂「公式主義」這名詞，只能到概念式的理解。究竟蘇聯的藝術與文學，在輓近是表現出怎樣程度的公式主義的傾向，以及爲什麼在最近提出這個問題便能掀起一個運動，這些問題我們是不能夠十分了然的。

但縱算是對於蘇俄提出的所謂公式主義的清算，我們只有着概念式的理解吧，如果藉着這個機會而把這問題移到我們的文壇上來，不說掀動起一個運動，就只與以正重的考察，也是頗爲有益的事。這倒不是說就連在文化先進的國度裏的一切糾正與清算，我們都非要模倣一下不可，而是因爲在我們的文壇上，正在真實地犯着最嚴重的公式主義的錯誤的緣故。公式主義在蘇俄，無疑地是一個局部的問題，是

某一部份作家們的作品中所犯的一時的錯誤，而且犯着這種錯誤的作家，不是毫無自覺，他們總在努力克服它，所以一經有人提出，他們就勇敢地承認了。雖然如柯爾卓夫所說，這種認錯是有着一種「自欺的安心」的成分，而且只是認錯並不能算是問題的解決，更應當努力對公式主義繼續鬥爭才是。但這種勇於認錯的態度，至少在我們這樣為偏狹的宗派性緊緊束縛着的文壇上，該是與以相當的尊敬的。只要我們回過頭來看一看近幾年來自己文壇上的情形，便可以明白就連這種認錯的態度也不是十分容易的事情了。

公式主義在中國，絕不像在蘇俄，僅成一個局部的問題，它成了整個文壇上最普遍了問題了，幾乎在全部新進的作家的作品中，我們都可以看見它的深刻的影響，而且論起程度來，他們恐怕更不能和蘇俄相比吧，在他們，公式主義無論如何並沒有發展到將他們的作品拋棄在藝術領域所允許的界限之外的程度而在我們，却真實地達到這樣的程度了。如把公式主義比作肺病的話，他們因為調養得好使疾病成了慢性的，我們則毫不知調養變成了急性的；他們雖然時間也許長過我們，仍然是第一期的肺病患者，而我們却很迅速地到了第三期了。

據蘇聯作家協會最近研究的結果說，是因為作家與現實生活的隔離，而在作家對其表現的生活不能深刻地理解的時候，就發生了這種公式主義的弊病。

這毫無疑義地是產生公式主義的第一個最主要的根源。在這一點上，我們的作家也遠遠地落在蘇聯的作家的後面，他們有着那樣與各種社會接觸的便利，尙且在創作上犯了這種毛病，我們更不問可知了。

但這一點，不能作為中國的公式主義產生的全般的說明，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另外提出幾個同樣重要之點：

第一：文學公式主義的傳統；

第二：作家的感情的虛偽；

第三：創作的指導理論的公式主義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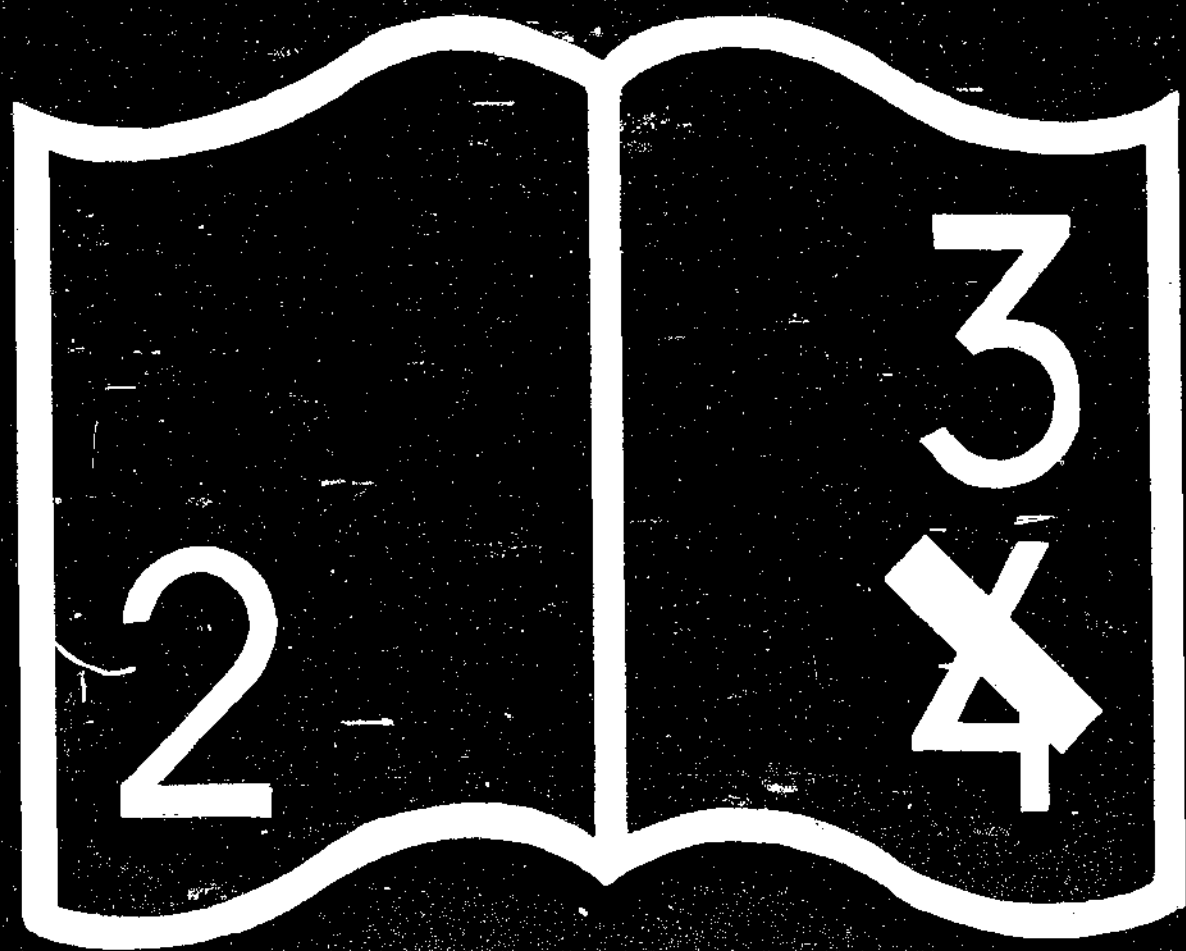
我們一向的錯誤，是在把這種公式主義看為隨新興文藝而起的一種產物，所以一講到這個問題，便總以新興文學中所表現的為對象，其實公式主義在中國是有着悠長的歷史的。例如，在從前的舊文學中，詩詞的格調是公式的，文章的起承轉合的作法是公式的，才子佳人的小說是公式的，武俠以及叛亂的小說也是公式的，這些雖然和五四以後的新文學沒有什麼密切的關係，但這種公式主義的傳統是延續着或者可以說是又向着一個新的方向發展下來。緊在五四的新文學降生以後，流行過一陣表現人類主義的精神的所謂血與淚的文學，是公式主義的，另一派熱心歐化的作家，生硬地將歐化的言語與歐化的情

感湊合起來的所謂歐化的作品，也是公式主義的；冰心不厭倦地取用的母性愛與兒童情感的作品，是公式主義的；郁達夫的表现性苦悶的所謂「靈與肉」的衝突的作品，也是公式主義的；近幾年來一般青年作家熱心於農村題材而致陷於千篇一律的公式主義，雖然不是上邊的舉例的直接的影響，但恰恰地是適合了傳說的精神之點，我們是不能否認的。

比較地說來，公式主義也許在最近幾年間的確是更爲猖狂了；這就是因爲，被新時代的要求所眩惑的作家們說沒有真實的能力也不肯刻苦的修練以回報這種要求，而只得用所謂「生炒熟賣」的，不成熟的，不深刻的作品來回報這種要求的緣故。這種下意識的自欺，造成了作家的感情的虛偽，於是他們的作品，便不是在適應新時代的真實的要求，而成了追隨不良的時好的產物了。

而且，他們還有着鼓助，新時代的理論是和他們的創作一致的，或者反過來說，公式主義的創作正是應合着機械的理論的要求而產生的。我們無論翻看任何前進的青年作家的作品，都可以看出他們的創作爲適應流行的文學理論的要求而不得不公式化的痕跡；而且公式主義在中國，不但不被視爲一種危險的惡害，反倒被看作青年創作家必要負起來的義務了。

現在，因爲蘇俄提起了這個問題，於是在我們的文壇上也引起了相當的反響，自然，在如今反公式主義的最初的階段上，想使一般人對於公式主義的惡害有着徹底的認識固然是不可能的事，但一切妨害



编码错误

公式主義的清算工作的意見，我想，有加以糾正的必要。例如在「文學界」的第一期茅盾先生的「想到什麼就寫什麼」一文中，關於我們文壇上的公式主義就有這樣的意見：

「我不想爲我自己辯護，然而我要爲我的同行們向讀者說一句話：在前進意識的文藝作品的產量和非前進的乃至有毒的文藝作品的產量尚是一與二之比的現在，即使是犯了公式主義錯誤的作品也比完全沒有好。敵人殺過來的時候，即使沒有機關槍來擋禦，標槍也是武器；終不成因爲機關槍尚未造好，就連標槍也不用吧？」

茅盾先生的這種意見，我是表示相當的尊重的，但他對於所謂公式主義尙不能有澈底的認識，也是不可否認的。倘如茅盾先生的意見是完全正確的話，那麼，公式主義在目前的中國是成了前進意識的作品的必然的產物了！換一句話說，意識越前進的作品，也就越難脫開公式主義的覆轍了。但依我的看法，公式主義並沒有與前進意識作品必然聯接起來的理由，那些「非前進的乃至有毒的文藝作品」說是在犯着更嚴重的公式主義的錯誤也，未爲不可。而且茅盾先生的比喻也不適當，公式主義的文學固然不是殺敵的機關槍，也不能算做標槍的，無論怎樣前進的意識。如果是公式的地表出的話，即就陷於新形式的文術的遊戲了。所以，關聯着公式主義的問題，蘇俄作家協會的走記斯塔夫斯基才會說出蘇俄大多數的作家是爲了消遣時光而寫作並不爲廣大的讀者的需要而寫作的這種話的。

我也和茅盾先生一樣，並不敢希望中國的前進作家的作品馬上爲變成機關鎗，但是絕不因此就來寬容文學的公式主義。在我們的文壇上已往有着過多仍支持與助長公式主義的謂論了，如果在目前還要找着理由對它加以寬容的話，它會形成破堤而出的洪水，將使我們無法收拾吧。

在種種點上，我們不能和蘇俄相比，但在公式主義的發展上，我們是遠遠地超過它了，我們有比蘇俄十倍以上應急於清算公式主義的必要。

公式主義的清算運動是前進的作品的倍植與完成，並不是前進作家的「繳械」，我希望，我們的文壇能夠對於這個問題給以親切的關心，更希望能夠勇敢地合力唱起清算公式主義的運動來。



收獲

比沙羅作

白 鴿 外 三 篇

1. 白 鴿
2. 這 世 界
3. 愛 的 花 束
4. 探 索 者

· 焚 · 蘆 ·

白 鴿

前天的事，還和小京子打陀螺呢。

過了昨天就是今天，今天小京子的娘哭着，哭「兒啊天哪。從清晨起，一直到現在，羊兒已經響着鈴噹，蹣跚的回來了，還是一個勁兒的哭，起先孩子圍着，鬧着，沉默的看着哭泣的人，後來互相覷了一眼，耍別的或走散了。仍然哭着——

「兒啊天哪……」

老奶奶說：「好人不長壽。」

那該是天的事。可是前天——

「津梁，你看我的白鴿，小紅眼睛真好看。這就會飛啦咧。」

白鴿會飛出去逛，一個圈子又飛回來。

爲着兩隻不一般大，爭論了。小京子說小的一匹好，我堅持着大的一隻壯。

逗看白鴿玩了一歇，白鴿鼓着翅膀，張開嘴，噉噉的叫個不休，許是說話罷。小京子說：

「白鴿！白鴿！你別鬧，回來娶個花鴿鴉。」

「你錯啦！小京子，」我說，「白鴿怎好娶那醜鴿鴉的老婆？羞死人。」

白鴿是馴順的。

「嘻，這是咒語，老奶奶教給我的。出去散散心罷，早些兒回來。」

囑咐了，把白鴿放開了。

於是就商量着打陀螺，一直到白鴿回來。

果真回來的他答應過後送我那隻沒染勝尖

的哩。

着——
老奶奶說，白鴿也通人性。今天小京子的娘哭

「天哪兒啊……」了。

小京子死了。

可不知天也嫉人恨，好人不。只想着，小京子也白鴿一樣，飛出去了。呆會兒會就回來的。小京子的媽，雞上蔘了，還哭着「兒啊天哪……」

小京子會不會回來呢，天要黑啦。媽說——

「人死啦，怎好回。」

人死了，怎不好就回來？也許小京子夜裏會受凍，老狼會把他吃掉……

「吃飯罷。不要響，有「抓生」的！」

可是我不要吃，只想看。「因爲媽說，小京子被

「抓生」的抓去了。

夜兒黑該不是「抓生」狗咬的很烈啦。於是我想着，一個人穿着黑袍也看見一個人穿着黑袍，捉住小京子的胳膊。小京子哭着……

老奶奶來了，搖搖搖晃的於着白鴿的籠——

「送津梁罷。前兒死孩子還說，大的一隻送津梁。人死了，都送他罷。免得眼不見心不煩。」

老奶奶沾着淚，唇搖動着。

不知，可不愛。要那白鴿做甚麼，小京子不會像白鴿似的飛轉來了。

要睡的時候，媽說，

「爸，你看。孩子發燒哩！」

「出點汗罷。」

爸捫着我的前額。老人對於孩子老是放不下，

但是

我心裏輕蔑的笑了：能記得。白鴿啾啾的叫着。

這世界

「打死我罷，咳，咳……」

空恬的原野上，這呼聲是太無力了。表現着淡灰色的命運。

小車站陶醉在熱熏的風裏，夏月的風；太陽光耀着綠原。綠原喘息着。

世界是太廣闊了，猶如灰色的命運一樣。就在這寂寞的小車站下演着一齣武劇——

「打死我罷……」

很難分辨得出是祈求抑或是尤怨。聲音也是

寂寞的。

四周圍着並不閒散的人，在烈日下熬着，一任汗滾下來，滲濕短褂和皮一樣的袴。

「多大的事耶，呢？這樣……」

臉色和命運一樣，是淺淡而寂寞的灰色；聲音和臉一樣平面而無表情的褐色。但回答的只是——

「打死罷……」

壯年男子扯揪住婦人的頭髮，搥擊着伊的胸膛。不停的氣喘，讓汗珠落在五人的臉上。女人呢，沒淚，也不哭泣，只單調而沉寂的呼喚着：

「打死罷……」

臉上塗滿了混血的唾液和泥土，髮散亂得像一絡麻，披在額前和耳際。臉色是灰敗的，紫色的唇

邊堆着沫。胸脯煽動着，一架破毀了的風車呢……

假髮在泥土裏被踐踏。

漢子只一味的搥擊。女人並不流淚，也不哭；似乎掙扎也沒有過。除了呼喚，一讓拳頭落下來，承受着。聲音太寂寞了。

也許是夫婦他們，但夫婦才應當這樣的。

淡灰色的命運，實在太寂寞了，現在是作一個小小的點綴。

並不算閒散的人只一味的停觀，這是慣了的。還有一個意念：

——爲甚麼！

「該是犯了瀾天大罪？」

沒人回答，這正義的詰問。

並不粗壯的手腕鬆開滿握的頭髮，唇縮搐着：

「走！」

聲音應當飾上幾分尊嚴，但沒有，只不過容易流出來罷了。回答的是：

「打死罷……」

女人跪起來，睜大空曠的眼。聲音落在恬靜的原上，是太淡薄了。

漢子啐了一口，又跳上去。看去氣勢是夠兇獷的。握住那稀疏而且散亂的頭髮號吼着——

「走啊！我教你，走……」

觀客後讓了一步，西瓜托盤被闖翻在翻土裏，被踐踏了。

「啞哈哈，嚇嚇——我的……」

賣西瓜的孩子躺在泥土裏和西瓜一淘扯滾，乾嚙的哭號着。

「走啊——」漢子的聲音已很難辨別是吼叫抑是嗚咽。「教你……」

「打死就乾淨了。這樣也算不得漢子……」人衆微語着；聲音太低了，在火車要踏進來的這空間。

火車以一種人力以上的威儀咆哮着，駛過去了——

「滾開！」

發怒的，潮笑的……高貴的旅客探出頭來，得知人間世演過一齣武劇。並沒有那種餘裕想到是否非法，很難得的。隨着車子疾馳着過去了，又留下了空闊的原野，西瓜販的悲號……

漢子拖着女人的頭髮，兩種不同的聲音，同是寂寞的呻吟着……

還留下淡灰色的命運。

昇起了霧靄，天際塗了深褐和淺灰，時屆黃昏了。這世界！

愛的花束

室內是暗的。和天空的臉一般暗。

自然枯子亦並不光亮，瞧那隻胆瓶！

青年人不安於生，街上巡遊，說毫無意味的話，掀起鼻涕，發聲的閒個不休。像嗅覺靈敏的動物。人家說：

「青年人，這是有失身分的。」

想，也就是有失身分的。還有個脾氣，愛在屋內上下的走，唱「馬賽」。

拿起鏡鑑照照臉子，甚麼也不少。一個現代型的青年。

少些甚麼呢？時常立定腳跟，窺伺着陰霾的冬月的天，這是應當的，因為在冬月。冬月自然是沉默的。

沉默着。

春來了，三月的風吹蘇了胸中的鳥。歌唱着「紅玫瑰」。

都市較之山村的春不如。

那裏有醉人的歌，馴順的牛羊，嗚嗚着的牧笛，曉舌的燕子和歌女的杜鵑。稱得起流蜜和香的王國。雖然太粗糙了些，可送的花蕊也只有野葵，杜鵑，野生的馬蘭，但有茁壯的手加上之肩膀，將那些不貴重的花蕊簪在胸前，給唱一支歌子像杜鵑一樣。

的跑掉，第二次見面，上帝懲罰了她，害羞的眼將再不敢抬起，花瓣的紅暈在心裏永遠保存着，那羞的顏色。花蕊是長開的。都市的——

青年人都說：「我們的日子到了。」

應和着：「光明。」

「愛的，瞧這世間稀有的花束。」

「光明」自由的歌唱：

——權色的薔薇……

並且告訴青年人：寄託着愛，這是笑靨，這是永久性生命。就如蜜一樣的芳唇——

「留下罷。」

吻了，供在胆瓶裏。

薔薇是愛的臉，那像小小的酒杯樣的愛的花

朵……

愛的女走了，歌唱着。

愛的花束是供在案頭，——那不經時的薔薇和玫瑰。

花的酒杯滿含着生命。

第三天是要來的，而且來了。

瓣一隻隻的垂下去了，隨着顛顛，也隨着枯乾，那愛的花束。

第二個春還是要來的，自然，愛的依然是愛的，仍舊獻上愛的花束，不經時的薔薇和玫瑰。冬間，青年人就愛上下的走着，唱着「馬賽。」

薔薇的球像酒杯。現代型的愛和玫瑰一樣，甜蜜而且使人滿意。第三天是總會來的。

紙綴的花就太多了，一直到你厭棄的時候，枯蒿了。同樣會歌唱「紅玫瑰。」

青年人是不安於生的，愛在街市巡邏，說毫無意味的話，很響的嗅着鼻子，吹口叫兒，愛唱「馬賽」……更學會了帶一束紙花，像所有的老年人。

愛的酒杯太容易唱盡，玫瑰和薔薇易於凋謝。現代型的愛和花束一樣，攤肆有花塢也有，小

販將叫賣——

「哎，愛的花束——」

探索者

記憶裏，恐怕只有那個老人最鮮明了。在一個大風雪的夜裏，他躺下了：我一直這樣想。

半個月後，人發見了他。

「咳，一把年紀啦。真是，這也是命裏有！」

街坊叫嚷着了。

「咳嗎？」女人是慣會這樣說，也生來就會將鼻涕揩在小衿上，「難道沒兒沒女，問過麼？」

「兒女！誰知道。半月前的事啦。」

實在應當年前的事。

「要不是看親戚哪，包準會到二月。」

事情也太奇巧不過鄉下人總以為老人不能再受凍下去了，生畜就一如有意的踢出老藍布的襖角，踉起來，打響着鼻子。於是人發見了——

「死了一個人！」

街坊是再不會甯靜。

因為是在涸了的河床心，年前的雪埋斃了很深。設或不是雪，而是別的物體，也許要木乃伊那麼的，永久安隱的睡眠着。這，可就挖出來了。

一個老人，手雞爪似的拳屈着，髮和鬚結着冰

串，嘴開斂着，不消說填滿了雪，身子是僵了的，做着威嚇的姿勢——

「離開些！不是還沒有到嗎？無賴。」

頸項上依然圍着搭襪藍色，眼望着天空，彷彿爲孩子我娘兒們吵鬧得不堪，在生氣。但還是夠鎮定的。

好啊，日子也夠久了，許多慶祝大典，那影子都會漸漸的淡漠，一些已經消失，却還能看那張生氣的臉，而且在意識裏老殘存着——

風號吶着，袍子的角被扯開去，掃着路畔的雪。

路也只是意識作用的幻象，真的已無從尋覓，已經不存在。一個人掙扎着，和風和雪，足的印迹深深的陷下去，回頭又爲風掃平。

老人咳着？咳嗽聲音雖然低微，在雪的原上就響亮多了。

他時常彷彿站立住了的向四外眺望。實在他還是走着。一個人。路上是絕迹了，烏鴉和獾也不再露面。

——這些要些甚麼呢，這天氣？

很易於惹起疑問的，使他並不得下來。

雪很刺眼，只一味的壓下來，遠處的村落已在朦朧中，道傍稀少的樹，開放着成串的白花。在號吶的風下呻吟……

世界的末日罷。雪像鵝毛球的滾着，不休；低語着噬碎的音響。地面平敷了，白得不容再找到一個記號。還要更兇的落。

他喃喃的說了些甚麼，許是咒罵，也許的祈愿

……

一任鵝絨球滾下來，風吹揭起衣角，掃着四周的雪。號咷在頭上盤旋着。也許在生氣，那孤獨的探索者；睫毛已成了冰柱，呵的白氣剛出唇，就已凝在搭襖上了，僵得像灶糖。

他伺望了四周，響的嗅着鼻子……

——要些甚麼呢。這樣大風雪？

但他只發聲的嗅着鼻子，在無人烟的雪的原上掙扎……；坵壕躲起來了，在毫無記號之中，人失去了所有的經驗。天漸漸轉入灰濃……

惡夢的事件，會是真完的罷。

今代書店出版

文藝書類

一律精裝 · 各售五角

叛徒 (長篇小說)

杜衡作

未完的懺悔錄 (長篇小說)

葉鳳靈作

離羣集 (小品文集)

楊邨人作

腐鼠集 (短篇小說)

羅洪女士作

行過的生命 (詩歌)

路易士作



濟南之一日

胡蘇

「在濟南換車到北平去時，可以在濟南玩一日」一個朋友在青島對我說。「我願意介紹一位朋友招待你們。」

人力車，那是我們在濟南火車站僱的，拉我們向青年會去的時候，我們看到了濟南的晨市，才過去的那一夜，我在火車中並沒合眼睡過。下車時頭腦昏昏的被早晨的微風吹醒了。我深深的呼了一口氣。我沒有嗅着血腥味。但是我的記憶中的濟南慘案還是很清晰的刻印着。街上有很多的行人，有很多車輛，但是一點沒有一個現象有人記得過去不久的時候會有過大的屠殺。我想有這一點就很可能

以證明我們的寬宏大量了。

街道並不寬，大概有二輛汽車可以並行那麼寬。我們也曾經過更狹的和更寬的。我沒有看見有可以被算爲大的店舖，也沒有看見華麗的衣服穿在行人的身上。當時我並沒有統計有多少店舖與牠們的類別，不過「南紙號」這種舖子似乎常有招牌在我的眼前掠過。濟南出產紙是一般的人都知道的。

青年會的劉君讀了朋友的介紹信之後，就讓我們到他的房間裏洗臉。於是寄放了我們的行李，我們自己投到一家小飯舖子裏吃了早飯。那真是飯而不是粥。等我們回到青年會時，託劉君僱的人力車已在守候着們了。

「先上千佛山好麼？」人力車夫問我。

「行，」我說。

車夫把我們拉到離開熱鬧的街道以外很遠的一個山下。那個山並不高，山下的廟也很稀少，我奇怪那兒很少的廟中容得一千座佛像。

從石級上去大概十分鐘就到第一座廟。那是已經殘壞了的，佛像之臉上蓋了一層灰，肩上沾了燭淚。我們又前進，又到一座廟情形更壞，很多的佛像之頭不在頸上而躺在腳旁，究竟一座佛像腳旁之頭是不是屬於牠自己的還是疑問。我記得我當時看了這種情形還打趣的說，「若說是菩薩有靈驗，何以自己的

頭都不保若說：是沒靈驗何以，偏有人跪在沒有頭的佛前低聲祈禱我且；把佛頭當球拋難道，我不如個泥塑木雕，「我真的拾起頭來當球拋着玩過；好者廟裏沒有和尚——不，我始終沒有知道那是觀還是廟；也許應該有道士。

上午之天氣不很好，太陽光被白雲像薄膜一樣的罩住了。從千佛山上向濟南城市望去，看見一大叢的屋子上面似乎籠着一層紗；不能說着不清楚，但是隱約的，有一塊平的，白色的，像鏡子而沒有光彩的地方被屋子環繞着，那個很容易的被猜出是一片湖水。

將要到中午之時，天上的白雲被太陽光捅破了一個洞，從洞裏溜出強烈的光照在地上。啊，我不曉得如何寫才可以告訴你那時的情景是一個奇蹟，像是一條金柱子從白雲之空隙伸到地上，將沒有生氣的地方成爲燦爛的了。太陽光之泉沒有照到的地方是暗的；愈襯出太陽光之美麗。現在漸漸的放大了，這兒與那兒都有了光明；最後臨到了那一片湖水。霎時間，我看見那平靜的水活躍了，黃金的色彩在閃耀。這是好像看見一個美麗的女子本來對你呆板着她的臉，突然的向你微笑。

我們在湖濱僱了一隻划船。在別處也許有同樣的船，但是那天我們僱的是我生平第一次乘的。那是一隻普通的漿船——用一對槳來推進船在水中行，有三個人可以並坐那麼寬，兩面有矮的欄杆，四根竹

椰子張着一塊幕頂，划漿者是一個中年的人，很謹慎的讓我們坐在船中之幕頂底下，自己坐在船尾上，讓太陽光烘烤他的脊背。兩根槳同時打在水裏，他的身體向後稍仰，船身就向前滑去。

大明湖裏沉靜極了，除了兩根槳之打在水面上的聲音以外，不能聽見有任何生物之聲音。湖裏有不斷的稠密的蘆葦，那就是我們在千佛山上所看見的湖中之低矮的水草。除了一條很狹的水面，那是船行之途徑，填滿了青翠的荷葉，立着淡紅色的嬌豔的荷花，蘆葦像牆壁一樣的圍着牠們，向前看，我們看見去途被蘆葦與荷葉阻止了，但是沒有，將要行完的那極短的水程；船頭輕輕的向左或向右稍動，我們的眼前又是一段將行的水程。向後看，我們總是看見蘆葦所做成的牆壁離船尾那麼近。

我們的視力若是越過蘆葦以外，一會被柳葉阻隔。大明湖有三層帷幕；柳樹之裏層是蘆葦，蘆葦之裏層是荷葉。所以你在大明湖中要看見湖濱是不可能的事，雲蓋在頭上，水舖在地上，美麗的葉子包在四週，真的，完全的身體浸沒在自然界中了！

我一點也不會欣賞千佛山，也可以說千佛山是我旅行過的山之我所最不喜歡的山了。但是這是在千佛山上的感覺，在大明湖中我忘了我自己之時候，我才明白千佛山之可愛處。牠的好處並不像別的山是獨立的，而是必須在大明湖中才能看出牠的好處。若是我們畫一張圖，有一片水，四週有矮的荷葉環繞着，我們一定嫌湖濱的俗氣太深，但是有了蘆葦就可以使那張圖更好了。蘆葦是直線的，你想若是背後

沒有弧線的柳樹作陪襯，畫面將是如何的單調！但是若是有一座不很高的帶形的山立在柳樹後，使柳樹梢之尖端與天空距離得不太遠，你將要如何的驚異世界上會有這樣美麗的合於畫面的風景！讓我告訴你，千佛山就是爲了使大明湖之美麗而有的，你信嗎？山上的廟現在成爲重要的點綴了——從湖上是看不到那些沒有頭的佛像！從大明湖下能看到的祇是這兒與那兒分配在深綠的樹叢中之紅色的廟牆。

「這兒是鐵公祠你們可要上去瞧瞧。」船夫說。

我幾乎是被他從夢中喚醒，慌張的跨上陸地，那是島，是半島，是岸，我到現在還不曉得。我問了他「鐵公」是誰。但是他的回答只是「俺不知。」

「祠」之門裏「楹柱子」上懸着一對對聯，牠的上面寫着十四個字，「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但是我不能想出描寫大明湖比這付對聯，有更好的敘述了。對於「祠」之本身我並不能有極少的欣賞，或許因爲我正從大明湖上來的，看見過很美麗的地方往往更會嫌惡不美麗的地方之醜惡。我們又到過歷下亭，在那兒我買了很多的石刻搨本，其中有李白與杜甫之像；也到過「古水似祠」但是都沒有深刻的印象。

我們又重新在湖中了。荷花似乎更多，柳葉的影子印了許多的斑點在那青翠的荷葉上。從岸上檢得的幾顆小石子中，我拿了一顆投到蘆葦叢間。聽到了那石子落水之聲音時，兩隻白色的鸞鷺驚起了，從我

們的頭上飛過，牠又使我們受驚。回過頭看船夫，見他微微的笑着，彷彿是在笑我被鷺鷥驚了。

從山東省立圖書館出來，人力車夫將我們拉到趵突泉。那兒是一個買賣很興盛的地方。差不多每一個城市，都有一個地方是專門爲排攤子作買賣的地方。在別的地方或許排攤子作買賣是地方當局所不許的，但是在那特殊的地方，排攤子作買賣是非常的合理。我住在上海，那兒有城隍廟，我到過蘇州，那兒有玄妙觀，南京，那兒有夫子廟，北平，那兒有天橋。這種制度我以為是從古代『集市制度』留下來的。

從低的簡陋的篷子底下走過，看見那些攤子上陳列了許多的土產貨，我記得最多的似乎是孩子玩的泥人。但是那些並不如無錫出產的那麼精緻。走過了一座假山，我們是在一座池子邊上了，那兒有石欄干圍着。池子並不大，有一條溝通到別處。水是很清潔，從水面上可以看到水底裏的水草；瑩澤得像流質的水晶，雖然水面上浮着不少的瓜皮，殼殼和廢紙。

我不曉得，我怎麼寫才可以告訴你當我看見趵突泉時，我的心裏之感覺是如何的。在別處，譬如上海靜安寺門前之泉，祇是水裏有很小的水泡從池底向上升，但是在趵突泉，完全是兩樣。水面上有三個短的水晶柱子——不，那是向上升的泉水——立在水面上；正中的一個，大約有一尺高，兩旁的兩個，各有六七寸高。在池子之另外的角裏也有一二個高出水面一二寸高之半球形的泉。你想，在瑩澤的水面上有那樣的瑩澤的水晶柱子和水晶球，一分鐘不停的噴着，像水沸一樣的滾着，使你的心要起如何的感覺。所以，若

是你看見過了趵突泉你再凡不會希罕別的泉了。

「趵突泉泉水是通到大明湖的，」人力車夫說。「另外還有金線泉，墨虎泉，珍珠泉也是挺有名的，可不及這個趵突泉好，可惜你之要趕火車，不然俺也拉到那兒去了。」

以前我常喜歡住我的話中夾了「心花怒放」這幾個字。若是要將我看了趵突泉時，我的心裏有如何的感覺，我想「心花怒放」一定是無比的適當。一個生長在都市裏，生活在都市裏之人，心好像被壓成緊縮的一團了，心上的細孔也好像完全閉塞了的。（請原諒我說出這樣不倫不類的不科學的話！）在我看見那瑩澤的趵突泉，就好像我的心被泉水澆過，洗過，沖過，不再是緊縮的，而是輕鬆的舒適的；不再是閉塞的，而是通暢的愉快的。「感謝神之恩惠賜給我們這樣的奇蹟，」幼年時代之宗教的教育潛伏在我的思想中，現在趁機來激動我了。

太平天國文獻叢刊

共十集 將售預約

今代書店發行

蘇州河的歌 (外三首)

番
草

正好像蘇州河老是蠕動著黑色的水，

正好像蘇州河淤滿著垃圾與煤灰，

正好像蘇州河，有時候也會

映著太陽，閃耀著金色的光輝。

我的心靈正好像一條污濁的河流，

是頹喪，是疲倦，是苦悶與憂愁；

貧困與不幸淤塞了我年青的生命，

蘇州河呵，你流著，流到什麼時候？

可是，我並不曾失去那堅強的希望，
在我靈魂的底裏仍舊有朦朧的聖光；
當我記憶起受難的使徒們的吩咐，
病弱的心臟仍能燃燒起信念的熱狂。
你潛熾於我胸膛裏的聖潔的希望呵！
你閃耀於濁流上的金色的光呵！
只要生命的河流依然不會枯竭！
只要在我們的世界，仍舊還有太陽……

時間

在長的勞勃生路上，有高的鐘塔
以巨人的姿態聳立於蒼落的晚天；
那下面，匍匐著百萬家灰黯的屋頂，
顯示著無限的疲倦，卑賤與哀憐。

在各式各樣的屋頂下，我們生活著，
不時地舉起卑怯的眼，望著這邊——
一個圈，以黑色的線與黑色的點，
無感覺地創造著苦惱與不幸的時間。
在我們，快樂的日子也並非沒有，
快樂似乎是過去，又似乎是未來；
但是在現在，沉重的現在裏所有的
是過去的追念與未來的期待之悲哀。
一天，於是乎一月，於是乎一年……
在屋頂下，我們焦慮，絕望，失眠，
那一天，那邊的鐘——抱大的啓示者
才宣告出破壞與創造的最後的時間。

月光

一排排的工房，又是一排排的工房，
同樣的屋頂，同樣的牆，同樣的窗，
排成了弄堂——骯臟，病弱，厭倦，
正如沾染著鴉片煙癮的軍隊一樣。

亭子間對著前樓，前樓對著亭子間，
剩下來的一條屬於煙與灰塵的天；
正午的太陽射下來，像是穿透了霧，
悲愴的光線無生氣的墜進了這人間。

向著西方，是浸蝕了的蒼白色的牆，
在牆上，開著絕望的眼睛一般的窗；
一個潑藍色的魚肝油瓶放在窗檯上，
滿掙著憂鬱而無力的枯了的紫丁香。

濁重的日光從窗口流進，落在床上
照出了他枯黃的頭髮，烏紫的眼眶。
從濃線的被裏伸出了兩條瘠瘦的手，
睜開了眼——這世界，是一片昏黃。

夢

夢不僅是沉鬱的靈魂的昇華，
夢不僅是幻想開出了的花，
夢是自由的國度，在那兒
有受難者的家，甜蜜的家。

那兒有幸福的虹，愛情的霞，
有風一般的音樂，雲一般的圖畫；
在現實的秋裏會有夢幻的春，
在現實的冬裏會有夢幻的夏。

在罪惡滋長著大的花與肥的葉的，
四馬路的暗黑的角落裏，一個人
枕著濕而冷的牆腳，閉著眼睛，
讓靈魂作無牽制的神奇的遊行。

饑饉與疾病使他的身體消瘦，
但却使得他們幻夢更加的盈豐。
在那破被絮裏的約翰的聖像上，
飄浮著彩色的風，彩色的朦朧。

但終於會有黑色的靴踢進來喇！
幻滅了一個世界，實現了一個世界。
這不是醜惡代替了美好嗎？是的；
可是，這就是生活，不容許悲哀。

萬里長城

許幸之

萬里長城！

我要撕碎你！

你是秦始皇畜養的毒蛇。

你是蒙恬將軍的皮鞭。

他們——

用鮮血和淚珠

和成泥土，

他們——

用內體與白骨

填塞過溝渠，

他們——

爲了始皇帝

在蜿蜒萬里

起伏顫動着的你的背上，

曾流過三十萬人的鮮血。

一夜的狂歡

他們——

那些無辜的百姓們

得割下三十萬人的頭顱。

你，萬里長城！

你這中國民族底巨大的毒蛇啊！

你是秦始皇的忠臣，

你是用人民底

血與肉與頭顱築成。

築成了

你這併吞六國的紀念碑，

築成了

那慘無人道地殘忍的史蹟。

萬里長城

我要撕碎你！

你是秦始皇畜養的毒蛇，

你是蒙恬將軍的皮鞭。

你，萬里長城！

你真是我們那暴君主底

最魯莽最好勝的奴隸。

你當過北伐匈奴底

勇敢的先鋒，

在侵略南越時，

你也被誇耀過奇功。

然而，你錯了，

萬里長城！

你那萬惡的君主秦始皇！

他喲——

他是人類史上最最殘忍的暴君。

他，秦始皇！

他爲了那金玉鑲成的

寶座永傳萬世，

所以他想起你：

用三十萬人的頭顱

來把你築成。

他爲了防禦外侮，

他爲了羣臣背叛，

他爲了人民作亂，

秦始皇！

這古今希有的魔王啊！

他想起了

併吞六國，

他想起了

廢棄諸侯與封君，

他想起了

搜集天下的兵器鑄成金人，

他想起了

用苛政和宮刑虐待人民，

這古今希有的魔王，

秦始皇！

他更創造了

那有名的「焚書坑儒」的史蹟。

連二千五百年後的

希特拉將軍，

也都奉爲神聖的典型。

秦始皇，

這古今希有的魔王！

他又在你的城下，

建築過迷人的「阿房宮」

那兒——

有金釵十萬的美人，

那兒——

有撕帛碎玉的笑聲，

那兒——

有金樓玉宇的宮殿，

那兒——

會埋葬了三千個宮女的青春。

萬里長城！

我要撕碎你！

你是始秦皇畜養的毒蛇，

你是蒙恬將軍的皮鞭。

你那「黑死病」菌一般地毒氣，

已流傳了二千五百年，

浸染了二萬五千萬人的血液。

你，萬里長城！

你又用你那龐大的身體，

劃分了完整的大地，

你把中國民族底自由，

加上一條又長又重的鎖鏈。

你，萬里長城啊！

你是中國的一條衰老的巨蟒！

在陰風怒號的

你的肩上，

聽吧——

我們聽到隆隆地砲聲。

在茫茫黑夜的

你的頭上，

聽吧——

我們聽到殺人的號聲。

在塵沙蔽天的

你的背上，

聽吧——

我們聽到異國軍馬的奔騰。

並且，立在你的城堡上，

我們可以遠望——

遠望那遙遠的家鄉。

那兒有——

蒼鬱的森林，

那兒有——

銀皚色的河山，

那兒有——

平遠的原始的牧場

春來時，那兒有——

跟着冰塊奔流的松花江。

在油綠色的草原上，

蠕動着一片白雪似地羊羣。

那些千百年來鑄成的

黃金的美夢，

現在啊，隨着破碎的河山，
變成了血腥的沙場。

萬里長城！

我要撕碎你！

你是秦始皇畜養的毒蛇，

你是蒙恬將軍的皮鞭。

實際上——

萬里長城啊！

你歷史的使命早已死滅。

在從前——

秦始皇看天下的百姓

都是敵人的時候，

祇有你——

萬里長城！

你是他唯一的寵臣。

就是歷代的帝王，

也都一樣地器重你，

他們愛護你

甚過護愛他們的人民，

因為你能勇敢地

保全他們的皇位和子孫。

就在捍衛他們

私有財產的國土上，

你也建立過偌大的功勳。

實在說——

萬里長城！

你曾用過堅厚的牆壁

抵禦過匈奴的刀槍，

你也用過頑強的堡壘，

對抗過韃靼人的弓箭。

然而——

你這怯懦的萬里長城！

我要譏笑你！

咒罵你！

爲什麼對於帝國主義者底

野獸的侵略，

你却失去了抵抗的能力？

他們——

用軍艦和大砲，

他們——

用機關鎗和刺刀，

他們——

用烟幕和毒氣，

他們——

用炸彈與飛機，

他們——

用一切化學的兵器，

他們——

用殺人光線和細菌，

他們——

制服你，如同制服一條蚯蚓。

萬里長城！

我要撕碎你！

你是秦始皇畜養的毒蛇，
你是蒙恬將軍的皮鞭。

當帝國主義者的跌蹄，

把你蹂躪了之後，

當歷史的使命，

宣判了你死刑之後，

當時代的巨輪，

把你軋死了之後，

當中國民族鬥爭的洪流，

把你吞沒了之後，

你，萬里長城啊！

你就好比一條又長又大的巨蛇死了，

死在這咆哮着暴風雨的國土裏。

快死吧——

萬里長城！

完成你歷史的殘蹟！

你看——

曾經被你做當野蠻人的韉韉，

現在已不像從前那麼兇悍。

你看——

從前被你看做游牧民族的蒙古，

現在已經有他們自由的國土。

你看——

和你併稱為東方文明之邦的印度，

早就是英國人做了他們殖民的地主。

你看——

同你併稱為古國的希臘和埃及。

牠們——

都成了被世界遺忘的歷史的墓碑。

你看——

那躺在沙漠上的金字塔與人面獅身，

牠們——

都成了古帝王秘藏尸骨的羣墳。

你看——

那繁榮一時的競技場和萬神殿堂，

他們——

都成了今日的遊人們憑吊的建築。

你，萬里長城啊！

你會和牠們同歸於歷史的命運吧？

將來——

你也會變為後代的人們憑吊的墓墳，

你看——

烏鴉會在你的城頭上詛咒黃昏。

萬里長城！

我要撕碎你！

你是秦始皇畜養的毒蛇，

你是蒙恬將軍的皮鞭。

從來的詩人都在歌頌你，

萬里長城！

他們用動人的詩句，

來歌頌你的史蹟。

恐怕只有我吧，

萬里長城！

祇有我在詛咒你，

侮辱你，

甚至還要撕毀你！

因為我，

和我周圍的人羣，

都多少被你的毒液動染。

我們——

有些是死了，

有些還在睡眠，

有些已經清醒。

我們——

已經清醒的人們，

要用人與人的力量，

築起那新的萬里長城！

我們——

用二萬五千萬人的思想築成基礎，

我們——

用二萬五千萬人的頭顱構成磚石，

我們——

用二萬五千萬人的血淚和成泥土，

我們——

用死亡築成堡壘，

我們——

用鮮血舉起火焰，

我們——

用人與人連成一氣，

我們——

連成一條比你更長更大，

用人的生命鑄成的萬里長城！

我們——

要從我們自由土的地，

把你這民族的敵人摧毀，

摧毀——

摧毀我們民族的大敵，

摧毀你！

摧毀敵人的間諜，

摧毀你！

摧毀陳腐的制度，

摧毀你！

摧毀黑暗的世紀，

摧毀你！

摧毀壓迫者的權力，

摧毀你！

摧毀你！

摧毀一切！

摧毀一切，

摧毀你！

摧毀你，

摧毀你，

摧毀你這鞭撻人民的皮鞭！

摧毀你！

摧毀你這遺害中國民族的毒蛇！



讀書——木刻

羅多魯夫作



重 逢

鄭伯奇

甲 在大阪住得怎麼樣？生活跟以前有點兩樣嗎？

乙 那自然囉，一出校門，生活總得變樣子，這倒不管是什麼地方；不過在大阪，這變化更加利害些罷了。

甲 怎麼樣呢？

乙

大阪是日本最大的工商業都市，大阪人可以說是道地的商人，在這樣的環境裏面，就是我們這種外國人，也會染上大阪所特有的那一種商人的習氣。何況我是在銀行裏實習的，生活就更不能不發生重大的變化了。

甲

這倒不錯。你先說說看，你的生活到底變成什麼樣子了。

乙

你且別忙，讓我先給你說說大阪商人的習氣。他們的特色，第一是愛錢，你每天可以聽到無數的關於金錢的說話；第二他們愛的是物質上的享樂，特別是女人方面。

甲

你的意思就是說他們好色罷，是不是？

乙

倒也并不能就說是好色，不過他們的確好玩。在大阪市內及附近地方，這種飲食男女的享樂地方的確很多。這也許是資本主義的……

甲

哈哈，你先堂皇冠冕的說了這麼一大套空話，乾脆說，你是不是也學會了這套玩的本事？

乙

你這個傢伙，還是這樣尖酸。什麼本事不本事，我倒沒有去學；不過是玩的地方，却也跟他們去見識過兩三次。

甲

好傢伙，你真是一「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望」了。記得你在京都的時候，到祇園去過幾次，看看門口那些有字號的電燈，却不敢進去；如今居然也「見識過兩三次」了。大阪這地方的確是了不起的，你先說說看，你都去了些什麼地方。

乙

所以，我說，大阪那地方有點兩樣。到大阪不到一個月，就跟他們去過好幾個地方，什麼北新地，南地，道頓堀，千日前等等地方經去過了。看了許多學生時代所看不到的東西，見識倒長了不少。

甲

怎麼，有什麼趣事嗎？

乙

趣事，倒沒有。像我這樣的人會有什麼趣事嗎？不過，你這麼一說，我倒想起一件事。你還記得小夜子嗎？哪就是你住在菊池家的時候，常常來玩的那個小姑娘。

甲

那都是些十二三歲的黃毛丫頭，你怎麼會想起了她們？

乙

我說的小夜子，是那個圓臉大眼睛的小姑娘，臉蛋兒紅得像一對蘋果。

甲

她也不過十三歲呀！怎麼，你想要她給你做候補夫人嗎？她長的倒好看，也還聰明，有點早熟的样子。你的眼光不錯。不過，她父親是個銅匠，又喜歡吃酒，這位泰山可有點糟羔哩。

乙

你總是這一套。我才不會討日本女人呢。我給家裏發過誓的。

甲

你怕這裏那批「誅漢奸會」嗎？

●「誅漢奸會」是民國六七年間中國學生所組織的團體，反對留學生跟日本女子結婚。曾在留學界引起很大的風波。

乙

倒也不是。我不立誓，我的祖母不肯放我到日本來呢。她怕我抬了「東洋駙馬」，老不回家了。哈哈。

甲

哈哈。你們家鄉那麼開通，也還這樣講？哈哈。

乙

管什麼開通不開通，老人家總是那樣的。這些閑話，不去管牠；我說那個小夜子……

甲

那是個黃毛丫頭呀，老朋友。

乙

你老記着她十三歲，她老是十三歲嗎？你要曉得你住在北白川那邊，已經三四年了，她還老是那麼一個小孩子嗎？我們剛到京都的時候，看見的那些小學校的拖辮子的小姑娘，有許多已經做了人家的母親了哩，你知道不知道？

甲

不錯不錯。女兒十八變，到處都是一理。只有咱們是「依舊青衫」，仍然在吃臭魚，喝味噌湯哩。

乙

你我又不是白樂天，有什麼牢騷？不過那些女孩子變得真快，也有變好了的，也有變壞了的，就像那個小夜子……

甲

小夜子怎麼了，變成什麼樣子？

乙

她變成窰子姑娘了。

甲

你怎麼曉的？

乙

我在大阪見過她。

甲

咳！這倒出乎意外。不過她們一家都搬到大阪去，那我是曉得的。

乙

那我也曉得。那是她父親到西比利亞打仗去以後的事。不過她們一家仍然住在京都，在大阪碰着她，

我才知道。

甲

啊哈。那一定有什麼鬼。

乙

是呀。她說，她們一家都搬到大阪去，實際上，那時候，是她們家裏把她押給大阪的審子裏去了。

甲

這倒……不過，我看她們家裏的人並不是那麼壞的，她父親就不過愛吃點酒。她母親，你也見過，人是老老實實的。怎麼會把自己的女兒押到審子裏去哩。

乙

這並不是人好人壞的問題，這裏面總是有曲折的。

甲

好。請你告訴我罷。今天我本來預備跟你這遠客作長談的。請你把跟她會面的情形詳細地告訴我罷。

乙

不妨事嗎？你正在大考。

甲

沒關係，我只剩下口考。我們醫科注重平常的實習，口考沒有什麼要緊。並且，就是現在預備起來，「急時抱佛脚」也沒有用呀。

乙

好。那我就把這一段遇合從頭告訴你。不過一頓晚飯可得擾你了。

甲

不成問題。大岡山有的是中國菜飯。我來請客，叫你這鄉佬兒也喚喚口味。

乙

又來了。你對九州北海道那邊來的朋友吹吹牛皮還可以，怎麼吹到老爺頭上來了。大阪的北京菜還不及你們大岡山的那些甯波館？

甲

好啦，別說什麼北京菜，甯波館了。你「言歸正傳」罷。

乙

好，咱就一言歸正傳。」可是事情就是由北京菜起頭的呀。

甲

你說罷，北京菜跟小夜子有什麼關係？

乙

你別這樣忙。晚飯既然是你請客，那我自然要「一樁樁，一件件，細說分明」了。

我說這事是北京菜起因的。我到大阪不到一個月工夫，在三×銀行做事的幾個同學要開一個聚餐會。這是每年照例有的。目的在給新舊同學——同時也就是新舊同事——造一個見面的機會。因為今年有了我這樣一個中國人，便有人主張吃中國菜。也許他們想，跟我一塊去，吃中國菜可以充充內行罷。幹事先生便答應了，並且叫我給他幫忙。這樣事情，我自然沒有什麼不可以結果。那一天——那是星期六——下了工，我便帶他們到川口新開的叫四海樓的北京菜館去。

甲

你就叫了小夜子的局嗎，那天晚上？

乙

我那時候還不曉得什麼小夜子哩。事情沒有那樣快。別只管打岔，你且洗耳恭聽罷。

那天並沒有叫局，坐在檯面上吃中國菜，叫日本的藝妓來，是沒有什麼味道的。日本藝妓的那一套玩意，是要在日本屋子的席子上，才有興味。總而言之，那一天誰也沒有叫局。大家只在規規矩矩地吃菜。連鬧酒的人都沒有，因為我叫了幾瓶五加皮跟白玫瑰，把那些喝慣了「正宗」「月桂冠」的酒豪都吃得有點莫明其妙了。

規規矩矩吃完了菜，却有些人覺得悶氣不過。因此，付了賬，出門的時候，不知是誰發起，大家一致贊成再到什麼地方去玩玩。除過幾個老實朋友回家，幾個摩登朋友上西宮去跳舞以外，我們一大羣人便到道頓堀的咖啡座去。

到了道頓堀的美人宮，吃咖啡的喝咖啡，喝啤酒的喝啤酒，那些好玩的朋友才有了生氣啦，不是這兒的咖啡和啤酒特別有味，這是因為座上有的是漂亮的女招待。大阪的什麼都是資本主義化了的。就連享樂的地方都一樣。這美人宮就有一百多個女招待。這些女招待都是一樣的年青，一樣的漂亮，而且打扮都是一式一樣。這樣的咖啡座，東京現在還沒有哩，京都是更見不到了。

甲

不過我歡喜京都那種家庭式的咖啡座。那裏有一種清純親切的味兒。京東的這些大咖啡座，像什麼Lion, Printemps 之類，我就討厭。那種商品化的女招待，看了使人頭痛，你說是不是？

乙

我也同感。別人看起來，也許說我們的頭腦太舊。

甲

什麼新舊？那些摩登不過不是Americanize罷了。

乙

好啦我們不要說什麼咖啡經。要說，等你晚上請我逛銀座的時候再說罷。

甲

這傢伙還想敲我請你逛咖啡座嗎？

乙

這隨你的便。請不請由你。現在我却請你不要打攪我。

甲

哈哈。

乙

剛才我不是說我們到美人宮來了嗎？大阪人愛錢也愛玩，那麼大一座美人宮，差不多人都坐滿了。你

說什麼商品化，那裏的女招待才商品化呢！客人這樣多，女招待自然招顧不得。好在三×銀行的名氣大，那些朋友又是老主顧，幾個有名氣的女招待都要偷空兒來打招呼，其中有幾位還跟這裏的幾個女招待好像有特別關係，那招待得更不同了。那一天，因為有人說出我是中國人，還有幾位初出茅廬的小姐，很好奇似地丁住我問東問西。有的說：

——中國也有月亮嗎？是不是跟日本的一式一樣？有的說：

——中國有個美人叫根貴妃，很美呢！中國的女人恐怕都很美罷？這樣的說，雖然幼稚，還不甚討厭。可是有一個傢伙簡直問道：

——中國的女人，聽說，都要纏足的；現在還纏嗎？纏起來痛不痛？他媽的，這就使人受不了了。

我那些同事中間，還有幾個自命是「中國通」的，也跟上夾七夾八地胡說八道。我心裏老大地不舒服。有一位叫井上的同事——他就是今天的幹事——看也我有點不好過，便悄悄地對我說：

——這裏乏味得很。等一會兒，我們到南地去好嗎？

南地是大阪有名的花柳街。我點頭答應了。

他又時暗地約了三四個人。我們推說有事，便別了衆人出了這座美人宮。

那些女招待還在嬌聲請我們再來，我却頭也不回像逃跑一樣地走了出去。

甲

是不是在南地遇見了小夜子？

乙

錯是不錯。讓我抽一支香烟，再慢慢地告訴你罷。

我們一行五個人，走進了那窄狹的街道。兩邊的人家都掛着白磁門燈，襯托出花柳街的風景。遊人很多，穿西裝的，穿私服的，大聲說話的，走路東倒西歪的。三五成羣，將這條狹街擠得滿滿的。我們走了不遠，看見一座木造的日本式的三樓角房，大家便止了步，我看那門口懸着一幅橫額，上面寫着三個大字浪花家。這招牌的上端還有三個比較小的字，是御待合。那幾個日本同事咕嚕了幾句，便回頭招呼我進去。

那天是星期六，客人非常之多，各房間都有人，我們由二樓走到三樓，都沒有空的房間。只在便所旁邊，有一間六鋪席子的小房間，像是客人剛才去了的樣子，招呼我們的娘姨覺得很對不起，讓我們在這裏先坐一會兒，等有了好的房間馬上掉換。井上故意裝起一副像煞一有介事的面孔，對那老娘姨說：

——把昨天那間房間給我們想法子騰出來。要不然，老爺們今天可要漂賬了。

大家哈哈地跟着笑了。那娘姨也追隨着做起笑聲說：

——「啊啦，討厭的井上先生，專門跟我打棒。等一歇萬龍小姐跟你算賬，我可不管。」

井上做起恐嚇的樣子，那娘姨故意將頭一縮，大家又哈哈地笑了。

果然，不到一會兒，娘姨領我們到後面一間房子去。這裏跟前面完全分開，只用一條木橋連着，非常清靜；外面的琴聲歌聲，女子的笑聲，客人的醉語聲，一點也聽不到，房子也不過是八張席子，陳設的却很精緻。娘姨打開了紙窗，遠遠地看見對面的燈光人影。我走出了窗門，倚着騎樓的欄干，望下看去，只見騎樓正臨着河流，兩岸人家的燈火，反映着水中央，宛然成了一條燈市。

大家剛剛坐定，娘姨正去拿啤酒的時候，只聽得一片細碎輕勻的脚步聲音遠遠地走來。

甲

好了。小夜子來了。

乙

你別打岔。沒有什麼小夜子，走進來的是兩個出局的藝妓，一個是長挑身材，瓜子臉，年紀約有二十一二歲，打扮得很淨素。一個恐怕是「舞妓」罷，看去只有十七八歲，圓臉，中等身材，梳着「桃割」式的頭，穿着一身大花的衣服。一進門，那小的先撒嬌似地叫了一聲：

——啊啊，吃力煞！

接着兩個人便跪在席上向大家磕頭行禮。那幾個日本同事，好像「他鄉遇故知」似的急忙拉她們進座。叫高瀨的那個矮漢子還尖起嗓子，學了一聲：

——啊啊，吃力煞！

那小姑娘便似笑非笑地瞅着他，說了句：

——啊啊，討厭來

那小姑娘的嬌聲軟語偶然使我想起了京都的少女，但是這真是一剎那間的事，同事敬來的酒杯很快地打斷了這思想。接着別的藝妓們也陸續來了，再沒有工夫去想這些閒事。

也許是剛才在四海樓太得拘束了，現在大家都發出了豪興，枱面上是非常熱鬧，這五六個年輕女人圍繞在旁邊，更使到幾位酒豪們添了興致。

酒氣，香烟氣，女人的脂粉氣，和去年男女發散的體臭造成了一種說不出的氤氳之氣，充滿了這小屋，我覺得有點頭痛；豁拳聲，說話聲，打情罵俏聲和女人發出的尖銳的叫聲，更使我的耳內發了嗡嗡聲。你知道我是從來喜歡喝悶酒的，大約方才在四海樓一個人又喝得多了。

我本來坐在窗門邊，我便拉開了窗戶，靠在上面，茫茫然地遠望那天邊的燈火。忽聽見背後有一種帶

醉的聲音在嚷

——何君到那兒去了？逃走了嗎？

似乎幾個女人的聲音在合唱：

——Mahi 何先生是那個。

我剛想轉回頭去，却見一個小姑娘跪在我的傍邊，手裏還提着酒壺，眯着一雙笑眼說：

——你是何先生嗎？我早就曉得。

我也開玩笑似地：

——自然囉，這裏只有我一個是生客人。

——瞎說，我老早認得你。

——奇怪，你……

——你忘記了小夜子嗎？

我吃了一驚，她明明是那圓臉，梳「桃割」髮的舞妓呀，我瞇着她：

——你是小夜子，那星野家的……

——是呀。

她浮起了一副狡溫的豔笑。

這時候，那些同事們和別的女人們可嚷起來了？

——哈哈，原來是老朋友。

——Mahi 嚇人呢，是老朋友嗎？

——何先生倒看不出。

——清香這小妮子很不錯呢！

最後說這句說的是跟她同來的呼萬龍的那個藝妓。

這樣七嘴八舌倒把我們兩個人弄得不好意思。我只得又回到檯面上，向大家說明，她是我在京都時候認識的一個小姑娘。

甲

你剛才說什麼清香又是誰呢？

乙

就是小夜子呀。清香是她的藝名。她們有藝名，正和以前的詩人有雅號是一樣呢。

那天人多，大家又在鬧酒，我們沒有說什麼正經話。後來我本想再到那個浪花家去叫牠來，問問她是

怎樣墮落風塵的，因為不曉得那裏的規矩，我一個人又不敢去。

這樣過了兩個星期。

有一天，已經過了辦公時間了，忽然接到一個奇怪的電話：

——何先生嗎？我是清香，唔，是小夜子呀。我跟萬龍姐姐在大丸百貨店買東西。請你來。五點鐘，在日本食堂等你。

我趕忙把自己應做的事情辦好，等不到四鐘半鐘，我馬上先去了。

到了大丸，坐電梯上了九層樓，進了日本食堂，屋子裏倒坐了不少的年生女人，却找不到小夜子——不，以後應該叫她清香了——我只得在靠近門口的地方，占了一張檯上。

吃了一盤冰凍楊梅，抽了三支香烟，進出的一對一對的女人雖多，却還不見清香和她同伴的影子。看錶，已經五點過了二十分。我疑惑起來了：是誰故意來尋我開心嗎？但她那圓軟的京都腔還明明白白地留在我的耳朵裏，開玩笑也決不會這樣巧罷。

約摸過了十分鐘光景，看見一個西裝男子帶了兩個女子進來了。那兩個女子正是清香和萬龍，男子却是井上。她們還是前次那樣的打扮，不過萬龍的衣裳比較華麗一點。她們的手中都拿着幾個包裹。井上一眼便看到我，他很快活地對清香說：

——看人家早來等你了。你該放心了罷，我總沒有騙你罷。

清香向我微笑着點了點頭。

井上在裏面找了一個消靜的地位，我們便移了過去。

大家叫了各人所要吃的東西。我和清香喊的是冷蕎麥麵。

這一天比較還談了幾句話。在這次談話中，我才知道小夜子三年前來大阪的時候就給押在篋子裏了。她的那個酒鬼父親到西比利亞去以後便沒有消息，大約是跟着出征部隊全滅了她母親還在京都，不過搬了地方，她的賣身是給她父親還債的。

甲

出征的軍人陣亡了，他們的政府應該有撫恤呀？

乙

想來一定是有的。詳細情形我沒有去問。聽說她的老家是在鄉下一個山裏的地方，那裏還有她祖母等等一大堆人。錢想來是不夠用罷。她父親在時也總虧空得太厲害。

甲

這種閒事且不去管它了。還是說了你們會面的事情罷。

乙

那天在大丸玩了差不多一個鐘頭，她們先回去了。我和井上便到道頓堀的各戲院面前兜了幾轉，又在那邊的小咖啡店吃了幾杯啤酒，八點鐘左右，井上邀我再到浪花家去。

井上很知趣，他和萬龍另外到別一間去了。我和清香被領到治河的一間小屋子裏。兩人對坐起來，像是一別有一般滋味在心頭，覺得很舒服又覺得很緊張。清香要照例唱一支曲子，她問我歡喜什麼，我却茫然回答不出，她便彈起琴來，唱了一支單調悽清的歌曲。我問她這曲子叫什麼，她說這叫做「黑髮」。她還給我把那歌曲的調兒學了出來，可是我一點沒有記下。

兩個人對坐着，一會兒便沒有什麼話好說了。我們便又說到以前的事情。她聞到菊池的姑娘，她問到她的那些同伴，她還問到你我說你已經到東京了，她很羨慕似地：

——東京是好地方我也想去看看呢！

甲

你又在加油加醬了。爲什麼要拉上我呢？

乙

她真的記念着你。她說：

——馬先生對我們很好。就是房東的那個千代子，討厭，看不起人。不知道她會到什麼好地方去呢？我倒常常想起她。

甲

菊池家的那個女孩子脾氣本不好，常常說，小夜子的爸爸是銅匠，是酒鬼。這都因為那個老太婆歡喜裝場面，開口閉口說自己是士族，所以小孩子也跟着學壞了。

乙

唉，那老太婆太多嘴，其實自己還不是過窮日子嗎？這回我到京都去，到他們那裏去看看，老太婆還是那樣子，那小姑娘却已經成熟了，長得又粗又壯。她們再三問小夜子的消息，我故意裝不知道，你曉得千代子那傢伙說什麼？她冷笑着說：

——可惜何先生不曉得，她現在在大阪做簪子姑娘呢。何先生回到大阪可以去做做她，何先生不是很愛小夜子嗎？

甲

她的那一雙小眼睛逼着我，好像要我回答的樣子。我真奇怪，她們的耳朵怎麼那樣長。

別冤枉好人了。人家吃醋是好意呀，說不定千代子暗地裏愛上了你。

乙

謝謝罷。她跟你倒是一對，我可沒有那福氣。

甲

哼，小夜子呢？這可該你有福氣了？

乙

別這樣挑剔，輪不着你吃乾醋。

甲

你得發誓，小夜子你愛嗎？

乙

比千代子是愛一點。

甲

那麼，這回是大圓重「好夢」了。

乙

對不住。剛剛相反。以前雖無好夢，倒還甜密密地；如今却連這點甜味都沒有了。

奇聞奇聞！這個要講教。

甲

乙

你住在菊池家的時候，我常常去玩，那些孩子也跟我混得很熟。有時你不在，我去了，他們也都跑過來，我便帶他們到田間去跑跑，或者到吉田山去玩，孩子們天真爛漫，倒也很有趣。有一天，我去看你，撞着千化子還有兩三個小孩子在門口那空地上玩。千化子看見我先喊道：

——馬先生不在家呢。

我便想轉身走去，小孩子却在背後喊：

——何先生，我們一塊兒玩好嗎？

我本來看了一天會計學，頭腦還在發脹，樂得跟這批小孩子玩玩，散散心，所以我就隨便答應了。

我們在田間跑了一陣，便跑到白川神社了。你還記得嗎，白川神社就在上琵琶湖去的那座山的山脚底，可是牠的地位也還比街路高出幾丈。那裏也有樹林，也可流水，周圍很幽靜，翻過了這座小山便是銀閣寺了。那天幾個孩子很快活，大家爬上小山摘櫻草去了。我便躺在一條澄子上，閉目休息。忽然聽得小友子的叫聲：

——啊，嚇殺我！

我睜開眼睛，她的小小的身體已經撲在我的胸上了。她那蘋果色的小臉更加發紅，一直紅到耳根後邊。我拉起了她的一雙小手，問她看見什麼。她悄悄地用頭指示給我：原來是一個神氣兇惡的醉漢由那邊山上跑了下來。

那漢子去後，她還貼緊我的身子。我輕輕地抱她上來，坐在我的身旁。她更立戾，用手去摸我的。我的臉很燙。她眯着笑臉，仰面看着我：

——很熱罷。

她又把我的右手放在她的心口上：

——我的心還在卜突卜突地跳呢！

這妮子會做這樣的媚態，老實說，我真感這一點衝動了。我便順手抱她過來，拍拍她的肩膀，用種種話來安慰她。她把頭伏在我的胸口上，小聲說：

——我怕喇！我常常怕喇！

等一會兒，別的小孩子都回來了。千代子看見了這樣子，便撅起小嘴，粗聲粗氣地說：

——我要回去。

甲

怪不得千代子那樣吃醋，原來有這麼一段淵源。

乙

後來，在你那裏不大看到小夜子，偶而撞見她在場，一會兒便不見了。當時我也沒有注意這些。有一次，訪你不在，我一個人走向詩仙堂去。半路上，看見小夜子也是一個人在田間跑來跑去，像摘什麼花。我喊了一聲，她很高興地跑了過來，手裏還拿着一束紅紅綠綠的草花。她問我到什麼地方去，我告訴了她，她一聲不響地跟着我走。

到了詩仙堂。正是黃昏時候。我引她上樓，遊人一個都沒有。周圍好像是被寂寞吞噬了。她放下了花束，整整項下垂的髮，看着我，發出一種淺笑。

我拉着她，并肩坐在南面的窗框上。我們遠望着西南方隱在雲霧中的山峯。她忽然靠在我的肩上，幽幽地說：

——寂寞得很呀。我想死。

好像一陣輕脆的春雷震動了我的耳鼓，我吃了一驚。我疑惑自己聽錯了，可是看看她：她兩隻手捧着
小臉，肩頭正在聳動。

——小夜子，你難過嗎？

——她們欺負我，她們說我的壞話，說我跟你要好。

這是多麼可愛的一句說話。我忍不住抱她過來，在她那流淚的臉上，輕輕地吻了一下。可是在這一次的接吻中，我完全嘗受了一個成熟了的女人的滋味。

甲

以後呢？

乙

沒有好久，她就到大阪去了。現在她起來，她哭着說想死，大約已經覺得自己將來的痛苦了。

甲

到大阪又遇見了你們正可以「重溫舊夢」呀。

乙

說那裏話。詩仙堂中的一吻，只是一種偶然。在大阪，再也不會有那樣的機會了。三四年的薰陶漸染，叫她完全變成了另外的一種人。濃厚的脂粉遮住了她的真情，華美的衣裳蒙蔽了她的真心。她不是以前那樣一個鄉村的少女了。後來，我雖然還見過她幾次，每當兩個人對坐的時候，彼此都反感到拘束。不過，她還

教給了我幾個曲子，這我得感謝她。

甲

你也太得理想主義了。我索性做她的一個恩客，不是很便當嗎？一舉兩得有什麼不可以呢？

乙

你才是空想家呢。你要曉得她是舞妓呀？我們這種窮措大那有這種力量。浪花家那個老娘姨，知道我們倆是舊相識，便替我想了種種計劃，我只是謝謝，無實得了又怎麼樣？不得又怎麼樣？我倒覺得詩仙堂的一吻是永久不忘的一個好收穫呢！

放生池的魚



徐 轉 蓬

召請幾個和尚，做了三晝夜的「道場」之後，王家村前面的那段溪流，開爲放生池。理由並不是憐憫魚，而是向「鬼」討好。

偶然有小孩至溪中失足溺死，村上就有一批自作爲飽知世故的人，把這事歸到「陰功」上去，以爲有「鬼」在水中作祟，把人拖下去的。

生活在放生池里的魚和生活天空的飛鳥一樣的自由了……即使人們的手指觸着魚尾巴，也不敢捉住牠，好像全是些有毒的魚。

他們懂得捉撈放生池裏的一尾小魚，或是一隻米大的蝦，也被嚴酷的條文禁止着的。聰明活潑的魚，懂得這地帶的安全，自由，從各處頭接尾的邀集而來，安閒的，大大方方的浮游着，並且帶點驕慢，好像還夠上駕駛人類的地方，毫不怕人。

放生池里的魚成爲王家村唯一足以誇耀和給人欣賞的奇蹟之一了。從別處而來的過路人打從這兒溪邊走過，都自動立住前進的腳，觀賞一陣，指手劃腳的留下他們的贊嘆：

「咪咪……咪。這麼多的魚，千千萬萬，這麼多……」

溪水澄清的日子，站在岸上看去，羣魚歷歷可數，好像養在客廳中的玻璃缸中一樣。打從這裏走過的，有以下的說法：

「這麼多的魚，爲甚不捉了吃，這地方人不是蠢便是獸，他們不懂得吃魚的吧！」

「呵，如果這一溪的魚，准那一個人捉去賣，保你爽爽意意的發財！」

「至少有一百担，起碼有一百担囉！」

當過路人這樣說時，如果有王家村上的人在旁，就會噙着嘴，告訴他們：

「唔，世界上只有你們聰明。懂得吃魚，別人就……這年頭，人的肉也吃囉！要知道這裏的魚有吃不得的苦是放生的呀！」

村上人知道禁約中所規定的「重罰」的可怕，看慣了放生會頭腦而兼村長的馬九爺的鉄一般的冷面孔的可怕，沒有誰敢輕易觸犯這禁約的。

有些外鄉的漁人看了眼紅，當月夜或黑夜燒着火把帶了羅網要來捕捉活活的鮮魚，整羅担的挑回去。來偷的時候是默默的具着一股雄心，回去就高興了，大聲的嬉笑，還有這麼一種口怪腔：

「媽的，放生放他媽的鬼！『魚骨堆成山，遠不如人一命！』有魚不吃，天地間最大的大傻瓜……」

自從這段溪流設爲放生池以後，溺死人的事，每年仍有發生，他們又把這不幸歸罪于村人的不「誠心」。偷魚的事件，因偷魚而發生的災禍不斷的而來。

一天林苟苟的老婆早上在溪邊埠頭上洗飯籃，魚是那麽大胆的聚集着一球，爭食飄流而去的米粒，那圓大的不動的魚的眼睛在皎明的水中反射着光芒。

林苟苟家的眼睛被誘惑的落在水中，落在魚的身上。

飯籃浸下水中，魚和梭一樣搖擺着尾巴穿來穿去游到飯籃裏來，或是從她的手背擦過去，這裏的魚是不怕人的。

「媽的，這樣大胆的魚呵！討死不是！」

向水中的魚說，徐徐地抽動着嘴角笑起來。隨即伸手去捉魚，把手掌當作羅網要想兜住牠，光滑的魚一个个都從她的手指尖溜過去。

魚結羣的在飯籃四周徘徊，去了又來。趕也趕不散它們。

「討死不是啦！」

林苟苟的老婆又這麼向魚說了一句。

嚥下口水，她好像舌底下藏着魚肉，臭到魚混合着醬油和酒的氣味……她長遠的長遠的沒有吃魚。

了。每天只有鹽和醬下飯，以致她的男人每次都「嘸嘸」的擲下飯碗，如果有魚給他換換口味，給自己換換口味，不知怎的她近來變得和孩子一樣，想這樣吃，想那樣吃，那不會吃得津津有味嗎？她丈夫一定會溫文的微笑着放下筷子的。

這樣想，捉魚的念頭，油然在她心上繁殖了。

魚是長遠沒有到口過了，她，她的男人都需要換換口味，她知道自己的丈夫——一個和鸚鵡一樣喜歡吃魚的傢伙。

把飯籃深深的侵入水中，靜默的等待着魚游進來。

猛的飯籃汲起來，水沙沙的篩下去，已經有五六尾小白魚張在籃裏。

魚，默無一言的，只會跳。只會跳。

林苟苟家的，向四周探視了一下，慌腳慌手的把幾尾濕漉漉的魚用圍裙包起來帶回去。

她站起準備回去，當走上埠頭的石級上時，一個粗啞的鬼叫一樣的聲音，迎頭而來：

「今天吶，讓我捉住了……你偷魚的婆娘……報告……報告去……」

阿貝這惡作劇的不行善的流氓，已站在埠頭上一聲不響的看好久了。

「噫——」

林苟苟家的把眼睛合成一條縫向他迷着笑。想藉着這笑把事情掩飾過去。並揮着手的連聲懇求：

「不要響，不要替我叫出來呵！」

「你叫我不叫出來，那麼你當謝謝我……今晚來一回，睡一覺吧……」

「你這畜生！」

這樣回着嘴，有點子氣，她奔回家去了。

把包在圍裙中的幾尾小白魚倒進面盆中的淺水裏時，魚已經死了。平翻在水中，奄奄一息的吐着水泡。那些魚的眼睛，死後也圓圓的睜開，不甘心死似的。

林苟苟家的拿着剪刀在面盆裏，剪魚肚皮，擄去腸，一刀剪去，魚瘙癢一下，她也把身子縮了一下。剪破每個魚肚皮的時候，她想到了——如果阿貝這傢伙去放生會董事兼村長的渭水叔那邊去報告呢？那怎麼得了？阿貝這傢伙的嘴，是油滑得難以封住的。「再啦，被我捉住了，我要叫出來……」粗獷的帶着恫嚇的喊叫在她耳朵不斷的響，幾乎把她的耳震聾，逼她發狂。

如果可能的話，她將立刻把魚放回溪中去。但是魚已經死了，剪刀把魚的肚子剪開了……

心和井架上吊水桶般的上下，忐忑的不安。

「啊……啊……啊……」

一陣陣的有所懊悔的嘆着氣。
她預感着「災禍」的飛來。

放生會董事兼村長的渭水叔，接到了報告後，取下整天含在嘴里的長煙桿，叫了起來：
「那了得，青天白日……到放生池里偷魚……該死的女人……」
說時嘴巴鼓着氣，稀疏的鬍鬚和蠟刺的刺一樣的豎起。

「這女人最該死，胆大！要利害些罰她呵……」
走來報告的阿貝，蹣跚上說，面上現出非常鎮靜的態度，心中却說不出的快樂。

「你親眼看見的？」

「親眼，先生。」

「那末叫地保把她叫來問問！」

村長吩咐阿貝去找地保，他自己就在家里的天井邊踱來踱去，打主意，如何處理這件事，如何罰她。他蹣跚着手背在後邊，連扯的打着「鼻頭屁」好像有了辦法了。

地保是村長的走路人，他的脚不如村長那麼貴重，一喊就去了。

啣着村長的吩咐，他威風許多，神氣也十足，一搖一擺的走去。

「林苟苟家的，村長叫你去，說你偷了放生池里的魚……」
地保闖進去，就向着門內叫喊。

正在灶下生火預備煎那幾條小白魚的她，跣的一下跳起來，驚惶的打着顫，她手足無措，幾乎「天呀天呀」的叫起來。

「地保老爺你饒了我吧，看——這麼幾尾小魚小魚……」她請地保看籃里的魚。

「不管我的事，大魚——小魚……你去便了。」

她被地保召了去，面孔嚇到通紅，小鬼去見閻王的那種神氣。

「事情已經糟了。」

她自己想：因為魚死了，她不能放回溪裏去……在沒有辦法的時候，女人又施用她們女人們的慣技，小玩意兒掛一臉的眼淚，說悔話，哀求……

看見放生會的董事，兼村長的渭水叔，她便撲的兩膝跪在他面前，不說別的，只叫着：

「饒饒我，饒饒我……」

村長看他跪在面前，屁股一轉，將面孔朝向別處去，走開。

她又站起。追到他前面。

他又一轉。怒了，暴吼着：

「潑婦。潑婦。站起來有話可說！」

站着一張悲苦的求人憐憫的臉望着村長。

村長把哈在口中的煙管取下，開口說了：

「……好，你偷了放生池里的魚，好大的胆子，放生池里的魚是放生的，你偷了來吃，難怪水裏的「鬼」發氣，每年都有人被水鬼拖進去溺死：這都要歸罪你們這班不誠心的偷魚的人身上……好，現在捉到了你：以後如果有人跌落溪里溺死，拿你去抵命：我們化了錢做「道場」，「誦經」都爲放生池里的魚……不然，做「道場」「誦經」化去的錢由你賠出來好了……不然，有人溺死，拿你去抵命……」

林苟苟家的，被村長一頓話，正如當頭一砲，幾乎僵下去。毫無注意的神經昏迷似的那麼囁着：

「幾隻小魚……只是……要我做「道場」，「誦經」賠錢……那只有叫我死……把我的命抵魚的命……」

村長對於她的囁囁有點惱煩。

「回去再說吧，怎麼處置等我們開會決定……單我一個人也不能主張……」
這種小事件在村長「有鬼」的眼睛看出是件大事。

被吩咐着回去的她走出村長的門，還隱約聽得村長在她背後說的話……

「女人也偷魚，難怪男人難怪放生池里出鬼，難怪有人溺死。今天捉住她，要做個榜樣給人家看看了。」
當她打從村長家裏帶了滿懷恐慌回去，她的丈夫林苟苟也從田野回來吃午飯了。

她看見丈夫懺悔似的掛着眼淚，訴說着煩惱着她的災禍。

「今天早上我在埠頭洗飯籃，張了幾隻小魚……阿貝那傢伙去報告村長……村長說「要重重的罰」……還說要開會商議……天哪，只是幾尾小白魚呢……」

一生怕事的懦弱的她丈夫，聽了這番話，好像天大的災難落到頭上了。對他的妻子只有怨恨和責難。那麼揮着拳頭，撲上去，要將她摔死的樣子。

扭住她的髮髻，用腳踢她。

「癡呆的傢伙，看你怎麼了！誰叫你捉放生池裏的魚……誰叫你踏進他們的圈套裏去……我看你怎麼了……怎麼活……你這害人精，連累我不安靜……」

「爲了你，爲了你呀……」

打她的時候，她這麼的喊着，尖銳的聲音，好像從心靈深處發出似的。不了解這句話的內容的丈夫揮起拳頭：

「怎麼爲了我呀！」

又是一拳落在她背上。

她洗飯籃，看到魚，想到撈魚——因爲她想討丈夫的「好。」丈夫是一個和鸚鵡一樣喜歡吃魚的人。同時又想到丈夫在外操作的苦楚，吃飯時除了鹹菜和鹽又沒有別的小菜奉承他，幾隻小白魚，原想獻給他換換口味……

而今他不但不了解她，原諒她，而且抱怨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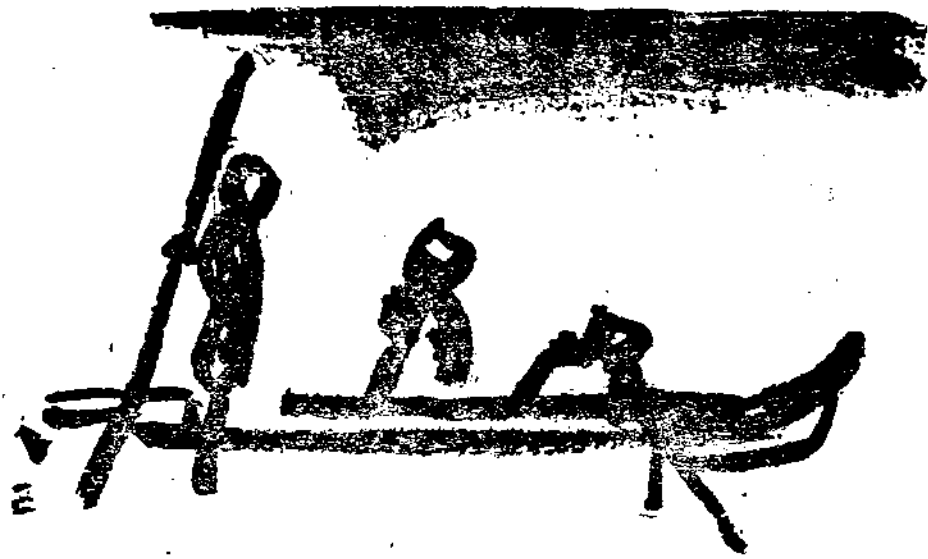
當晚，村長興奮的在他自己的住宅裏召開放生會的董事會議，商量如何處罰她……會議沒有完結，她已經把自己的生命完結了。

村長住宅外邊，許多人互相哄傳着：

「林苟苟家的投水死了！」

「肚子里還有孕的呵！」

從此放生池里多添一個鬼。少去幾尾魚。



船 娘

耶 草

青的天，

平靜的水面，這上邊，浮著一隻小船。

船尾上，坐了位年青的姑娘。她雙足赤裸，一手握了髮結，一手拿着木梳，在太陽裏慢慢地動作着。她頸下的一個鈕扣沒了，衣領敞開來；袖口捲得高高的，露出了紫銅色的皮膚。白的牙齒，平的鼻樑。烏黑的眼珠子溜着四方。

四方是平靜的，沒有風，沒有浪，沒有一點聲息，水面平靜得像張鏡子。這周圍數百里著名的大湖呵，現在彷彿是深陷於夢鄉裏了。祇

在遼遠的天與湖交接的地方，可以看見細的線和小黑點。線便是陸地，那上面有人烟。小黑點，是船。

把船舵夾在雙膝中間，順着水勢，讓船身自己飄去。她不搖櫓，也不選擇航線。心裏却有着打算：這麼任意地流，正可達到那必經的去處，邁過這兒，還有三個難關。

遠處的一個黑點漸漸大起來，她知道檢查的人將來了。灣下腰，洗了一把手，從篷的一邊踱到船前，張開了一個破大的魚網，平攤在整個船頭上，然後，又回來坐在原先的地方。雙膝夾着船舵。

「呵！」她閒散地打了個呵欠，將下巴放在膝蓋上面，用疑惑的目光瞧着湖水和遠山。

靜寂的四週，勾起了她的孤獨之感。那顆純潔且強硬的心，也在懷疑著了。兩天前的水戰，連接的槍聲，鮮紅的血，船的沉沒，人們絕頂的最後的哀呼，全是發生在這個湖上呵！爲什麼今天便這麼平靜了？前面的黑點大起來，她心裏有些顧忌，沒有再往下去想。

那個黑點，駛得很快，細看時，是隻小汽船。烟筒旁邊，滿站着荷槍的兵，中間，也有幾個軍官。兩三個較高的人，擎着望遠鏡，向四邊睜着。對這隻小船，老遠地便有人喊道：

「停住！停住！檢查！檢查！」

跳到小船上的，是兩個穿黑制服的人。她坦然地站起來，迎接着。面帶喜笑，一點不現慌張。一個矮些的，拿了一本簿子，一管筆，高個子打量她一番，問道：

「從那兒來的？」

「齊家岔。」

「到什麼地方去？」

「盧窪。」

「日子怎麼過的？」

「看那個吓！」她指着他們腳下的破魚網。

「噢。」

問話的人一邊點頭，一邊看看腳下的網子，又瞧了瞧那正在記錄他們談話的矮個子。接續地問下去。

「你不知這兒打仗嗎？」

「打仗？」

「正是。」

「連一點影子也不知道。您可不知，我們這種人，一年四季祇曉得在水裏撈東西換點錢填肚子。一天能夠得到三五十斤呢，我們會快樂；要是就半斤八兩，大家便會生氣，吵嘴，別的事情，誰也沒有工夫去探聽。」

「前天才停戰呢。」

「唔。」她答應着，轉問道：「還要打嗎？」

「那可不知道，不過這兒是不許走過的！」

「怎麼好呢？」她幾乎哭了出來。

「你不知道這兒不好走嗎？嗯？」

「真不知道，先生！我敢發誓，全是因為艙裏的病人。病得很重，打算到盧窪找個好醫生……」

「艙裏的病人是誰？」

「是……」她的臉立刻變成了紅色，把頭低着。

「你的當家人呢？」

「是……」她含羞地笑將出來：「就是他。」

說著她向艙裏面看。

「你的名字？」

「薔薇華。」

「薔薇華。」

「是的。」

問話的人輕佻地笑了一陣。

「好一個奇怪的名字！」他斜着眼黑向薔薇華盯著。她大方的回看他，並不躲避他的視線。他們互相地看着。好半天纔說出話來。

「你真的不知道這兒不准走過嗎？」

「真的。」

「那末你走罷！」問話的人給她一張通行證，重新回到自己的小輪船。

「多謝您呀！」她以笑送着他們。

的達的達地，半點鐘光景，小汽船便走得很遠了。薔薇華心下像落下了一塊石頭，她禁不住笑了出來。她大聲喊一下躲在船裏的人：

「出來透透氣罷？」

艙裏的人沒答應，只把頭抬起向她望着。低聲地，半信半疑他說：

「檢查過了？」

「是的。」

「還要檢查嗎？」

「難關還沒到呵，怎能不檢查！」

「呵！」

回答着，他又將腦袋縮進被裏去。

「別怕，到盧窪差不多還有七十里，出來透口氣罷！」女的說。

「好。」男的從槍裏爬出來：「就聽您的話。」

「你相信我嗎？」

「自然的。」

「你願意告訴我你的名字嗎？」

「沒有必要。」

「爲什麼呢？」

「你一定認得我的。」

「是的，我們那區的人全認識你，連媽媽都喜歡你，她說你最會說話，雖然不是本地方人，她有次却給你說哭了，第二天作事倒有勁起來。可是我們大家全叫不出你的名字，只知你是一個什麼委員呵，你是木委員不是？」

「知道便是了。」

「那時候，便想和你認識，總是沒有一個機會。你又特別的忙，實在不大願意來擾攪你；你住的地方呢，我也不十分清楚，今天，今天可真是……」

「今天你打算怎麼樣？」姓木的故意把話說得嚴厲一點。

「打算多和你說幾句話呀！」

她孩子似的把嘴張大着，先將眉往上一聳，隨後再瞧住姓木的臉色，姓木的也不禁笑了出來，他緊緊地握了她的手，痴癡地望着她。

忽然，她離開了原來坐的地位，和姓木的並肩坐着。她把頭放在他肩膀上，短髮間放散着一種康健的氣息，兩眼盯住姓木的臉，忸怩地說：

「你有媽媽沒？」

「闖那作什麼？」

「我要知道，我要你告訴我！」

「她老人家早已不在人間了！」

「是怎樣死去的呢？」

「讓我慢慢兒說給你聽。」

姓木的開始敘述起他家庭的事變，他一點不加隱諱，說着說着。原來他生在一個快樂的小家庭裏，父母下面，只有他這麼一個兒子。他爸爸是一個康健的自耕農，累年的災荒，使他們的家庭遂漸破產下來，他們成了高利貸的債務人，日久償不清的債務，使他爸爸坐了牢，以後便死在裏面了。媽媽聽見了這種消息，又加以應付不了債主的催逼，在一個晚上，她偷偷的自縊了！一家人的結局是這樣的！

這以後，他便逃了出來，到過多少都市，做過路工，當過兵，後來終久走上現在的路。這一次打了敗仗，他心裏很難受。好在這並不是潰滅的敗北，潛勢力依然還存在著。大家還應該繼續努力！

「你現在覺得怕嗎？」女的問他。

「一點都不。」

「那爲什麼來？」

「因爲有你在身邊。」

姓木的這樣爽直的說。

「你討厭我這樣多嘴的人嗎？」女的又追問一句：「請老老實實告訴我！」

「那是什麼話？」

男的一隻手拖住了抱的腰，又接着說道：

「你說，剛才檢查的時候那一番話是誰教你說的？」

「可真沒人教過。」

「爲什麼說得那麼圓熟呢，一點兒也不現聲色。」

「全是爲了你。」

「爲了我？」

「可不是。」

「你真是一個了不起的人才，我們少不了你，我們非常的需要你，你給我們的幫助很大，比方今天的事，應該十二萬分的感謝你才是。小姑娘，你叫什麼名字？」

「薔薇華。」

「當真的嗎？」

「真的。這個名字好不好？」

「好的。薔——薇——華——嘻嘻！」

男的調過臉來，瞧住她紫銅色的臉蛋，笑笑。

「怎樣了？」女的微微搖擺一下身子，把上額貼住姓木的腮巴：「你講，你快講！」

「叫薔薇華？」

「唉……薔薇華。」

她撒嬌般地點點頭，把唉字拉得長長的。一隻手輕輕撫一下男子的胸前，問他：

「你可餓？」

「倒有一點兒。」

「可該打，我竟忘了。」

說着，她鑽進艙裏，在枕下一個口袋裏，摸出一些冷的包子和雞子兒，放在男的面前：

「來！我們喫罷！」

喫東西的時候，他們間來了片時的沉默。太陽高高地照着這天然的一對，那隻小汽船，遠得連小黑點也看不見了。似乎是一種高貴的食糧，他們怪有味兒地喫著。

男的一雙充溢了光澤的大眼睛向四外飄着，好像有很多很多事在他腦裏盤桓，眉梢有些緊促。他指着湖的有一條長黑線的一邊：

「那算是南邊嗎？」

「是。」

「幾點鐘才可以到盧窪呢？」

「最早也得傍晚六點。」

「我們第一個目的先到盧窪嗎？」

「是的。」

「到了盧窪又怎麼辦？」

「過去還有三個難關。你放心，一切全由我來，有這個呀，還怕他什麼呢？」

她把通行證掏出來給男的看。

然後，把一隻黑瓦的水壺遞給了姓木的。

「這裏面是茶，涼一點不妨罷！」

「慣了，冷熱一樣的。」

他以右手接了過來，喝着。

一對黑魚鷹，互相地鬥着耍着，在湖面上慢慢游着。薔薇華若有所感般地，天真地問：

「木大哥，你結婚了嗎？」

男的搖搖腦袋。

「我……」

「你怎麼樣？」

「我說，我說，我……」她瑟縮地。

「儘管說罷，小姑娘！」

「你帶我一塊兒去辦得到不？」

「那很好，不過……」

「……」

「不過……」

她停止了口內正咀嚼着的食物。看着自己的脚尖，在等待姓木的把話說下去。但男的見她一言不發，却一直望着她，半天說不出話。

很大一會兒，姓木的鬆了一口氣：

「你臨來的光景，有沒有和他們提起這件事？」

「提過的。」

「他們答應了嗎？」

「沒有。」

「你想想看，這怎麼好呢。我是需要你的，我真的需要你的幫助，可是這終竟是私人方面的事。這邊自然更需要你，更需要你的大的幫助。這要比私人的事重要得多。怎樣好呢？怎樣好呢？……」

「……………」

挂在薔薇華兩個大眼角上的是兩行眼淚。她一點也沒有動靜，讓淚珠逕自滾下來滴在衣襟上。

「小姑娘！」姓木的搖一下她的膀子。「別太情感了呵！我們應該看重工作。事業成功了，我們自然也就成功了呀！我還會回來的，我還會回來的，你放心……」

「知道是那年那月呵！……」

她嗚咽着，像是受了委曲的孩提。非常傷心的，呼吸的氣息有些顫抖，心在不止地跳。這光景有些使姓木的束手，他急慌着，試幾試，說不出話來。

但終於還是他先開了口。起初，說了些謎樣的話，安慰着她。待她的心稍微平靜一點，纔開始分解不能帶她一塊兒去的原因，並且請她了解私人和團體事情的比重，要求她等待些日子。他決不撒謊。

薔薇華一直浴在沉默裏，她老不吐口。哭泣算暫時止住了，間或地，還可以聽見一聲聲顫動的呼吸眼

珠子在慢慢地移動，那是一種思索事情的模樣。

沉默着，沉默着。

太陽和湖面就要接觸，小船西方，是一個瞧不見邊沿的金色鏡子，在東面，圍了個葱綠的絲絹，很是好看。傍晚，來了東風，湖面上起了波紋，如同絲絹的飄擺。

魚鷹裝滿了肚子歸來了。一羣一羣地，吱呀吱呀地叫幾聲，從他們頭上掠過去，一陣又一陣。薔薇華一下倒在姓木的懷裏，翹起了小嘴，突地說話了：

「你什麼時候回來呢？」

「明年的這會兒。」

「爲什麼？」

「因爲我們的事事就像薔薇華般地遍地開著了，明年的這會兒。」

「哈哈！」她竟然又笑了出來。

這麼著，他更覺得這個少女的可愛了。她的天真，康健的體質，機警的智慧，和那對黑眼珠，是她的美！他心裏說不出的愉快，他感到跟她一起是種驕傲；心也有些跳。

「來！給我罷！」

她那麼瀟灑地，大方地仰起臉來，瞧住姓木的。

「這是給你的敬禮。」

姓木的她吻了一下。

「盧窪要到了，你進艙裏去罷，一切全有我！」

她把躺在艙裏的人蓋好後，活潑且愉快地立起來，握了舵柄，坐在原先的地方。

當他們的小船停在岸邊，受盤問的時候，出他們意料之外，祇驗驗通行證，問一問船的來歷，便放過了。

這兒停的船很多，他們是輕易地通過了盧窪了，爲的是沒有被人十分注意。

「呵！」

船搖進一條河裏的光景，薔薇華放心的吐口長氣。點把鐘後，他高聲說道：

「請出來吧！」

艙裏的人所答非所問的接著：

「過了嗎？」

「過了？」

「還看幾個難關？」顧慮的心使他不安，他重新這麼問。

「三個。」

「今晚走得完嗎？」

「今晚一定走完，因為有月亮。」

「這兒可是一條河？」

「是的。」女的回答說：「你也幫助搖搖櫓好嗎？這樣，我們的船可以走得快些！」

「好吧。」

於是，兩個人合力搖起來，由於順風，船行駛得很快。夜風從他們的衣服縫裏鑽進來，他們並不寒冷，他們有兩顆溫暖的心呵！

月光裏有兩列白的牙：他們在笑哪。

難關到了時，姓木的照例給藏在艙裏。他的脚手筆直，躺在不大整潔的被內，頭給蒙得緊緊的，透氣不便，每次總是出一身汗。

兩個難關又是輕易地過去！

他們心上像卸下了一塊百斤重的鉛。

第三個難關將到來的時辰，月亮正釘在夜空中央，爲了想避去出汗的苦惱，他把一隻耳朵露在外邊，

打算聽聽人們的談話，上幾次聽來總是比較的含糊。

沒待船靠岸，便有人用手電筒射過光來，老遠地高聲吆喝道：

「停住，停住！」

她剛把小船攏岸，上旁人又在嚷着：

「怎麼半夜裏還在走着呢？」

聲調嚴厲的，是種不耐煩的語氣。

喬薇華把船繫在鐵柱上，自己很快地爬上岸來，她說：

「先生呵先生呵，我求求你們！」

「什麼事說！」

「我求求你們！先生！」

上氣不接下氣似的，她慌張地咕嚕着，兩隻手合在一塊兒，不住地拜着。

「倒底什麼事？快說快說！」問話人非常厭煩地。

「請先生們快些看看吧！我的當家人，他……」

「他怎麼樣？」

「快要……唉，猩紅熱呀！」

「猩紅熱？」

「是的。再遲些時怕就難好了。現在他身上已經有了一股味。兒先生，請可憐可憐我們，快些看一看吧！」

「……………」

手裏拿電筒的幾個人，給「猩紅熱」三個字嚇楞了，他們互相張望，誰也想不出一個較好的主意，她急得大聲哭泣起來，一壁抹眼淚，一壁嘮叨着：

「先生們，求你們作一點好事……」

「作點什麼好事？」

「快些看看吧！這兒是通行證。」說着，她拿出一個紙單，有個傢伙向通行證飄一眼，沒有用手接。

「打那兒來的？」

「從家裏。就在那一面。」她拉了一把鼻涕抹在衣襟上，然後又用這隻手向遠方指着，

「到那兒去？」

「商鎮。那兒有醫院呵。這個病，鄉下醫生不看！唉！」

「你們是什麼親戚？」

「我的當家人呵，先生們，請你們快些看吧！他不能再……行行好……行行好！」
她又哭泣起來。

檢查員不知所措，幾個人，交互地瞧視着。對於這隻船，有種怕死的戒心，一個傢伙說道：

「老熊你去！」

老熊却生了氣：

「你的命比我值錢嗎？小方！」

「怎麼好，怎麼好……」

薔薇華哭著又叫喊了：

「行行好吧！先生們！你們全是善人！請快點看看吧！還要麻煩先生，請快找一瓶痧藥水來，那還可以使他再多活兩個鐘頭，要不然……行行好，先生們，你們快些看看吧！」

有個檢查員先溜開了，他向一間房子裏走去。

剩下的幾個懶懶地，連講話全不高興似的，一個檢查員湊近另一個身邊說：

「讓她去吧。猩紅熱會死的，頂容易傳染人！」

她揩一下眼淚，追問道：

「怎麼着呀？先生們！」

「你去吧！」

沒有檢查，又把他們放過了。薔薇華裝着一副非常傷心的臉相。慢慢地爬上船，揩把鼻涕揩把淚，輕輕地搖着櫓。小船漸漸離開河邊。

船差不多走了一頓飯的光景，姓木的抬起腦袋，嘻嘻的笑了起來。

「那些個蠢貨……」

「一點都不蠢，不過怕死，沒有出息！」

「你太聰明了，小姑娘！」

「那裏呀！不呀！」

她謙遜地應着。

待他們將要繼續談天，後面忽然送來一陣緊急的汽笛聲，接着，水上面可以看出手電燈的光，另一隻

小汽船迅速地疾駛過來，船頭上有人在叫喚：

「慢着，慢着！」

姓木的立刻起一身雞皮疙瘩，心裏想：糟了，糟了！

薔薇華依然沉靜的，不慌不忙的說：

「他們又來了，你快躺下！」

當他裝作病人模樣，死人般的躺着，小汽船愈來愈近了。

「慢着，喂！我有話講，我……」

小汽船上的人吆喝。

「你們的事難辦！」

說這句話的，是剛才盤問時先溜開的那個人。他神氣十足的站在小汽船前面，瞧住薔薇華。

「還是多請先生幫幫忙！」她很鎮靜的回答說。船沒停，櫓還是自若地搖着。可是此番她心裏却在擔憂了，現在的鎮靜自然是出於做作。那傢伙的話，她不懂是什麼意思，祇胡亂地應着。

「你們的事難辦呀！我們這兒找遍了也找不出一瓶痧藥水來呢！」

這一說，她心裏方纔安泰了，很快地她接道：

「多謝先生的好意，我們現在要趕快去進醫院了。」

小汽船並沒停，向著另一個地方駛去。她把櫓搖得更快一點。

在商鎮郊外一個蘆葦叢裏，他們把小船擊在一個地方，從那兒登岸了，月亮釘在偏西的天上，一條小路，有他們倆的身影，在月光裏，慢慢地並肩走着。

「小姑娘，這回多靠了你。」姓木的用感激的口氣說：「否則我真不知在什麼地方了！我無論如何是忘不了你的。」

「別說這些吧，對於一個像你這樣的人，怎樣犧牲人家全情願，我們那區的人沒有一個不敬愛你。哈哈！」她竟笑了。「讓我告訴你吧：那第三個難關的河岸，有個懸賞的佈告呢，在佈告的左角，這一張不算小的照片，細看上去，正是你呵！我心裏真有點害怕，所以我真的哭了！直到剛纔小汽船來，我又給驚嚇一下，心跳現在纔算平復。」

「賞格是多少呢？」

「一萬哩！」

「可真不算少。」

到了十字路口，他們住了腳，看看月亮，看看四野的草原。他一下握住了薔薇華的手，叮嚀著：

「你是很了不起的，你應該更努力下去，我明年來看成績。這回的失敗，不過只是戰爭上的失敗，是暫時的，沒有什麼關係，千萬不要灰心，記着，記着！」

「我一定記着。」

「天不早了，我們再見吧！」

「你慢走，我還有樣東西交給你。」她說着，從口袋裏抹出一塊手帕，遞給姓木的。一隻手向南指着：「從這兒直走，頂多三里路便到一個小火車站，那兒的人看見你手中的東西，會來迎接你！」

「再會吧！」

薔薇華却拉住了他，熱情地請求道：

「你給我！」

他們吻着，在靜穆的目光裏。

「會忘記我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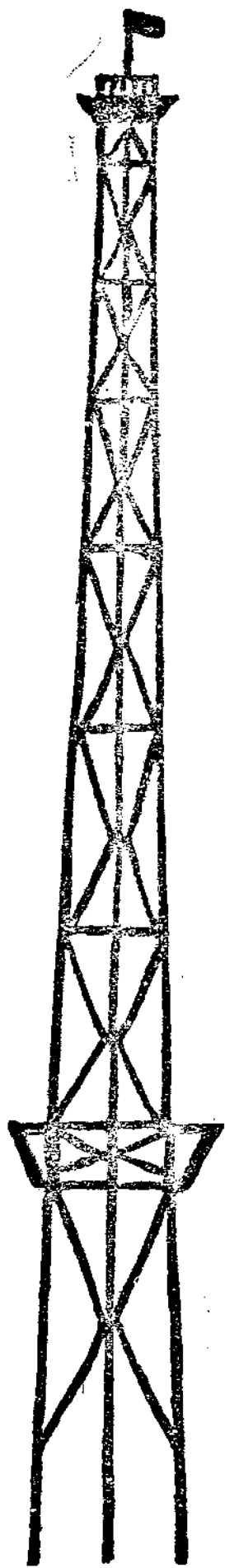
「永遠不會！」

「什麼時候再來呀？」

「明年的這會兒。」

「希望你去的路上是平安的！」

「希望你回的路上是平安的！」



創作中篇

最後的電台

列躬射

「爸爸，爸爸。」

聲音稚弱，輕靈，清婉，突然喚起來。

爸爸從窗網間出現，有些茫然的聽着，這抖出在死寂裏的，如同夜鶯驚叫的音調。失神的看到對面女監的小門洞口，露着兩隻嫩白的小手，像雀兒的爪在抓。

門洞內塞着一個黑髮垂下兩頰的似笑如哭的小臉孔。眼珠子斜斜的望着上面的男監牆頂的窗口。但她像看不清爸爸，爸爸更沒看見她的臉孔。

「爸爸，爸爸！」

叫得抱着她的母親的手酸軟又發顫。

孩子落下黑暗的土地上，媽媽默默的，仰着憂愁的眼色，從門洞裏緊緊望着。

爸爸沒有發覺她沉思着。

「爸爸，爸爸！」在沉暗的囚房內漏出心念劇一震，日光接觸着下面的妻兩個的嘴唇都在抖。男的像是咽着淚在說：

「如果你能不死……關於你自己，自然也不必我多講……可是，小鴿子呢？要你……要你教養成像她的爸爸一樣……恐怕就在今夜了！你要永遠記住這——等下吃飯時候，抱他在門邊給我看一看……」

「……………」

窗上，小洞口，依舊冷寂。

許久之後，窗上纔重新探望着爸爸陰沉的面孔。

响着零亂的開門聲，飯已經在開。媽媽和小鴿子却一點血跡也沒有。

女看守以為監犯在吃飯，便不大注意的走開。女監房內的角落裏，媽媽纔拉着孩子踏出門檻。

「小鴿子！」爸爸禁不住咽聲叫着。

孩子頓然仰着手和頭，望望爸爸，有些像受了驚嚇。這幾天被捕後的生活，使孩子的心也滲進許多新的東西。從窗上彈下一粒紙團，媽媽拾了急急抱起孩子走進去。孩子像醒悟過來，担着頸子，尖聲叫：

「爸爸，爸爸，明早……」

以下的聲音是給什麼吞沒了。

黃昏裏，從監房抖出低壓的碎音：

「冷，冷死人，今晚怎樣過去？下雪了！今夜靠不住又有伙伴上……」

夜深，看守兵也凍得躲進小岡亭內去。不眠的囚人們正在不安的輾轉着。有人已經預料最後的一晚，也許就來臨。

遠遠轉來雜亂急促的脚步聲，在沉沉中，像巨彈炸翻大地，監房內浮起無數低微燥亂的鐵鐐的響聲，許多個冒失的爬起來，多半不是沉默便是嘆着尖急的氣，失色的，恐怖的。

誰的身上都撩起一陣烈火，或者冷波，在黑暗裏作着無聲的尖呼。

突然，看守所完全給嘈雜的恐怖聲埋沒了。女監裏好幾個孩子的驚哭聲，像垂死的人一絲的鼻息而已。

好幾個兵士手裏提着在風雪和黑暗中搖晃着的燈，這閃光照出另外兩個看守手臂掛着許多鐵銹。

老所長蒼黃的臉孔，像一張發霉的髒紙頭，手裏握着簿子，眯着眼睛。

囚人們中只聽見第一個名字的叫聲，其中二十多個便像完全得了解答，都從床上猛躍起來。有個傢伙跳下，一拳擊着牢門大叫：

「我們槍斃了，難友們！」

監房，以至全部囚人的身心，都像給這巨鳴碎裂了。

女監一個婦人，她驚心的，顫慄的在聽着中，却首先給這悲壯偉烈的巨吼叫定了，突然緊抱住孩子，失神的，像不自覺說：

「小鴿子，爸爸在叫……」

因為她的心，頓飛過一陣光明，忘記了痛楚。立刻俯下頭，發現小鴿子睜着大眼睛，驚駭，憂疑，而又現出不凡的孩子的

靈靜。不可抑止的，把臉孔猛然覆在孩子的臉上。

鐵門在開。三條弄口堂和女監門外，响着不同的聲調，在雜亂四起的叫着死刑者的名字。接着就是開號子聲响起來。還更緊迫一層，像尖刀已直刺到各人的上肉了。有一個傢伙還問：

「做什麼？」

「解到××去。」

小鴿子的爸爸聽着急跑出來，拉住那同志頓腳叫：

「唉，你遲疑什麼？槍斃去！」

所長吃驚的對他翻翻眼皮：

「喂，你叫什麼？」看一看簿上的名單。

「準有我。」

「不必這麼聰明吧！」所長的鴉片是抽得十足夠。

「你們纔聰明呵……」他突然冷靜下來，微笑的說着。

「你的老婆叫什麼名字？」

「……」他只望望所長。

所長笑了。

「連幾個孩子也有名字吧！」

「那倒是……不必。」

「哈，不必……」

看守把鐵銬套上他的手。

他還盡望着所長，很滿足所長那不必兩個字，腦內浮上也許……

先被推出鐵門外的，銬好手銬的傢伙，已在響起歌聲。

「……」

「……」

歌聲漸起漸浩大，尖銳，悲亂。

從女監傳出糊糗的婦人的叫問聲，那是給嘈雜的波音咽着，顯得線遠處深淵下的鳴音，斷話，唐突的抖叫。中間隱約有哭聲，就為同波浪裏濺着絲絲的血痕，那麼樣的殘弱……

一個十七歲的，缺了大姆指的小傢伙，從第三弄堂的鐵門口歌唱的，脚步如舞的走來，忽些叫：

「老林！」

應聲的傢伙，恰好也出來：

「呵！李耿！」

隨着這壯聲揚起一雙夾在一道的手。他的眼前像飛起一顆流星：了不起的小傢伙呵！然後閃過李耿的媽媽。他的爸爸死了，由媽媽，由朋友們把他教養成爲現在的他。

李耿，把銜着的手，從容碰一下老林的手，然後問：

「你的小鴿子呢？」

老林，小鴿子的爸爸，他的腦汁和心血中注起小鴿子和孝耿的影子，激動得不可忍抑的，淚灑哀壯的說：

「李耿，唱個露西亞語的××歌吧！」

「唔，唔……」吟咳一下，抬起頭：「要是再能在廣大的羣衆之前，或者是全世界的朋友們聚集一道的××大會上

高唱就好了……」

老林在望望女監，幻想：

「小鴿子能飛出……長成……」

一羣，男女二十三個押出去，一切給巨洪的悲歌吞沒了。

……

死的人很清楚，一道死的是那些同伴，但剩下來的却弄得有些糊塗，在黑暗的夜房內悶着。只知道

「下了一夜大雪呵！死了一大堆人……」

江南的大雪，也許從不會下得這麼厚。

沒有太陽的早晨。

××部內的刑場上，給厚雪掩沒了。雪堆裏露出：

「鐵和雪。」

血和雪凝結着，昨夜的鮮血也染了雪，也染了黑的鐵，仍舊套在死囚的腳上的鐵鍊厚重的鐵透早，就有劊子手在擦着破碎的屍體和血衣，特別是女人的。

白的雪，紅紫的血，黑的鐵，和旁邊的枯落的葉，天上的陰淡的灰色裏，雪堆中，劊子手拿來了鐵槌：

「鐵鍊是不能跟死囚一道埋掉的，那還將有用處——釘上新囚犯，新囚犯越來越多呵……」

四十多副手銬，腳鍊，悄悄搬進看守所內來了。鐵門內的囚人們像渾身着了火：

「一大堆吶……」

鐵窗口在响着呼喚人名的聲音。

朝女監的第一監房的窗網間，現出同案李梨的臉孔，他瞥見了對面門洞口一個婦人的臉孔，立刻張開口，但驚訝得找不出適當的話說。

婦人隨來了陰鬱的話音：

「唔？你還在？」

「唔？——我也沒想到還能在？」李梨可極力抑制自己說。

女監門一開，婦人推出了女孩子：

「快，去看看爸爸……」說了頭回過去，淚已經落下來。

女孩子急急走向男監鐵門口去，她只記得昨天還向爸爸說：

「爸爸，明早！」

看守在大聲叫：

「小鴿子，不要亂跑，那裏去？」

女孩子突然回過頭去，又急翻轉，兩隻給看守叫得發酸軟的腳更快些。

「爸爸，爸爸！」

鐵門內的囚人們此刻都已明白，各人駭然，給這小聲音喚得心口氣。

「爸爸，爸爸！」

看守抓住她的小手，女孩子叫得更凄楚，急迫。昨夜的情景，忽然浮在孩子的心上：

「爸爸！」

「爸爸槍斃了，小鴿子！」

孩子哇的一聲，哭了。

有人低低在說：

「小鴿子纔六歲。」

「媽媽……爸爸……」女孩子帶哭帶叫。

班長沉濁的喊：

「把她關進去！」

只聽見孩子的哭聲。

二

從一九××到一九三×年暴風雨的五年間，小鴿子長成個小姑娘了。

一個還是冷天的二月，仍舊是×地。××部是東北面，牢獄在南，現在是××和非××的交近處。

幽長的馬路，向南直伸下去，遙遙的，顯得有些深遠，荒涼。只見街旁蕭索的樹枝間，不時飄下落葉，寒風吹起街塵。

行人稀少。西邊的遠處，工廠的煙囪冒着黑煙，在喘息；幾輛黃包車响過一陣悠揚而憂鬱的鈴聲過後。洋樓的石欄轉角間，探出一個探頭探腦的傢伙。

就是這時候，對面橫街裏迎來一個脚步急促的小姑娘，她突然瞥見那個傢伙，心裏像飛過一粒子彈，頸子縮着：怎麼得了？張辯這鬼頭……立刻轉身逃，不消說要給他抓住。

不到一分鐘的猶豫，張辯那鷹鷹似的目光已經快接觸着她的那一瞬間，小姑娘慌亂的手脚，迅速掙定，又看見左來幾個流浪兒童，瘦小的，還酸軟着的手，向袋子裏抓出滿掌的東西，放在背後，低頭的大踏脚步向前。上次陳鎮同志給他敲過竹槓的了，克嚴早就告訴她了。

張辯幾乎要笑出來，手掌心在微顫：今天又走運了吧，洋錢……那不是小鴿子是誰？準準的，像捉隻小雞子一樣容易！定眼再看，給小姑娘那昂然自如的形容，嚇得有些驚疑。正伸手要去揉眼睛，在距離約莫十步遠的時候，小姑娘撇着小嘴唇，用力直把銅板迎面摔去，銅板紛紛墮地的响聲中，夾着張辯的尖叫：

「哎喲……」

銅板恰正擊中臉孔，他顧不得痛，拔步要追上去，左側走近了的流浪兒童，看着，和聽見這像銀响的聲音，獵狗的兇猛

奔來，無意的把張辯撞倒。

張辯沒奈何的叫苦着：「媽媽的，活活放走一個寶貝。

想定要喊巡捕，小姑娘早就一點影踪也沒有，只好急急揮動手腳，推開幾個流浪兒童，打算拾銅板。

流浪兒童大多很靈活，快手快脚的抓着銅板，有的再順便踢張辯幾下，一溜烟的跑了。張辯還拾不到，只得捨開憤怒的，捉住貪着多一個銅板的約莫八九歲的最後的一個小傢伙，用力的揍。

冷落的街，重新靜下來。

剩下張辯慢吞吞的拖着，心裏深深的懊恨。

「再有個「××」抓到就行呀，我現在要的是錢而已，然而——」

自己微覺有些好笑，那會有這樣湊巧！搖搖頭，把一件破舊得快像披着厚蓆袋的大衣領子反起來。蒼瘦的臉孔，鼓起一口氣的，嘴巴脹着，一帶亂鬍子微顫着，又是搖搖頭。

有洞的，像爛柑皮的黃皮鞋，也在水門汀上輕輕敲着，

從上面公園旁的十字路口朝下，一個穿長袍，加馬褂，戴呢帽，看去很肥，走路格外隱重的商人模樣的人，向張辯這馬路慢慢踱來。張辯正呆呆望着來人俯着頭，雙手伸交在袖子的死笨樣子。而一面在想起剛才的小鴿子的調皮，氣人。

忽然，張辯迅速閃開去，見不到他的影踪了。只有旁邊的竹籬和樹葉間，起了一陣輕微的瑟瑟聲。來人正沉落在他複雜的思考中。

「噫！」

張辯早把破大衣略整整，全身的勁都集中到兩隻手上。跳出去，從來人的背後向前一抱，就這麼一個怪笑。

「陳鎮，往那裏跑？」準準是××××那兒去。」

陳鎮聽到這聲音，掙扎的力量都沒有了，手泛起一陣酸軟，垂下來，喉嚨裏咽下……唉，又是該死。

「噫！今天變了樣子，但逃不脫我張辯一雙眼！老大哥，大家識相點，嚙哈關係，現在張辯不管什麼庇黨不黨，只要……」

「咳，上次不是給你一百塊爲了這還多受罪……」

「哈。就是你害人，百塊錢弄得我一身梅毒，你不再給兩百元，張辯要你的命，你們——整個的命……」

陳鎮已經給警告過。上次幾乎出大毛病。張辯是在一年前被捕轉向後，捉了許多朋友，再變成到這樣子。

「沒錢把身上的祕密文件給我！」張辯冷冷的笑，像更加得意，

給開到警察面前。張辯喘着氣，陳鎮槍先戴正帽子說：

「先生，伊齋三想剝豬擺。」

警士正用力在陳鎮身上打量。張辯急說：

「伊是××黨！」

「齋三瞎講，先生，人家規規矩矩做生意人，先生不要聽伊閒話。」

「滾滾，都不要瞎鬧，齋三！」

警士的目光一溜到陳鎮身上，便會對自己說：見鬼，那一定是商家好人，穿破大衣的準是齋三，懶得管，天要晚了，冷的

緊。

可是陳鎮一走，張辯依舊趕上抓住！

「陳鎮你盡管放心，老子不要你的錢了，偏要你的命！」

到了兩個都逃到總××去，張辯也暫時放在鐵欄內，他不像別的囚人一樣，很大意的一屁股坐下去就在閒想：

「還漏走了一個小鴿子，他媽媽的小×娘，一把子銅板摔得老子眼睛都有些痛。」

回頭望望陳鎮，微微的笑起來。

纔放進鐵欄內不到十分鐘，××處來提他兩個。

於是，嚴重的事情發生了。

電台的破獲，小鴿子的……

三

就爆發在隔天夜未明時。

大清早又破獲了第二處。這裏的第二條弄堂騷動過後，陰寒的上午，正在挨度着恐怖的時間，囚着被捕的人，叛變，一連破獲了兩處機關的二個電台。

第三條弄堂內的拉圾堆桶旁邊兩個吊着鼻涕的小傢伙在擦着爛東西。

一個小姑娘低頭走進弄堂內後，發覺走過一個包探，脚步有些躊躇起來，一面眼角打量着四週，打圾堆桶旁的兩個小傢伙，似乎吸引着她，使她就走近去。

伴說：

這拾爛東西的一個小傢伙原是想起了藏過你的小頭腦的巡捕，而連及今早這弄堂的捕人事蹟，有點憤然的對阿大，媽媽的混蛋，包打聽抓那個蠻漂亮好女學生子……可有點那個……」

小姑娘正猶豫的想着先來問問這兩個小朋友的。聽了便輕輕挨上問：

「小朋友，那裏抓人？」

「唔——隔壁弄堂，兩家一起……」

小姑娘點點頭，走過第二弄堂，從第一弄堂口出去。

這下她就心有些亂，脚步急促起來。

一個肥傢伙，很起勁的，小姑娘上電車，下電車，走路，他都跟着。他猜：這準準是所謂小鴿子……她臉色蒼白的，幾乎奔到目的地了。

一陣冷風捲過梧桐樹，落葉掉在她挨過樹邊的身上，頭額上，胸部躍過辛酸的流波，手輕輕的按住身上藏東西的部份，便要哭出來，就如同受傷的孩子一見到母親的樣子。望着迎面的都騎腳踏車的的外國巡捕和中國巡捕，臉色沉下來步調裝得徐徐的，覺悟到自己的過于驚惶。

彷彿記起了一件重大的事情。惶恐得有些製不住自己。

望望四週，近處遠處，

走過幾條馬路，又是望望四週。近處遠處，被威脅得遍身的血漸漸緊迸起來，已發覺陷在危險中。

但自己又在懲罰自己：去年媽媽還生在時，常常告訴，隨便什麼時候，都要當心，特別是要別處去和回來時的路。上注意有沒有人跟着。怎麼就忘了呢。剛才出來克叔不是拉着手吩咐什麼？永遠和你的爸爸媽媽一樣偉大，榮好，孩子。

她一記起克叔那張永遠是緊張的臉孔，和說話，以及孔熱熱的掌心，覺得自己的脚步穩得多。一瞬間，情形全相反了。

老跟着她的人，一逢到她的日光，便閃過臉孔走開去。

小姑娘一點猶豫也沒有：很明白，他不刻刻抓住我的用意……而且還故意避開。

她的心情開始移到新的階段。自己的命運是決定了。這好像並非這一刻才發生的，彷彿是以前背得爛熟的故事。此刻，她只記住：她現在應該做些什麼？這就直如媽媽和克叔他們在對她說話一樣。

于是她驚惶的走到乘車的站。

跟的人在心裏暗喊：這可好了，一定快要有着落……還真是了不起的功勞！

她已經跑到一帶很新的房子的弄堂口閃進去，只輕輕做了一件小舉動，恰好手放下，便已經用報復，驕傲的冷笑迎着也走進來的跟着的人。

一同走出馬路，小姑娘駭怕的偷看着左側邊遠的另外一帶房子，担心有熟人走出來，冒失的招呼。跟的人雖然把這處地址記下來，但有點莫名其妙，在懊悔不該很快出現在她面前，也許因此使她不敢進去。

小姑娘纔鬆了些，發覺疲勞，忽然又纏上一件使她遍身發燒的事情。這回她驚心跟着她的人立刻來抓她。

她的心慌得十分沉重，手不敢觸到身上尚藏着文件未曾處置的部分。眼睛巴巴的向着有弄堂的她方找尋，給跟着

的人以一個暫時的希望：慢點，她是在找尋機關進去呵！

兩個盞在馬路上繞圈子。越來跟着以人越迫得緊近。

人家的午飯是盡吃過，搶冷飯的孩子已填了一點肚角跟着的人，肚子餓得很急：這小姑娘爲什麼這樣怪媽的害人
累死。

小姑娘更焦迫如焚，小便急得脚也不好動，極力在忍着使淚不滴下來。

走過一個遊大戲場旁邊，看到馬路上高懸着的大鐘是指示着兩點鐘。她的心飛過一支箭似的大約巧妙的警報發生效力了吧！

正是在這一分鐘裏，心神一鬆，小便要噴出來，她驚悟了：

「哦，我的媽媽……」

這裏附近不就有公共便所麼？

當小姑娘闖進便所去，跟的人老躊躇着：進不進去呢？走當然是走不掉的。

便所裏有些人驚疑的，看着這小姑娘：蹲下去，掏出一小捲文件，撕着，塞進嘴裏嚼，臉孔害羞的俯下去。使她又堅定起來，咬着牙齒，閉住眼，腦內浮上彷彿尚能記憶的爸爸，和去年才死的媽媽及克叔的影子，喉嚨裏幾乎嘔出聲來。雙手猛地把撕碎的紙頭塞進底下的大便裏去，拚命用大便和紙片擦……

小姑娘急急走出來時，發覺忘記洗手；但回頭望望好奇的跟着她的人們，就懶懶的走了，雙手擺在後面。她想好好哭一下，可是好像環境不讓她放出聲來。

現在她纔更有些心情想怎樣對付老跟着的人。這鬼頭，有手槍就回頭幹他一下。可是這條怕人的蛇，只刻刻在要吃她。自己是一點辦法沒有。只好幻想，有許多匣子礮的同志們蓬到了就好喇……現在是不能回去了，除非逢到有槍的同志……

又不敢走近自己的，和所知道的機關，因為怕逢到沒有帶槍的同志，又給後面跟的人發覺……跟着的人老在念着：

「媽媽的××娘，老子眼睛花了！跟到什麼時候……」他的脚步有點在幌。

小姑娘扭頭對自己說：

「沒希望……」

這才想起身上還有幾角錢！吃飽了坐牢去，跟媽媽，跟……死去吧！行近一家吃店去又退回來。她的心情全走進長成她的牢獄內去。

昏昏的上了電車，坐下去，跟着的人已經站在她的面前。

到一處公共汽車的盡頭處下來，已是黃昏時候了。

朝着寂寞的馬路慢慢踱去，她痛恨克叔他們沒有把手槍給她，手脚自覺到有些像被關在籠裏的鳥的手脚那樣酸軟，無力和駭怕。爲什麼要這樣懦弱呵！媽媽教她念得爛熟的爸爸死前的給她的的遺言：

「小鴿子，你長大的，要和你的被殘殺的爸爸一樣……」使她一想起就像頭，眼裏，鼻子，心口，全都咽塞着快噴出來的作梗的東西。

忘記了羞恥，淚在閃光的流。媽媽的聲音使她更顫抖；但媽媽又是死得比爸爸更渺，甚更悲慘……

她像一個高大的人，昂然回首，縮着頸子跟着的人刺得她忍不住。這鬼頭，天要晚了……又轉身仰望着天邊陰沉的雲。眼前有些迷糊，淒暗的牢獄的鐵窗，好像就幌現在前面的樹影搖搖間。

忽然媽媽又似隱隱出現在前面，

街燈閃亂，小姑娘再沒有支持的力量，悲涼，淒惶，孩子的心，倒微意識到牢獄內是比較親熱些，可以讓牠喝一喝。住處呢，是一定不能回去了！

她想，再有媽媽在，一起進牢獄去也好呵！

嗚嗚的汽車聲，以至最小的音響，都在震擊着她。

一個聲音從樹旁響出來：

「喂，小姑娘，怎麼呀？我送你回家吧！」

「唔——這鬼……」小姑娘驚訝得身往後退。

原來這是跟得無可如何的那傢伙。

「不認得路嗎？我送你回去！」

「哼……」小姑娘的眼睜很大。

「那你想怎麼呀？」

「好，就跟你去，去坐牢，讓你們殺頭！」

那傢伙的手仰着，撇着嘴唇。露出牙齒。目光緊緊射着小姑娘，有點駭然：

「……………」

「怎麼要吃？用不着你抓，跟你一起去好啦！」小姑娘一說胆子便壯起來。那傢伙半晌，搖搖頭：

「你這小姑娘是怎麼生成的？」

「……………」

「你幾歲了？」

「十一歲！」

「爸爸呢？媽媽呢？」

「哼，都給你們殺去——！」

「我不抓你。你回去吧！」

小姑娘搖頭。

「……………」

四

「好，就和你一道進去！」

她只覺得這是像註定的，應該的唯一的——一條去路。

兩個一到總局，便上××處。

××處空前的緊張中，加上小鴿子，更騷亂了。

幾個房間是××處的辦公室。也是審問所，審問者十之八是轉向的同志。幾個一堆的，都來該着，審問囚人。

寂靜中响着繼續的，像深夜的兩滴聲的話音，一種鬱透的，淒咽的，緊張的情調，在裏忽斷，忽緊，忽低，忽高，又陰，又切的初更的零落聲中，顯示得非常深沉而又兇惡。

小鴿子現在燈光下。

略圓的臉孔，因為憔悴，就像一天間瘦成稍近三角形。嘴唇微紫，不時髦的頭髮掩過額頭的大部份，垂到眼角。但一雙眼睛睜得很大，睫毛在黑瞳的閃光前微抖，她銳利的望着各個人的臉孔，手撐着下顎，一種駭駭的，半知半疑的精神，盈露在稚氣的小女孩的臉容裏。

臉孔白得像張頂好的白紙中，似乎蒙點蒼色的霧，和常人大不同，白得快透了：這給人的感覺却有點可怕，醫生也許說是貧血，只有道地的老囚犯，他會一看立刻就斷定。

穿着一件布旗袍，更顯得瘦削。顯得是發育不很完全的沉鬱，固執的小姑娘。

「唔，小鴿子。」

用不着小鴿子自己供認。他們已經全明瞭，有的是認識她的。

她只望望，眼珠子不是忽然閃幾下，就是瞪住，想說話，又沒响出聲音：這是個什麼世界呢？

「小鴿子，唔——」

一個四方臉孔的主要審問者老張，從密室裏聽取完關於小鴿子的全部報告後，急急進來，纔伸手要去拉她，同時叫了這麼一聲。

前房的一個傢伙擠入，一瞥着小鴿子便猛然上前抱住小鴿子：

「唔唔！小鴿子，在你身上……你愛克叔他們，愛一切同志，愛你的爸，媽，你不能……」這聲音無寧說是在嗚咽的作梗聲，低的，快的，顫的。

一個孩子的滾泣聲，在靜夜裏，像撕破布帛的，像急喘的聲音，淒楚的，突然的响起來，如同從深淵絕壁的荒山裏，被風吹來的悲泣聲。

小鴿子的布旗袍的縐痕在抖動，一雙瘦削的小手，抓住抱着她的同志李純的肩膀，頭覆在他的胸膛上，黑髮在腦後顫動，蒼紫的瘦頸子的青筋在微抖。

這滾泣聲很像是在喉嚨裏半咽半吐的响出來的。是一種在不可抑止中的迸發的嗚咽。

「喂，老李……」

一個審問者要去拉開老李。

小鴿子急緊抓住老李的頸子，顯得更悲哀的，像向母親訴說着委屈和辨明的，又似久積的吐露流了出來：

「阿叔，他們跟住我，我不敢回家。就和他一起來的……」

隨着這聲音，滾泣更高急，但老李給推開了：

「唉，老李，你識相點，各人管各人的事吧，不開這樣……」

小鴿子仰着雙手，潑泣變成淚直流，嘴裏滲入淚，使她的說話聲不很清楚：

「克叔他們呢……」

老李呆了一下，又迅速的臉一沉。

「大概還不會抓來，唔忘了，第一叛變的是第一電台的陳鎮，再就是張明之，大禍起在陳鎮張辯身上！」

這話說來完，便給撐出去。

小鴿子突然眼一瞪，潑泣聲停止了，呆呆的站着……從房門又傳來老李的一聲：

「小鴿子……」

以下的就聽不清楚。

小鴿子猛然覆在桌子上哭，這回是開始的逆流着整天苦積的淚。在她自己，也許于痛楚中，覺到夾着一點悲壯的快感。

當前一天的陳鎮被張辯扭到總局時，××處用盡一切方法，硬的，軟的，直到午夜十一時半間，終於把陳鎮并變，便還供給了破獲的計劃。

第一個電台的機關抓來人。其中又轉變一個，隔天，天還未明，第二個電台也破獲，這喜報立刻就電傳到××去敘功領賞。××處的主持人物××長宣說：

「非破盡匪黨和匪區的交通不可，尤其是正當××期間非斬斷聯絡不可。只經破獲了二個，兄存最後一個電台，非破獲不可！」

最後的一個電台在非破獲不足爲人的決心下進行捕獲。

得密報！一個小姑娘是最後的一個電台的人，和第二個電台有來往，經常夾帶密件交遞。

主持人發令，用四個便衣，在第二個電台的機關附近守住，不要抓她，要跟隨她，跟着地方就立刻……

「一個小姑娘，那準準落網了！」

不會持變的第二個電台的李純他們，正焦急得沒有一刻安心：

「就最擔心小鴿子……這小孩阿克堅執要用她……保證會和她爸爸，媽媽一樣……」

阿克：

「對於每一個人，只要有正確的眼光和分析力，可以分析得非常清楚，所謂瞭如指掌。一個革命的指導者，是應該有這樣堅強的決斷！」

此刻，李純回到原審問處，一瞥見對面已經在動搖的陳蒙，突然拍着桌子叫：

「老陳，枉我們生爲大丈夫，有十年的歷史的，自稱爲鐵的×××××的傢伙，比不上一個小姑娘！小鴿子被跟住了，不回去，跑到這裏來！」

老陳像心裏落下巨彈：

「呵……救我的命……堅決點吧，不要混蛋，既有當初，就應該有今日之死……」

他毅然站起來說：

「老李，只要最後一個電台不壞。咱們握着手一道死去！」

他倆個給壓制着靜下去：

「呵，客氣點，識相點！」

後面傳來審問小鴿子的，糊糳的聲音。

幾個主要人圍住小鴿子，小鴿子面前擺着許多餅干：

「吃吧，吃了我們慢慢講。」

搖搖頭。

「小鴿子，你給他們騙了。」

小鴿子像沒有聽見，疲倦的把頭覆于架在台子的手臂上。

幾個審問者陰沉的互相望望。

半晌，審問者用手指敲着台子，顯出還想不出好方法，來處治她。

「小鴿子，這裏不是好玩的。」

她抬起頭只睜着發光的眼，坦然的，又有點討厭的樣子，似被少醒來的孩子。顯着睡不足的形神。

「不好好說要殺頭，要槍斃的！」

小鴿子點點頭，就如答應人家要求的事情。

審問者臉翻過去，悶着一口氣。

「小鴿子，你不要糊塗。死不是開玩笑的，不把你一下子槍斃，要活活……刑法多兇，多要命……只要你說一聲，包管

「放你出去，給你錢。」

小鴿子斜着頸子似乎在聽。使審問者得了轉機的高興說下去：

「……你不要再受騙了，你的爸爸、媽媽都是愛他們騙去死的。你還要跟着去嗎？我們還不是和你一樣，從前給騙了，現在纔覺悟過來，不幹了。我們一不幹，政府就原諒我們的，給我們事情做，好好做人，平平安安，有飯吃，不要受告：是不是？和他們混多苦，多慘，一點也沒有好處，就只有抓到死！你好好說，包管你以後有書讀，當女學生……」

說到這裏，小鴿子的頭微微仰上去，使他只好停下來。她給一根長長的桿，把她的腦神拉上去。給媽媽那親愛的容顏，柔熱的話，和克叔他們那親愛的、和暖的舉動所吸引去。她凝神的，靜靜的沉落在回憶中。

審問者聞起了擾亂，外面响着急亂的，清楚的聲音：

「在×××抓到的。」是第二個電台處。

「一定是……」指着未破獲的一個。

小鴿子突站起來，像要走出去看，她想念着克叔他們——不知道得到了她的警報沒有？想到這，小鴿子憂鬱的垂下頭。心卜卜的跳起來了。

「趕快做！」

小鴿子突然闖出去，正給堵住，迎面來了一個人：

「好，有辦法，林祺抓來了。」

小鴿子猛的叫起來：

「林祺哥，克叔呢？」

但這聲音沉在淒寂裏，一點沒有回應，只有一個手掌塞住她的嘴巴。她喘氣的用手打着塞住她的嘴的手背。一個粗大的巴掌把小鴿子打得恰好倒在沙發上，哈哈的說：

「打，打好，打好！」

她站起來挺身向前，緊咬着的牙齒一閃，噴出：

「怕打，怕死，就到這鬼地方來！怕死還當××黨，像你們這不要臉東西！殺自己人！」聲音說到後半有點淒楚。

「好好，不要吵，好好說！」

「說你這鬼，還我的爸爸來！」

「……………」

「還我的媽媽來！」

她息然像驚狂的隨着淚下的慘呼，

「叔叔！」

她是想起了親熱的李純叔。

「叔叔！」稚弱的孩子的呼叫。

這聲音在夜裏响着尖銳的沉鳴，刺得寂寞的夜幕，快破裂了！
一個傢伙雙手又住她的咽喉。

她的喉嚨裏，响出像垂死的老人在給痰塞住喉嚨，透不出氣時那樣的聲音和形狀。但她的眼珠子比老人們的要突出，張裂。黑暗像死魚的眼珠快掉出來。

又住她的人恨恨叫：

「要你的命，小姑娘！」

「呃，呃，呃，」

「這裏沒有你們的世界！」

又住的手放下來，受壓迫的喉嚨裏立刻飛出：

「是，是，這裏是你們的鬼世界？X軍來了殺光你們這些鬼！」

「……………」

「是，這裏是你們的鬼世界！你們就沒有我們，有我們，就沒有你們！」這也是她記得十分清楚的話。

四方臉孔的審問者揮手：

「做去！」

這名詞小鴿子是明白的。她已經移動脚，眼睛忽然想閉下來！媽媽是受過刑的，爸爸也受過刑的，許多同志受過刑，反轉孩子的心是舒服了些：陪媽媽去……………

五

這些刑法的老手者，連凌治孩子的刑法都有講完。

刑房。

黯淡的燈光下，有些陰森，窗外的風吹得窗如被摔在底下的東西呢呢作響，一片糊模，五六個漢子，佔據了房子的許多地方，祇沉裏顯得非常緊張，混亂。

「一個瘦小的小X娘，什麼都不夠資格，然而這——頂有勁，頂吃不消，他媽的綁票匪也要叫救命！」
一個漢子手裏拿着一根沉重的棍子。

把小鴿子綁在一條長長的，在活的世界也許是從沒人用過的長黑橙子。橙子一端抬起來，一端着地。小鴿子便頭髮觸地，脚朝天，一雙眼睛瞪着，嘴微微突出。像一顆鉄球落到腦袋後去；但頭額似沖過一陣冷水，翻翻眼，定了些。

「怎麼，說不說？看——這東西有大有小，看你吃得消那一根？任你擇吧！媽的你這小X！」
旁的人都冷笑的怪笑。

小鴿子的臉頰，泛過熱辣辣的一陣，再浮上紫色的一陣，嘴唇給自己的牙齒咬着。

想起媽媽，克叔說着媽媽的受刑。

波躍越商，痛凄愈深，心神便更站定。從爸爸到媽媽，到許多同志，由自己幼小，牢獄，至甚大，到現在……一樣的，那麼安排定了。

敲脚目。這叫什麼刑法呢？

脚底朝上，脚盤和下脚肘的交觸處，浮着青筋的脚目，兩面像兩粒突出的大瘡。一根大棍子，擊着牠。响出如深山的庵寺間，在夜裏敲着木魚的幽微聲。

隨着木棍一動，小女孩遍身的骨頭在像用力折斷樹幹那樣的醉痛，又若幾陣電刺透過全部的細胞。人們呢得最清

楚的是，脚部骨頭凸起的部分，輕輕碰着硬東西時，會痛得幾乎麻木，一時叫不出呻吟聲。但小鴿子只急劇不見了黑眼眶。鼻孔沒喘出氣。

女孩子的眼睛全部是白膜，一點也不動。

劊子手們也寂寞的，一時無可如何。

換重點的，再用力的敲，一，二，三……

安然，小鴿子緊閉眼睛。大家的目光集中到棍子和脚目上：

「大概骨頭像遠敲不會碎的……」

再用力敲。

像撕破布帛。

突飛起一個尖叫聲，但只有一下，迅速又停止，沒有淚和噴氣。

女孩子有點意識到是到了另外的一個世界去了。

劊子手停止動作，把手轉向她的眼皮上，指尖一鉤，纔看見翻過黑眶。

把她的一隻手臂也脫光：

「媽的小嗅X，不幹得你供老子不是人！」

女孩的手臂，轉接的骨韌關節處，又開始被敲着。

她眼睛睜得快裂開來，首先就望見一個認識的，才轉變不久的同志，正又想起媽媽來。緊緊把如狂的目光抓住那人，

遲疑一會才吐出：

「上去講！」

「哈，哈，哈！」

劉子手站起來，大笑。

小鴿子像散碎的骨肉，越發顫抖，她覺得這是一個危難的關頭，比死還苦，還擔心呢。

「講也好，只要答應一件事！」

「把陳鎮槍槍鎖槍我看，啥東西都說光，電台……許多祕密文件，我全知道，是媽媽和我一起藏的，鬼也找不出……」

「爲什麼要陳鎮死？」

「要是媽媽還在，我就不會抓來。媽媽就是給陳鎮害死的。」恰好流着淚伏下頭去。

誰都覺得這是太奇怪的事。

經過一個多鐘頭的盤問和商量，沒有結論，小鴿子是只有一句話：

「立刻把陳鎮……我立刻講……」

四方臉孔的審問者倒在沙發上，腦袋發熱。

督察長是堅決答應：以毒攻毒，管他們死活，全都是匪徒。

深夜了，午夜一時間。

女孩伏在椅子上睡着。××處緊張，惶亂，憂疑。

「砰！」

四方險孔的跳起來，向小鴿子面前的台子一拍！

「好，立刻鎗斃陳鎮，但你要說，不說割你的肉。」

小鴿子的淚突然如暴雨迸出，如在惡夢中：

「要親眼看！」

一個陰沉的去處。旁邊有兩部黑囚車，電燈從樹葉的掩映裏照出淡弱的光，夜風無聲的飄動，和牢獄內一樣的死寂。刑房還傳來滾咽的慘呼聲，那是由到第二電台抓來的林祺，在上第三次刑法。

小鴿子被引導下去看行刑。

一共三個，停止在灰暗，陰影搖搖的轉角處，近處嘈雜的低音啣响着。

「拍拍，拍！」

深夜的絕滅中驟起槍聲。

小鴿子已被拉到刑場。女孩的面前現出：像黑暗的深山層裏，恍着一盞小燈，照出兇猛的警士舉着已開過的槍。槍前的地上，滿流着鮮紅的血。血泊中倒着一個人，小鴿子的眼前，一陣昏過去。

「小鴿子，陳鎮死了！」

小鴿子定睛一看，猛然走近去，腳踢着屍體，觸着血，忽覺頭一重，俯下，倒在地上。

嘴唇有若一塊腐了的變色的肉，青紫的，不時一抖，口沫噴出。是昏了過去。

扶上××處，把她弄醒了。

「快點說，大大賞你！」

小鴿子，睜睜眼皮，連連嘆幾口長氣，她彷彿是一個上年紀的老人。

「快呀，好姑娘！」

四方臉孔的伸手去和她握手。

小鴿子笑。

把手摔開他的手。

一個慘白，陰淡的笑，連連續露着。

審問者瞪目：

「怎麼呀講……？」

「講什麼？」

「唔唔……！」

「我願意來，就願意給你們殺頭！」

「唔唔，唔……！」

「劈，劈，劈！」

小鴿子的臉孔像個馴伏的下等動物，任人打着，隨着別人的手掌的飛動而動着。一陣紅，一陣白，一陣青，沒响。活如個

鄉下人的小婢女。

最後，四方臉孔的露出兩排長牙齒，傲慢的裂着厚嘴唇，緊緊瞪着小鴿子：

「哼！」

回過頭去：

「提陳鎮上來。」

小鴿子的小眼睛在痛苦的閃，閃……

陳鎮身上塗上的豬狗的血，已洗去了。精神十分枯萎，憔悴，穿好棉袍。

出現在小鴿子之前。

小鴿子的頭覆下去，羞，恨……

陳鎮哀聲的說：

「小鴿子，我和你有什麼仇恨？」

四方臉孔的很得意：

「騙得了我？」

小鴿子突抬頭：

「騙不了你？哼，怎麼用着把伊裝死，裝打死，小鴿子，快講呀快講呀……」

小鴿子給推出去。

但從刑房傳來緊張的音響。林祺被擁進來。有誰說：

「好了。好了。林祺覺悟了！」

正在顛頭倒倒的，下樓梯的小鴿子，給這聲音，刺得手抱住頭。

「蓬！」

小鴿子滾下樓梯，她此刻已沒有心力顧及走下去，一失脚便跌着。在她的嗚咽聲中呼着狂音：

「林祺……」

克叔二字在她的心裏，捲起急劇的轟炸……

她在監房裏，和囚伴擠在一堆的和衣睡着。

反復轉側。月光只沉沉俯面着抱在胸前的手上的旗袍袖，是媽媽親手做的。

今夜小鴿子受了莫大的委屈，想起媽媽，潑泣了許久，覺得非常難過。

「媽——」

忽然叫一聲。

腦內躍起媽媽笑着的形容，指手劃腳說着她所做的事情。

……

「小鴿子。你不記得嗎？我們那天搬家，我先領你到新房子去。」

「秘密文件也先由同志送到新房子去了。我正收拾好全部的東西，到馬路上想叫車子纜出弄堂口便突然達到一個很兇的叛徒，他也正站住看着我。」

「小鴿子。你說我這時候怎麼辦呢？我一慌就會給他叫巡捕抓去，多危險！鎮定！只懷疑一下，我就笑笑上前去和他握手，他陰沉的臉孔反而靜下來，很溫和的。我和他講了一些不相干的話以後，就說：「到我家裏去坐坐吧！就在這弄堂。」

「唔！真是——小鴿子，大胆不大胆，媽媽恰好就非常湊巧，我們的熱水瓶還放在樓下，一瓶開水，我一眼看見，心裏就有主意。」

「和他進去房間，說了幾句話，又偏巧阿姨叫我，我便下樓來，他還在房門口望着我，好像怕我逃走。我和阿姨說了一點話，讓阿姨出去，便腳踏在樓下前後樓隔開的門檻上，一隻腳放在可以給他在上面看見，身體和手都伸向前，他没看見。」

「我說：請你等等，我拿開水。」就把熱水瓶的水倒去大半，在身邊拿出誰也不知道的藥放進去，笑嘻嘻的上去。

「我還拿出茶葉，用水衝給他吃，我很自然的笑着說着，鬼也不會覺察呢？」

「你說他吃下去還不完嗎？哦，他完全在做夢……」

「……………」

「小鴿子，媽媽就這樣輕易救了自己，又殺了敵人，你要記住爸爸，學習媽媽……」

「……………」

小鴿子緊緊用手捏住衣裳上的某一部分，憔悴的臉容，盈盈脈脈，悲苦蒸化成莫大的快樂：

「媽媽像還是永遠活着的。」

有點顯着枯繃的，浮着青筋的小手，微微顫着，閉眼：

「記住爸爸，學習媽媽。」

孩子到此刻，居然懂得這一切話，簡直是神話裏的預言。同時又是真真實實的存在着。四方臉孔的那傢伙的鬼計，她非常明白，一點不覺得痛恨了！

「一切就是這麼樣的。」

別的她也許不懂，偏偏這時孩子就認識了這，這，用不着誰向她解釋。

女孩子密密的睡去。睡之前，在身上掏出東西來。一種滿足，暫時蓋過了更大的憂苦。她，孩子的心，感到如同達到了一個奇跡，不，又像是安排定了的。

林祺正朦朧睡去，被急促的叫起來。

「林祺，你怎弄的？那是空房子了！」

乘深夜工作。費了莫大力量，××處只捕到一座空房子！

「最後底一個電台呢……？」

四方臉孔的捏住大拳頭：

「媽媽的，老子沒逢見過這麼氣殺的事情，再抓小×娘起來！」

小鴿子向林祺：

「你怎樣被捕的呢？」

「我今天下午五點鐘回去，看到窗口的記號變了樣子。知道壞了事，不敢進去，急急跑到第二電台處看看和報告，可就完了……」

小鴿子沒有笑，沒有淚，沒有任何表情，只平靜的，如常的，像藝術家們雕刻的小天使，神聖美潔的女孩的石雕像。她沒有感到週遭這些人物的存在，眼皮快垂下來，像夢見走進另一天地去。

克叔，爸，媽，一大羣，遙遙像仙人，騰在遠處的天上，美麗的夜月之旁……

林祺被拉到隔壁房去再問。

四方臉孔的，在房內踱來踱去，脚步十分沉重，如在掙扎。

只留下獨個人小鴿子默默坐着。

四方臉孔的正在尋思有沒有方法處治小鴿子

天快亮了，留下這兩個堅強的審問者。這些工作遲不得一刻的。一個對付小鴿子，一個對付林祺。

四方臉孔的叫得喉嚨非常乾燥：

「小鴿子，要把你的肉割下來。」

「……………」

從此，小鴿子就不响了。

四方臉孔的倒杯水飲了，又倒杯在等着。搖搖頭。

「小鴿子，最後一刻讓你逃，要不，明天就割你的——」

「……………」

四方險孔無可奈何的踏過隔房去。

小鴿子瑟索的抖着手，陶出東西……………

四方險孔的轉進來，坐着，手握着茶杯，懶懶的放下去：

「小鴿子你有本事逃出去呀？」

小鴿子覺得好笑，微微露出牙齒，斜視着他。他不在意的，把杯子向嘴，一口口的喝，喝完，威傲的叫：

「哼，割你的肉，看你——」

「好，再見。」小鴿子站起來回說。

隔天，小鴿子睡了大半天。晚上，無意的聽着今天提問過的同伴們在說：見不到四方險孔的。

再過兩日，最後一個電台仍舊沒有消息，××處疲倦下去，林祺轉變了也沒屁用。

這之間，却漏下一個可的驚訊息。

那是關於四方險孔那人的。這人一直不會再出現在××處，被審問的囚人之前。

有人說，這傢伙還不錯，也許因為破獲不了最後的一個電台，而自殺了。

然而，××處一見到小鴿子，誰個心裏都極度騷動：

「小魔王！」

「趕快把她解××部槍決算了。」

囚人們常常會說到關於××部的事情，小鴿子也湊嘴。囚伴們驚訝的：

「小鴿子，你大概是老吃官司吧？咳，這麼點子年紀……」

六

五年前的××部，和現在的××部，不知道變化得怎麼急烈。

看守所的監房却依舊。老看守兵，如老劉，如班長小蔣，如長個子，打江西腔的老王，雖都調過，惟有老胡所長仍是當年的聲色；只多見過無數的囚犯。

又是一個嚴寒的晚上。

男監三條弄堂，第一弄堂旁幾間女監，因為囚犯太多，女監左側的特別監取消了。

小鴿子無聲無息的埋在女監的角落裏，不多說話，吃飯時連露出頭來拿飯都沒有，讓同伴順便代取。

她愛默默，惻惻，脈脈的，偷望着同志陳君的小女孩，纔五歲，女孩喜歡叫媽，叫爸，不安于暗沉的角落，要媽媽抱着，在小門洞邊看看，或者叫：

「爸爸，爸爸！」

一個幽長的夢吧！

泛過小鴿子的心。兩個臉頰子，熱熱，有點兒紅，可是紅像褪色的舊桃色衣裳。自己有點兒不清楚，沒有去解釋現在，只有追憶是使她感覺非常真實的存在。

譬如自己的過去……

譬如媽媽的形容和話，不都活生生的現着麼？現在呢？正無味的，可知，又不可知的在過去，想牠，只有不安。今天，幾個案子合在一起去拍照，一共十多個：

「驗明正身，就在今晚了。」

一九××年……

一九三×年……

……

夜，怒吼的風悲嘯着。

看守所極度的騷動。小鴿子靜得有點麻木。

胡所長，五年前的老樣子，一手執筆，一手握簿子，比炸彈還怕人的簿子。

所長，親自到女監來，這次有個極美麗的女×黨也是死刑。

最後，叫到：

「小鴿子。」

「……」

「你是小鴿子嗎？今年十一歲？」從六歲長到十一歲了，也快！「你幾時在牢裏跑出來的？」

「不必問，九歲打牢裏出來……」小鴿子陰鬱的說，聲調非常沉重，居然像一個三十來歲的人所說的話。

所長微驚，接着是呆呆的就呆了好一會。老林的冷笑和話音，以及當年自己的形狀。

「連幾個孩子也有名字吧！」

「那倒是……不必。」

「哈，不必……」

五年前的一個雪後的早晨，看守兵打刑場的屍堆剝回繃褲，六歲的女孩尋不見爸爸，哭叫着：

「媽媽，爸爸……」

……

消息傳下，媽媽判決了三年，又驚又喜。

媽媽並沒有告訴小鴿子。

小鴿子從媽媽和同伴的許多談話中，憂鬱起來了。

一個同案，老黃，住在特別監，他是十年徒刑。他們的心壓下一塊不知幾萬斤的生鐵：

「漕河涇……」

他還記得非常清楚，自己十七歲那年，第一遭進，來時要解到漕河涇去，同伴在顫泣似的驚抖：

「唉，唉，漕河涇……」

對於這個名詞，生疎，不懂。

但是現在呢？一想起來，驚異得有點不大好解釋。

小鴿子在女監面前，他叫：

「小鴿子，來！」

徐徐的走來，布衣裳穿得很整潔，長長蓋過膝下的裙似的面，是一個大袋。肌肉嫩得遠望便有透明的感覺，欲開的花蕊的小臉孔淡紅，黑瞳佔據了眼裏的大部分，靈靜！輕輕露出任何表情，都顯着孩子有一個滲進了隱忍着悲鬱的小腦。

淡淡的笑。老黃望着她，胸部像挺不上來。

「小鴿子，漕河涇去啦。」

女孩忽然變了樣子，尖尖的叫！

「不。」連口泡都濺出來。

老黃駭然，以為她全不曉得這是回什麼事？

「漕河涇吃官司去呵！」

「不，不！」小鴿子的手撲着空氣，如果閉眼睛聽，像一個女人，被迫時在哭着說。

「真的，判決了，我判十年……」

「不，你才去……」小鴿子掙定起來，悲惻的反對。

「你媽媽判三年……你也去！」

「我不去，媽媽去！」去字，小鴿子用長音節，大聲的說，彷彿她的腳在頓地。

老黃的話和心情，自己辨不清是笑還是淚，是同情還是變態的殘虐。

「爲什麼你可以不去呢？這裏是吃官司呵！」

「我不去，我要出去的。」

老黃幾乎叫起：

「小祖宗，」喘了一會才接上「那怎能出去呢？」

「跟楊姑姑出去！」楊姑姑是最近便能出去的女囚犯。

老黃默默，小鴿子似乎感到勝利，正要走，老黃輕輕叫：

「小鴿子，等等。」

小鴿子靜靜站着。老黃在寫條子給男監的同志，提起能否設法使小鴿子能由楊姑姑帶出去。

老黃把條子自己伸手塞進小鴿子衣裳上的那個大袋子去。小鴿子站得正正，不敢動。依着話走向男監去。她的小手

兒垂在兩旁，沒有觸到袋子。

小鴿子站在男監鐵門邊，許多人叫！

「小鴿子，啥事體？」

小鴿子沒有說出啥事體，默默等到所待的蕭三出來。

小鴿子把袋子部分貼着鐵門，閃閃黑瞳，緊對蕭三望。

蕭三不知道怎樣就醒悟過來，也自如的把手伸進袋子，捏起條子。

鐵門內許多人突然輕叫

「好！」

「拍拍拍，」許多拍手聲揚起。

小鴿子像得了解放，飛似的，一口氣跑回女監。

幾天來，囚犯們常常見到小鴿子的笑容。給她這笑容遮蓋着：誰也沒有想到女孩離別媽媽的痛苦。爸爸沒有，媽媽放進牢獄，一個六歲的小女孩，跟着過去不認識的囚……伴。出

只有媽媽在夜裏，抱着孩子看，滴淚。孩子，密密的睡去。媽媽感到孤獨……

「怪孩子呵！……」媽媽莫名其妙的嘆息起來。

媽媽聽到小鴿子的

「媽媽到漕河涇去，我不去！」

眼前捲起搖幌的黑霧！暗沉和光明，悲慘和跳躍，幾種不同的顏色，情調，在她的心起落着，交頓着，說不出所以然。理智靜下來時，仍然覺着這是新奇的發現……

「是殘忍的孩子嗎？一點不留戀媽媽……」

孩子不了解媽媽的心理。

但媽媽也有不了解孩兒的心理……

女監前叫起楊姑姑的名字。

小鴿子自己全變：

「已經不是一個囚人了！」

她，穿着整齊的新衣裳，在囚人堆中，是一個從天上落下來的月娥的小女兒。

媽媽給她打好了一個小包袱。

「小鴿子要出去了。」

惹全監的囚犯愛惜的小鴿子，誰個都爭貼在鐵門，爬在窗間看。

小鴿子的心注集在一件事上，手脚像沒處放，要抓住一個人，頸出有些茫然，小臉孔的形容的最微末處，隱隱夾着深重的驚疑，憂悵。

一下抓住在忙着收拾東西的楊姑姑的旗袍，一下抓住有些不知怎麼才好的媽媽的手。

「快，快。」班長在叫。

小鴿子急迫起來，更緊緊抓着楊姑姑。媽媽拿着小包袱，送到要近男監鐵門口的地方，班長阻住了。

小鴿子全忘記了媽，抓着楊姑姑，小眼睛緊緊向前面望。

無數隻悲悵，緊張的囚人的眼睛，在肅靜的，看着這對母子。

肅靜得各人白髮。

所長房間前忽起較大的說話聲：

「不行，不行！」

孩子的哭聲起了，尖銳，浩迫。

全監房陷在如戰場的狀態下，一切全給孩子的哭聲所吞沒。

「咳，咳，小鴿子怎樣了呵？」

小鴿子的一雙嫩稚的小手滿是紅痕，抓住楊姑姑的衣裳，給班長扯着，放了又緊抓住……哭聲如爆火在焚……哭得臉孔越紅。

黑腫越脹大。

淚，掩得臉孔漸來漸像蓋上破冰碎……小嘴巴張得非常大，舌頭像要掉出來。

白白的稚牙齒，額角的小汗珠……

楊姑姑向遙遙在呆的媽媽大聲喊：

「不肯呵！他們不肯呵！」

媽媽突然如醒過來，揮手大叫：

「小鴿子，回來，和媽媽坐牢去！」

看守拖着沉重的，仍舊在掙扎的小鴿子回來。一個小包袱，可憐的掉在所長房間的窗下。

小鴿子身子被拉回，頭總掙過去向楊姑姑哭。

忽然，楊姑姑在小鴿子的眼前消失。聽到媽媽的哭叫聲：

「小鴿子……」

孩子定眼，又看見面前男監裏的鐵門間擠着許多多熟識的，悲苦的臉孔。號哭低落下來。好像有點羞的，可憐的抱住媽媽的腿，重新抽搐的潑泣。

所長室傳來高叫聲：

「關進去！」

……

現在，所長仔細打量著小鴿子，他得了看守的報告，全監內傳着小鴿子的事情，關於最後底電台的事情……所長很費點腦力在思索：

「這，極費解釋……」

小鴿子靜默，

垂頭接受手銬

……

隔天大清早，一個老兵，從刑場拿回大堆鏢銬，顯得不大起勁，有些嘆息：

「這些傢伙究竟是什麼東西呢？」

「這些古舊的鏢銬，拿酸了老子的手……這世界……可真……」

老兵深深感到沉重，久遠……

「這些傢伙究竟是什麼東西呢……還有那麼一個小小的×娘……」

帶破錶的人

蘇俄：阿爾威施先柯作
繆 崇 羣 譯

坐在安樂椅上看了我一會之後，帶着顯然的滿意，他說：「是，你這樣的看。」

「是的。」我謙恭的微笑著。

「你給報紙投稿了很久時候了罷？」

「四年。」

「你知道，我也決定要寫作一點東西了。」

「那麼你寫了沒有呢？」我有點粗率的問。

「寫了，并且我把它帶來了。也許你可以發表它。」

「以前你寫過很多嗎？」

「沒有。我的腦子裏有許多重要的事情。不過如今都沉着了。我把我的女人送回家鄉之後，我就不知道我的時間應該作什麼。因此我就寫作了。像我說的，我帶來作品就是預備付印的。念幾行你不覺的就要說拜拜再生了。」

「我是聽你吩咐的，不過這裏有一點東西要立刻校對。」我向這位從安樂椅上正對面的客人聲明着。他穿着一件笨重的黑衣服，年紀已經不小了。他沈靜了一會，愜意地看着他的鞋尖。但是他連兩分鐘的安靜都不容許我。

「你多麼省事，」他說。「你寫作，你就發表了，你讀到了，你掙着錢了。」

「老兄，寫作可不像你所想的那麼容易。」我不看我的稿子注視着。

「不這麼容易嗎？你開玩笑，」這位復活的拜倫安然而不紊的說明了，「我只要坐在桌上，儘力寫多快便多快。沒有可以寫得完的時候。」

我把沒有校完的稿子擱在一邊就問：

「你的稿子在那裏呢？」

「這就是。因為這是我的處女作，你可以便宜點要它。十五克員一行。將來的報酬要遲些再訂。」

「好罷，兩個星期之內總回話罷。」我回答。

匆忙的把放在我面前的原稿看了一遍，我想禁不住的說，「此外，這頭一句『落日照天涯』是太不可能了。」

「你要怎麼修改就可以怎麼修改。」他和藹地微笑着說。「那沒有什麼關係。這是我第一次的嘗試。現在我

不多就攔你的寶貴的工夫了。」他掏了袋子裏的錢。

「這鬼東西，又停了。」

「是壞了嗎？」我問。

「我剛纔瞧它收拾好了的，那不是搗亂嗎？」

「是呢，這些鐘錶匠……讓我看看你的錢。也許我可以叫它走。」

「你又會收拾錢？」他驚奇的望着我。

那「算不了的什麼事。」

他把錢遞給了我，我開開那個討厭的錢蓋又把鉛筆刀插進複雜擺輪和發條的機件裏。有幾片掉在書棹上滾着。「那不好，」我喃喃的說，又把細發條拿手指甲捏出去。在這個頭上還有兩個小螺旋和一個小鏈子掉在我的書棹子上。

安樂椅上這位先生，顯然帶着不快和苦惱地盯着看我的推究。「收拾好了嗎？」他關心地問。

我把其餘的零件都從錢殼裏拿了出去，喃喃的說，「這裏面的各式各樣的東西，亂七八糟的找不出有什麼關係。」

這個人跳了起來，狠狠地看着這個空了心的錶大聲說，「你懂得一點錶的道理嗎？」

「說懂也不懂。」我慢吞吞的說。

「可是你以前到底收拾過錶沒有？」

「老實說，沒有。這是我第一次嘗試。」

這個人把這些子輪子，鏗子，螺旋和發條都集在一塊，失望的泣着，「你這個東西爲什麼要嘗試你一點也不知道的事情呢？」

這一回可輪到我發脾氣了，於是我說：

「你可不能那麼說法。你有什麼本領到文學裏染指呢？你想到收拾一個錶比產生一篇好的文學作品更難一些嗎？」

我們彼此輕蔑地對看了一刻，後來我們都笑了。

「假如我這篇東西不好，我可以給你另寫一篇別的。」結果他說。

「好。假如你還有別的錢，也把它帶來。結局說不定我們都會學到些東西哩。」我回答。

(譯自Living age)

靈谷寺

趙景深

二月杪我因事赴京，只能作一天的勾留，下午四時就要動身回滬了。飯後無事，張戟森先生盛意邀遊，想藉着這匆促的數小時，讓我看一看南京的勝景。這位老南京選擇了靈谷寺。我們倆一同乘公共汽車前去。

出城後地勢漸高，張先生說：「汽車在爬了。」我曾在香港坐過爬山的電車，還不曾坐過爬山的汽車。在顛簸的行進中，頗感興味。遙矚遠山，殘雪未消，一搭一搭的掛在褐色的土上，像是一條花狗伏在那裏，身遍都是白色的斑點。近旁的樹疎疎落落的排着；車行過時，似一陣疾風，樹都排頭倒退回去。俯瞰山下人家，屋舍錯落有致；田園阡陌，委蛇走道，也都歷歷在目。我的是的是在山上，張說：「這山就是紫金山。」我突然想起奔喪到南京的女詞人李清照來。

到了靈谷寺，我們這兩胖子下車步行。過了一個穹門，便是修長的行人道，頗類虎邱的頭山門。這時恰巧是雨後，道上猶濕。張領我到陣亡將士堂。堂前的簷上水滴了下來，似為我們的英雄灑淚。門口有兩個兵士持槍守着。

堂的建築頗宏大，混合着中西的風味。裏面充滿了輓聯，排滿了紙花圈，自然而然的使人感到嚴肅和陰冷。我脫下了帽，向壯士們的英魂致敬。繞到堂後，便是那些將士的墳墓，整齊的按號排列，我們幻想着時常來此弔奠的各種的人——有死者的妻子父母和兒女，以及他們之間的悲苦而又壯烈的故事。那該是多末的可歌可泣呵！

再從斜岔裏走到靈谷寺，看了看活的面壁的達摩。便轉到譚氏的墓道，一個喜歡負重的最屬馱着碑。這個傻瓜！

碑旁有一條大溝，溝水向下流，流到九十度直角的光滑的石板時，便像織絹似的把水流下來，是那樣的細緻潔白，透明，而又光潤，映着將落的陽光，真是好看。是那樣一絲一絲的細條子觸動我的細心的神經纖維，把我看得呆定了。張說：「你真有點戀戀不捨呢！」是的，我成了鄉下人了；這樣平常的溝水，都留戀不忍遽去，倘若看見雁蕩的瀑布，還不知要怎樣的傾倒呢。

雖是兩三小時的小游，過着機械生活的我至今還把牠縈回於腦際，也像看水似的不忍遽去。

瘋婆

臧克家

像一棵枯樹披一身秋風，
拚一個鐵心到處磨碰，
頭向着地像打撈一根針，
忽然把眼又移向了人羣，
她尋找着，尋找着什麼，
像一個骷髏在尋找它的靈魂。

x
口裏咕念着一個名子，
彷彿那人就近在身旁，
一回聲音裂破嗓子，
那人像是又寄在這方。

x
x
x

擺開雙手像在爬雲，
她將憑着健步去尋到天邊，
(其實一條大街，
她都摸不到兩端！)
「孩子回家吧，
我給你鋪好了暖和的炕」
(她不知道，現在是破廟留她度殘年，
當年的炕頭還在她心上發暖。)
x
x
x
見了個年輕人的背影，
一陣旋風她撲向了前，
像一個魔咒釘住了她，

一回頭給她打了個照面。

x

見了穿灰色短衣的人，

x

便跪在地上拈住人的衣襟，

「老總要了我的孩子吧！

老總要了我的孩子吧！」

磕頭作揖可憐的樣子百出

x

然而話頭只有這麼一句。

x

你用不到警怪也不須發怒，

x

這原算不了無理的錯誤，

來不及去辨你們面孔，

x

一眼就釘住了這身衣服。

夜航集

周而復作

文學叢報社叢書

定價一角五分

今代書店發行

詩二首

路易士

戀愛至上主義者之歌

愛者，你說吧，

什麼是值得我們驕傲的。

即一千個溫存，一萬個吻

亦何有於我之一聲長歎

與你的煩憂之無已呢？

我知道

我的逍遙的夢是毫無把握的

而你的眼淚滴上了柴米油鹽。

我，愛者，我們是

有着數不盡的日子的。

沉重的日子

一個一個沉重的日子

從我身上踏過，永不停歇

（有一天，叫牠們照樣躺下來
讓你也 在牠們身上散散步。）

今天，我是不敢輕輕地歎口氣，

我憑什麼說句怨言呢？

我僅有一個身軀，一個靈魂

和數不清的夢想而已。

三月

譚子豪

我久渴望着的三月的陽光啊，

你像大海中的光濤一樣向我流來。

你快把這地上的殘雪和流冰溶化罷，

我的生命正被新的力量鼓動着呢。

我歌頌過赤色的夏天，黃色的秋天，

現在我是該歌頌青色的春天了。

獻給那為自由為正義而奮鬥的戰士。

你溫暖了大地的三月的陽光啊，

你作了我靈魂的光明的嚮導。

我的生命已沒有一點灰暗的顏色

他追隨着你雄渾的光濤在世界上澎湃。

我每一根髮都在三月的風裏飄揚，

我每一個細胞都在繁殖，鼓動，跳躍，

在這光照着的灰色的時日裏

我是在努力攀越着「生命的梯階。」

你溫暖了大地的三月的陽光啊，

你還未溶化地上的殘雪和流冰的時候。

我心裏的流冰已被熱情溶化了，

我的心正被火熱的情緒熾烈着呢。

啊！讓我的熱情和你的光波交織罷，

織成一首像普式庚一樣的雄渾的詩

去獻給那在三月陽光下的勞動者之羣，

啊！我渴望着的三月的陽光啊，
 啊！溫暖了大地的三月的陽光啊，
 陽光下到處都充滿着新生的力，
 陽光下到處都充滿着新生的詩，
 啊啊！寫不盡的青春幽美的生，
 啊啊！寫不盡的勞動的雄渾的詩。

三月的陽光給我帶來一個新奇的生，
 現在，我再不需要一個不平凡的死，
 現在，我再不需要一個不平凡的死，
 因為，我正在寫一首美麗的雄渾的詩。

——O. Mars 1936

叛徒

杜衡作

精裝本·定價五角

今代書店發行

風

風從牛檻邊吹來，
 漫過聳立的山岳，
 漫過僵硬的田野，
 第一次在我髮邊輕拂。

風帶來了春天和暖意，
 我們集體的工作着。
 我們在田野，在後方，
 爲了同伴永遠的糧食。
 我們驅逐了外力的巴捲，
 也沒有帝國主義的魔力。

柳 倩

這土壤是曾經我們熱血洗滌，
 每粒塵砂也都屬於我們的。

我們工作，爲了自由，
 正需要養活前方的同伴和自己。
 我們週遭只有綠樹的嫩芽和野草的發青，
 田野和官道上再看不見敵人底蹤迹。
 我們輕快翻出一鋤坭，
 在同伴丟下的田里，在自己田里。
 有時汗滴也浸潤我底肥大的手臂，
 我們不加緊工作，因爲，爲了我們自己。

有蜂羣守候着菜花的芬芳，
柳條，駱盪的輕風，和我們都沒有焦慮。
我以前說我們沒有春天，

可是，現在呢，春天是正屬於我們的。

六月四日。

小林多喜二作

新女性的氣質

楊騷譯

一 叛決之日

融雪泥濘的道路真難跑。走到札幌的法院之前的時候，阿惠和母親全身都流透了汗水。

一走入門內，便看到二十個左右的，穿着外套的警察，兩三人做一堆地在這兒那兒站着。一個生着濃黑的鬍子，猪肝色的臉孔的警察，看到了她們走進來的時候，便慌忙地迎上去。

「老孃，做什麼來這裏呢？」

阿惠和母親錯愕地站住了。母親急急把那摺成三角形的戴在頭上的頭巾取下來，低低地點了兩三回頭。

「哈……這個這個……」

一面訥訥地說，一面把一隻手插入口袋裏，慌張地取出從法院領到的「條子」遞給警察看。

警察慢不在手地接了那「條子」，好像近視眼似地拿到眼前去。過後，便裝出不屑的樣子，馬上把「條子」拿還給

她。

「到那邊的待候室去的呵。」

「哈，這樣嗎，多謝……」

兩個母女心上好像拿掉了一塊石頭，鞠躬行了禮，然後走進被指示的那邊的入口去。她們在長長的三合土的走廊上走迷了兩三次，才找着「待候室」。兩人都畏縮起來了。

是嚴寒的長冬過後，初春剛來的時節。坐在向陽的窗邊，便覺得肩膀的地方微微地有點暖氣。阿惠在待候室的一個角落裏，緊緊地和母親貼着身子坐着，只把眼睛睜開，靜靜地聽着窗外的水柱不斷地在滴下來的點滴聲。那是一種很有規則的，好像在跳躍的輕快的聲音。

待候室裏除開她們兩人之外，只有一個穿着像醫院僱傭的婆媽用的白色的胸圍的「賣店」老板娘，和一個坐在放着許多紙類的大矮桌子前面，裝着沒有看見的樣子而又時時要偷偷地看衣服不大干淨的她們幾眼的「代書人」。約過了一點鐘工夫，便有穿着法衣的律師，或是法院的用人，很匆忙的樣子，粗暴地開着門，只把腦殼探進來，望一望待候室中的情形，便又去了。每次這麼一來，母親和阿惠每次都要像小孩子起癩癩似地，把肩甲緊縮起來，怯怯地望着。

「哼，這些傢伙，這麼慌張。」

代書人好像在獨自似地說着，點燃了紙煙。他走近那放在當中的暖爐來，是個一隻腳短的人。

「今天怕有了了不起的案子罷。」

賣店的老板娘，好像聽到了代書人的獨自似地，一面把麵包，牛奶排在玻璃箱中，一面這樣說。

「唔。」

一隻脚短的代書人，把椅子的前面提高起來，兩腿張開，站在暖爐前。

這時候，入口的玻璃戶發出尖銳的咿啞聲，一個身子高長，眼光炯炯，穿着長靴的男子跑進來。他很注意地瞧着阿惠和母親，在待候室中踱來踱去。阿惠把身體挨近母親，畏縮地捏着母親的袖口。然而那個男子馬上又出去了。

代書人這次把身子轉過來，背向着暖爐取暖。好像是一種習癖似地，他時時用下顎的牙齒，咬着那垂到唇下來的鬍子，發出一種嚼嚼的冷人難過的音嚮。

「你們來傍聽判決的嗎？」

代書人突然令人嚇一跳地大聲發出濁音來：是一種始終喝酒，喉嚨燒乾了的聲音。

阿惠把眼睜開望了自己的四圍，曉得這是對自己說的話了。

「是，那個……」

母親把屁股稍為抬高起來，點一點頭。

「在問我們嗎？」

「唔，從鄉下來的那個……是不是？」

母親慌忙地又把隻手插入頂裏面的懷中去，取出那「條子」來。

「是這個……」

代書人看到了那「條子」，鼻孔中哼出一聲，正要說出什麼來的樣子。

恰好在這時候，外邊五六個人響着踱步滾進來了。

二

滾進來的人們，不容氣地大聲說話，好像是在疑問什麼地方是待候室的樣子。阿惠和母親都呆住了，只望着他們，阿惠便是畏怯起來，把那蓬蓬的毛圍巾提高到頰上，使得遮掩了自己的臉孔。

那些人，或戴着油垢的不成形的鴨嘴帽，或戴着骯髒的不像樣的呢帽，穿着處處有裂縫的外套，盡是些年青的男子。他們臉上的血色都不很好，個個留着頭髮。裏面有一個頰上帶着長長的傷痕，使阿惠看了覺得那樣相非常凶惡。一個穿着粗絨服的男子，從外套的口袋裏拿出一只豆沙麵包來。大家看見了，手都伸到那兒去。那男子苦笑着，又把它收入口袋裏了。

起初阿惠沒有注意到，後來才看出在這些人的中間，有一個身披黑色斗蓬的，好像小孩子那麼短小的女子參着，那個女子雖然不大說話，但居然雜在盡是男子的羣集中間，而且泰然自若地說話，在阿惠看起來是覺得非常奇妙的。阿惠好奇地只管望着那個女子。

這一班人把暖爐的周圍完全佔領着，時時發出在講論什麼的聲音。先前進來過的那個月光燦燦的穿洋服的男子，插入這些人的環中來了。於是大家本來那麼嘩啦啦地在說話，却突然停止不說了。

阿惠的好奇心，跟着轉問到這個眼光可怕的男子來。

「怎樣呢？……」

眼光可怕的男子說。

「沒有什麼怎樣說。」

這樣粗魯地說出來的，是那個像小孩子一樣細小的女子。

阿惠又喫了一驚地望那女子。她拉着母親的袖口，細細聲地說：

「看啊。媽媽，那個女子！」

「啊，可不是嗎。曉得是怎樣的一批人？」

「不曉得犯了什麼事？」

「都像一些生龍活虎哩！」

「唔……」

窗外沙沙地在飛落初春的細雪。那電片一碰着窗玻璃，便馬上溶解流下來。柔軟的日光射在三合土的地面上。像窗子那麼寬的光線斜斜地照着，游塵在裏面浮動。有一個人伸手插在裏頭，好像小孩個地把個手掌翻來覆去。

過一忽兒，一位四十歲左右的女人跑過來。

「啊，深谷君的母親來了。」

頰上有傷痕的男子這麼一說，大家都把身子轉過去。於是，聽到那批人不同的，親切而柔和的聲音，對着衆人說了又說：

「勞煩了諸位！勞煩了諸位！」

靜靜地在守望着的阿惠，無論看到什麼情景，都是莫明其妙，不可解。

穿着黑斗篷的那個豫小孩子一樣細小的女子跑進來了。她跑到那位四十歲左右的女人那邊去，和她並肩坐下。很親密地說起什麼來了。眼光可怕洋穿洋服的男子，跟着到她們的身邊去胡纏。穿斗篷的女子睬都不睬他一眼。

突然門戶開了，庭丁把個腦殼探進來，喊道：

「……的審判開始了！」

騷擾的青年們嘩啦嘩啦地滾出去了。阿惠和母親聽不懂最初說的那幾個聲音是什麼意思。但還以為萬一是自己的審判算不決定，所以也就慌張地站了起來。

「不是你們的事呵。」

一隻腳短的代表人說。

「呃？」

「那些都是學着蘇俄的榜樣赤化分子哩。」

代書人說的話在她們兩人也是聽不慣的。

三

曉得不是自己的事，阿惠安心地又坐下去了。

「看來都是些活跳跳的青年人哩。」

代書人瞥了她們一眼，嚼嚼地又咬起鬍子來。

「那些叫做同志呵。」

「銅製？」

「就是伙伴的意思。」

「呃？」

同樣地做了壞事的伙伴，却那樣堂堂地到這裏來！阿惠和母親想到這一次自己的事情，是怎樣地難見人呵。那些人，不管是做了什麼事情，不也是犯罪嗎？……這是阿惠最後的莫明其妙。

「那些傢伙是想造出一個沒有有錢人，而盡是窮人的天下；在他們自己是以爲那並不犯着什麼罪的可。」
代呢？書人在暖爐的前面把交錯着的兩腳左右換過一回。因爲一邊的腳是短的，所以在交換的時候兩肩搖動得很利害。

「田口三吾的審判——」

一位細小的老頭子的庭丁來傳呼了。

「是！」

母親發出狂亂底聲音，慌忙地站起來。

「是，在這裏！」

阿惠雖然在心裏自己已算了好幾次，想不要興奮，但一到了這時，還是感着身上突然發燒起來。她把毛圍巾拿在手

中跑出走廊上去。在長長的二合土的走廊上，還是覺得冷冷畏人的。約走了三丈遠，一轉灣，便看到走廊的兩邊排列着幾十個警察，在那兒搜查着剛才那些青年們的身體：把手探入他們的口袋裏搜看看，或是把他們的外套翻開看看，或是把他們的帶在身上的東西打開看看，然後讓他們一個一個順次地走進「法庭」去。

「你們在這邊。」

庭丁從那兒轉灣了。

從走廊上的窗子，看得到法院正面入口的廣場。和先前一樣許多警察，還站在那兒。他們正在把十五六個男子推出門外去。一個被無理地拖着外衣的邊緣走的人喊起來：

「喂，不是要拉破了嗎！」

「出去出去，怎樣也再不能進來了。」

警察你一句我一句地怎樣說。

她們走到寫着「第二刑庭」的門口來。庭丁對她們。

「在這裏，等一等罷。」

說着，自己先進去了。

從走廊的那邊傳來爭吵的聲音和警察的佩劍的相碰的聲音。阿惠和母親現在是整個心兒被自己的事情裝滿了，只呆呆站在冰冷的光溜溜的三合土的走廊上。

突然騷鬧了起來。一看，那個短悍的頰上有傷痕的男子，兩邊的手臂被警察執着，一面爭吵，一面從走廊上被帶過這

邊來。

「不要哇啦哇啦地吵！去了就曉得！」

「哼，去了就曉得嗎？」

有傷痕的男子帽子被拿下來，長長的頭髮散亂在那有點蒼白的臉上。因為兩手被執着，所以時時搖着頭在拂開臉上的頭髮。從阿惠她們的面前經過的時候。這個男子還是帶着笑容的樣子給她們看了。

被許可進入法庭了以後，阿惠和母親便坐在角落裏。因這次的案件前會會過一次面，而且談過話的律師，背着她們在那兒翻着文件；庭丁把老眼鏡取下來，用手帕拭着；就只看到這兩個人。在對過那邊，暖爐的火在燃，但好像是剛剛起了火似地，室中還是冷得要令人發抖。

母親此時已經取出手帕，在偷偷地拭眼淚。……

庭丁看一看時鐘，站起來了。

四

當庭丁看了時鐘站起來的那一瞬間，阿惠心上赫得一跳。她覺得哥哥三吾已經來到門外了。

庭丁把門打開了。阿惠不覺把臉孔俯下。而而雖是俯下了，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又把她的臉孔抬起來。庭丁馬上回轉來，但背後的門不關。阿惠和母親很快地把視線投向庭丁的後面去。

脚音響了。

三吾在踏進門來的那瞬間，用帶着手銬的手把「編笠」（罪人戴的笠）的邊緣稍為推斜一點，即刻把視線投到她們的方面來。他臉孔像母親，有點浮腫的眼睛，這時候現出微微的笑意。阿惠用力把自己的胸口壓着。

臉色不很好的，有點駭背的看守，在三吾的背後執看索子。

「阿惠，你看……啊，索子！」

完全進來把門關了以後，看守便給三吾取下了「編笠」。在鄉下的時候，額前留着頭髮，抹着油；但現在却剃得光光，一個頭顯得藍青藍青地。「編笠」一取下來，三吾明瞭地望着阿惠和母親。他這一次把頭稍為搖一下，唇邊扭歪起來。那像是小孩子剛哭過要笑起來的時候的表情。然而阿惠很明白這時候哥哥的心情是怎樣的。這個哥哥，在阿惠是一位再好沒有的哥哥。

三吾兩手伸到看守的面前。他一面伸着手，一面又瞥了她們兩人一眼。那眼睛裏是在說什麼話的。就是說：請此刻不要望着我能看守把手銬弄響着解開了。

於是，三吾才現出雪白的牙齒來，笑了。比着在做活的時候臉色白了一點，兩頰消瘦一些，顯得漂亮了。

律師移開椅子，從背後和三吾說了兩三句話，便走到站起去了的她們兩人這邊來。

「老太太，今天是最後的審判，要定罪……大概是六箇月的徒刑……總然這點刑罰是免不了的，請看破一點才好哩……」

律師現着一副睡眠不足，輪廓不明瞭的臉孔，在嘴中說了這些話。

「呃……呃，謝謝您，謝謝……」

母親捏着鹽濕的日本手帕，低低地點了幾回頭。律師現出意外的不知所措的表情，望了阿惠一眼，附帶地說：

「這樣算是定得輕……的確是輕的呵。」

阿惠聽到了六箇月這句話，心窩好像被手拐撞了一下似的。然而殺傷了一個人，恐怕最少也須得受這樣的刑罰罷。並且阿惠她們什麼禮也不能送律師。這兩三天，律師還是爲着三吾說了許多話哩——阿惠這樣想着，默默地對律師低頭行了禮。

審判官從那高一層的正面旁邊的一個門戶走出來，坐了下去。檢察官也從反對的另外一個門戶走出來了。

審判的判決辭簡單地宣讀了。徒刑六箇月；如不服，可以上訴；最後審判官說樣說。阿惠望着背着站在那兒的哥哥的肩甲。或許是心理作用罷，她覺得哥哥的肩膀微微動了一下。或許沒有動過也未可知。但阿惠自己，在下判決的那一瞬間，却的確戰慄了一下。

審判官退了庭的時候，三吾把身子扭歪着，回頭看一看。一種微口的微笑，在他那起了痙攣似的一邊頰上浮出來。這微笑，在阿惠看起來，就好像是在冷天要令人覺得更冷的日影一樣。

在手銬再扣上，腰間的索子綁好，「編笠」戴上……走出去的時候，母親把兩手掩着臉了。門開了。在門口三吾把「編笠」提高，眼睛裏漸漸地含着淚水。

「啊，啊，啊啊……」

母親突然好像發狂似地大聲喊起來。

編後記

經過了一個多月的籌備，本刊終於在今天誕生了。

這裏應該提起的是因為篇幅的關係，致使馬子華，王萍草請先生的作品，及黎錦明與梅雨清先生的譯文，要在第二期上始能和讀者諸君相見。而戴平萬，沙汀，舒羣，丁玲，鄭伯奇，楊騷諸先生答應經常為本刊撰稿的好意，是應該感謝的。至於本刊的內容怎樣？似乎用不着編者來多嘴，就讓讀者諸君自己去玩味吧！

民國廿五年七月十五日

太平天國文獻叢刊

太平天國。自洪楊諸人崛起東南。以抗滿清。雖志業未究。遽爾敗亡。而其在歷史上之轟轟烈烈。足以留一重大紀念。顧當時公私記載。處於專制淫威之下。既不敢公然表彰。而曲筆阿諛之徒。又妄肆詆侮。以媚時君。近年以來。雖有考求其遺事之人。而當時故老。今已無存。一代文獻。又多亡佚。故難有若何貢獻問世。茲爲保存史料文獻。特向各方搜求。幸得藏者贊助。遂有此叢刊之輯。共得文獻凡一千種奇。以類相歸。合爲十集。舉凡太平天國官制，詔書，供狀，稟呈，詩歌，文章以及清代諸臣奏章報告私人記述均經收入。所有不易經見之文獻尤爲注重。例如最近逸經半月刊載簡又文先生譯回于王洪仁玕供狀。而本叢刊則錄供狀原辭。舉此一斑。以明本叢刊價值云爾。全書現已編就。日內即將發售預約。欲保藏近代史料者各宜訂備一部。

今代書店發行

上海福州路二八八·二九〇號

文化知識

半月刊 出版預告

我們應該覺得慚愧的是我們自己對於文化知識的薄弱。許多我們自己的文化上的知識，須要從外國的學者之著述裏研究。現在今代書店要發行這個「文化知識」就是爲了供給這樣的需要。凡是文化的一般的探討，考證文字，尤其是對於文史之研究，是這個「文化知識」所要登錄的文章。在營業方面講，發行這樣的刊物，實在是拆本生意，但是爲了文化而努力，今代書店樂意把這個小刊物貢獻給大眾讀者。

今代書店謹啓

刊期	每半月刊行一次
零售定價	每期一角·特大號加價
預全年	二元
預半年	一元二角

今代書店郵購信用代辦部

▲代購新舊各種書籍

▲代定全國刊物

▲用敏捷方法：負無限責任

一、委託代購全國出版新舊書籍，圖畫，字帖，概照原出版處實價計算，不另收取手續費用。

二、委託購書籍，請將各該書之類別，叢書名稱，出版處，及實洋若干開明，以便辦事人員於最短時間內將書付郵，來信時最好能另列他種書籍若干種，為一時未能辦到時可作補充，如來信聲明欲購之書未能辦到時，所寄之款暫存敝書店，或退回者均可照辦。如欲將書款退回，郵資須由顧客負擔。

三、購書之款請由下列各地十大銀行匯款，可免匯費，中國銀行，浙江興業銀行，交通銀行，上海銀行，華僑銀行，新華銀行，大陸銀行，富滇新銀行，聚興誠銀行，江蘇省農民銀行。匯兌不通處，郵票十足通用，惟以一角以下者為限。但污損及專限某處貼用者，及外國郵票概不收受。來信附郵票時請用堅固信封如能掛號尤妥。

四、委託敝書店採購各書，寄費概由敝書店負擔，來信郵資亦可在書款內扣除，惟掛號費須由顧客自理。

五、代辦原版西書，匯兌市價日有高低，以來信寄到之日市價為準。

六、來信務請將敝書店名稱及地址繕寫清楚，並將回件收受人姓名地址詳細列明，以免發生投寄不到或遲緩之弊。

今代文藝 第一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二十日出版

本刊文字非經允許不准轉載

編輯人 侯 萍
 出版者 今代文藝社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二八八九〇號
 今代書店
 印刷者 聯合印刷所
 電話 九五九六四

今代文藝定價

每日一册二十日出版每卷六册五年十二册	訂購辦法	冊數	價格	郵費
	國內及日本 香港澳門 國外			
零售	一册	二角二分	二分半	八分
預定每卷	六册	一元二角	一角五分	四角八分
預定全年	十二册	二元二角	三角	九角六分
郵票代洋十足通用以一角以內者爲限				三元

廣告價目

地位	墨色	全面	半面	如另
底封面	一套	六十元	卅五元	欲須
裏封及目錄前	一套	四十元	廿四元	加酌
普通	一套	三十元	十八元	印加
附註				雙墨

長期刊登及特殊指定地位價目面議。
 廣告如需用各式鉛字，均可指定，假如另用鐸版，銅版木刻，等須由刊登者自備。

1. 本刊各類稿件，均歡迎外方投稿，惟譯稿暫時不收。
2. 如蒙以木刻，書稿，圖照，攝影，及其他有文藝意味之圖片見賜，亦所歡迎。
3. 稿未請註明姓名與準確住址，以便通信或匯寄稿費。掲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人自定。
4. 本刊採論頁計酬法，來稿一經登出，立以現金奉酬。稿費以舊五號之頁爲標準。其因篇幅不夠支配而用新五號字排印之稿。則每頁較舊五號字之頁另增二百字實數之比例結算稿費。圖樣一經採用亦酌致薄酬。
5. 來稿本社於收到後二十日內。決定取用，不合者，當即寄還，但以附是退件郵費者爲限。
6. 來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如投稿人不願時，請在稿端加以聲明。
7. 本刊登出之稿，著作權均屬著者所有。惟將來集印草行本時，應儘先由本社刊行。
8. 來稿請寄上海福州路二八八·二九〇號今代文藝社。

未完的懺悔錄

葉靈鳳著

精裝·五角

作者葉靈鳳先生者本書的序中說過：「這小說裏的主人公陳艷珠，我寫的是一個沾染了都市浮華氣息，但是在內心還潛伏着一點善良的現代女性。許多朋友都說，寫這樣典型的人物，我該是擅長的，——我們從這本書中可以證明作者確實擅長這樣的長處。全書有九十餘章，用新五號字排印，精裝一厚冊，式樣美觀，愛好文藝的讀者應該設備一冊。」

今代書店發行

上海福州路三三八·二九〇號

本期特大號另售三角五分